

第十屆

# 美和瑞昌文藝獎

為了推廣本校藝文教育活動，鼓勵學生藝術創作之風氣  
「瑞昌文藝獎」比賽鼓勵學生以創作方式  
相互分享文學的性靈，從而提昇文學欣賞的能力  
有了創造，作品才能受到鑑賞，作者的靈慧才能傳承久遠



## 得獎作品集

## 目次

### 小說

第一名	【風物詩】	李婉菱	3
第二名	(從缺)		
第三名	【謫仙】	林欣燕	24
佳作	【孟爺異聞錄之阡陌記】	巴珮樺	44
佳作	【十七朵玫瑰】	尤芃穎	58
佳作	【最愛，罪愛。】	張祐寧	70

### 散文

第一名	【往事只能回味】	潘亭沂	80
第二名	【天空】	黃玉美	83
第三名	【來自老街的酒釀湯圓】	陳昱云	86
佳作	【童年的滋味】	李婉菱	89
佳作	【我最懷念的地方】	陳佳好	91
佳作	【人生的滋味—鹹蛋苦瓜】	林旻妍	93
佳作	【影藏】	蔡旻成	95

### 現代詩

第一名	【雨，幻影】	黃瑜修	97
第二名	【加冠】	黃郁雅	100
第三名	【菸枝非福】	林思岑	102
佳作	【幸福未知數】	黃敏嘉	104
佳作	【十八歲】	施芊瑜	107
佳作	【奇想】	李婉菱	109

## 【風物詩】 李婉菱

### 章一、向日神社

凌晨的羽田國際機場在星光的照射下顯得慵懶而寂寥，不算多的人在即將明亮的夜幕中，靜靜地與親朋好友分享將要離別的不安與不捨。

隨著人潮走出海關，才剛換上日本SIM卡的手機就跳出訊息，臉上仍有稚氣的女孩在移動間匆匆抬手一瞥，臨時被叫回日本的心情又更差了些。

「綾南小姐，族長臨時接到韓國分公司的緊急會議，目前人已到達首爾。臨走前要我交代您，請您這次召回安分一點，千萬別給族長惹出麻煩。」

對著手機毫無形象地翻了白眼，山上綾南擠入東京車站早上可怕的人潮，跳上JR東京站開往京都站的希望號電車。

兩個小時多的時間不長也不短，短的來不及回憶小時候隱隱約約對本家及京都附近的印象；長的心理萌生太多對這次難得被父親召回京都本家的疑問。

山上綾南戴著耳機，在列車停駛第二個站牌時閉上了眼睛，然後又在列車停駛第四個站牌時起身，擠入比東京更多的人潮下車而後轉車。

直到坐上阪急電車，對於京都更多的回憶才跳了出來。

小時候的自己，根本沒有踏進去過本家任何一次。

那位於京都府京都市，寬闊而冷淡的本家對於女性家族成員向來是絲毫不在乎的，直到前幾年對於家族最疏離的父親意外被當時的族長訂為下一輩繼承人時，情況才有改善。

也因為如此，小時候回來京都時，是被爸爸寄放在當時也遠離本家的爺爺家住的。

京都市的臨市，是舊名長岡京，平安時代曾短暫成為首都一百年，而後脫離繁華，逐漸被人們遺忘在記憶中的向日市。

話說回來，爺爺可是整個家族公認的怪胎，自詡為陰陽師的後裔，整天往家附近的向日神社跑，房間內也充滿詭異駭人的符咒，所以族內除了爸爸也沒甚麼人願意與爺爺往來。

思緒直到下車後被京都的冷風吹了滿頭後才回復清醒，眼簾就映入了一個穿著黑色訪問着<sup>1</sup>的身影，訪問着的繪羽<sup>2</sup>上還疑似繡著家族的家徽，山上綾南正在思索要不要轉身逃跑避免目光的時候，那位穿著訪問着的中年男子就不顧車站所有人的眼光來到了山上綾南面前。

「綾南小姐，在下是族長派過來帶您回本家的管家，叫我渡邊就好。」

大家族的麻煩就是多。坐上渡邊的車後，山上綾南在心裡止不住地碎碎念。

到達本家後，這次被召回的目的才終於明瞭，原來是爺爺過世了。

闊別那麼多年後接到死訊，心理不算有太大的波動，前面一連串的儀式都已經處

<sup>1</sup> 明治時代因應洋服而產生的和服類別，最適合穿著在拜訪他人時。

<sup>2</sup> 訪問着上的圖案，印上家徽，正式程度則又更加提升。

理的差不多了，現在這個時間點，也只剩下告別式可以參加。彆扭地換上黑色素面和服，山上跟著也已經穿上同樣款式和服的渡邊進行最後的參拜。

「族長讓我問您，這次回來是想要到本家暫居，還是要回您爺爺位於向日市的小屋暫居？」

儀式結束後已經黑了半邊的天，山上綾南盯著正在抽菸的渡邊，微微抽搐了下嘴角，爸爸這句話雖然是詢問句，但實際上的意思很明顯，擺明了就是希望自己好自為之乖乖回向日市的小屋。明白本家間的勾心鬥角，山上最後還是在明亮的月色底下，推開了已經被收拾過的小屋的門。

這一覺睡得並不穩，翻身轉側間隱隱約約有些碎語的聲音傳進耳膜，最後惹的山上綾南一把抓起枕頭，往那空無一人的角落一丟後，才勉強睡了過去。

「……還是去一趟神社好了。」

從入住小屋後，山上這幾日都睡得不安穩，夢迴間有著陣陣花香伴隨女聲低垂輕柔的呢喃，連續幾個睡眠品質差的夜晚下來，山上白皙的臉上開始有了與年紀不符，又深又大的黑眼圈。

這幾天無聊，已經把爺爺的小屋翻過了一遍，除了二樓的小房間放了大量的法器與一些奇異的道具讓山上不敢進去之外，就連爺爺的房間山上綾南都已經大略摸索過了。

主臥室的書櫃上放有大量的藏書，書這種東西倒是很符合山上綾南的胃口，挑了幾本看上去破舊卻精緻的書，一翻才發現上面記載了幾乎都是平安時代遺留下來的資料。

在聯想到這陣子睡下的房間內擺放了一張據說是從拍賣會上競標下來的平安時代的風屏，山上綾南無奈地搖搖頭。

叨著牙刷看著鏡中自己憔悴的臉色，儘管山上綾南壓根就不信這些邪門歪道，還是有了想去神社晃晃的念頭。

腳步虛浮地走在陽光灑下的街道上，向日神社的鳥居<sup>3</sup>若隱若現地出現在眼前。不是參拜的高峰期，整座神社散發幽靜莊嚴的氣氛，依著小時候被爺爺帶著參拜的記憶，先向鳥居微微地行禮致意，而後往神道正中間邁開步伐準備繼續前行。

「不可以擋住神明的路唷。」

清冷卻溫柔的聲音阻止了將要落下的步伐，山上綾南被突然出現的聲音嚇的停步，回頭一看，是一名穿著白衣緋袴<sup>4</sup>的御神子<sup>5</sup>。

御神子逆著光，原本十分平淡的臉色在看清山上綾南的長相後，眼神有了一瞬間不易察覺的動搖。

「神道的中央是神明大人的路，走在上面神明大人可是會生氣的唷。」

「啊，抱歉，我不常來神社，不太知道參拜的規矩。」

站在原地手足無措了好一陣子，山上綾南脹紅了臉，對著臉色了然的御神子解

<sup>3</sup> 神社建築，傳說連接神明居住的神域與人類居住的俗世之通道。屬於結界的一種。

<sup>4</sup> 巫女裝束的裙子部分。

<sup>5</sup> 即為巫女的別稱，特殊場合下又稱舞姬。

釋。

而那盡責的御神子，理所當然的一步一步領著渾身不自在的山上完成參拜。威嚴的神倭伊波禮毘古命神尊<sup>6</sup>靜靜豎立在眼前，山上感覺連日以來的疲倦一掃而空，心情是前所未有的輕鬆。

「這個，戴上吧，對於妳會有幫助的。」

當山上還站在神殿間對著神倭伊波禮毘古命發呆的間隙，御神子輕輕的將一串用水引<sup>7</sup>編織成真結環<sup>8</sup>、上面系有金剛杵的手鍊綁在山上的左手腕上。

「啊、謝謝，今天失禮了。」

收到意料之外的禮物的山上，慌忙地彎腰答謝，卻在抬頭時，看到御神子綻放的笑容。

來人走後神社回歸寧靜，御神子轉身取過掃帚準備清掃滿地的紅楓葉，卻被清風柔柔的奪過手中的竹掃帚，自捲起的漫天楓葉中幻化出另一名身穿一襲鎧甲，揹著武士刀，手持純白羽扇並帶著黑色天狗面具的高大男子。

男子看向鳥居盡頭逐漸變得渺小的背影，遮在面具底下的臉孔似乎有些欣喜。

「妳給了那女孩金剛杵……這表示是『他』回來了吧！」

「嗯，大概是轉世時迷糊又犯了，既沒轉掉一身惹神與妖矚目的氣息，也沒轉掉對著神像發呆的習慣，倒是轉錯了性別，差點讓我找不到他了。」

「妳倒是與那時的她更像了，這奚落人的語氣簡直跟她是同個模子裡刻印出來的。」

男子好笑的看向御神子，目光順著對方柔和的面容滑向右手腕上，那裡也靜靜的綁著水引，顏色與先前贈送的不同，也未繫著任何物品，只是櫻色中帶有細細血色，倘若湊近仔細嗅聞，或許還可以聞到那散發淡淡櫻花香的水引，其實帶著絲絲血腥味。

「大概是被水引影響了吧，記憶回放得越多，想法自然而然地就跟她差不多了。」

## 章二、立春·花道

去過一趟神社後，安下心神的疲倦感漸漸襲上心頭，山上綾南草草地吃過路邊隨意購買的拉麵後，又沉沉地睡回去夢鄉。這回倒是沒了花香與女子細語的干擾，卻直接將山上帶入了屏風的夢中。

「老師老師，您看這東山茶花生的可真美，可以請您用水切<sup>9</sup>將花帶回去插枝嗎？」被尊稱為師的是一名男子，他聽到聲音後看向後頭高興的手舞足蹈的學生，小孩子因為發現不符合時令而獨自盛開的山茶花，稚氣的臉上滿是喜悅。

<sup>6</sup> 現實中向日神社恭奉的神明，為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

<sup>7</sup> 作為裝飾細繩結，依構造的不同可在不同場合使用，亦可作為髮飾或手環。

<sup>8</sup> 解開有難度的繩結，傳達『這次結束後就不會再發生』的意思，用於大病初癒或婚禮。

<sup>9</sup> 日本花道中的術語，即在水中將花莖的根部剪去後予以使用。

「罷了，不符合時令而綻放的如此嬌美，定不是我們隨意所能採得的，任它成長吧。」

男子對學生含笑著搖頭，看向山茶花的眼神帶有憐愛，心下卻想在這神與妖當道的世代，搞不好這束山茶花已正要成妖，還是別去壞了哪位小妖的好事。

生得如此美艷，化形後也定是位俊男子或俏美人吧。

男子攜學生離去後，山茶花隨風微微搖擺了一下，又過了幾個月，持續盛開的山茶花突然消失在花叢中，鄰近的鄉鎮卻突然出現一位美人的傳聞，而美人身上帶著溫淳的山茶花香。

男子是位佛教僧侶，那時的僧侶因供奉神明而擅長花道，神寺除了檀香就滿佈著各式花類的馨香，而立春正是山茶花盛開的季節，男子在花叢間徘徊採集各式花類，心卻總是回想起那曾在嚴冬下見過的奇特山茶花。

鄰近鄉鎮最近來了位美人，獨身一人住在山野小路間，平時沒事就跟著鄰近的孩子們嬉鬧遊玩，純樸的鄉鎮對於這位來路不明的美人並沒有太多的疑心，有人願意在勞忙的務農間幫忙顧著孩子總是好事。直到一日一位孩子無故衄血<sup>10</sup>，急的整個鎮子的人團團轉卻沒法可解，只好去佛寺向神明祈求健康，身為僧侶的男子聽聞後也自願跟隨著孩子的父母回來鎮上，想試試還有沒有醫治孩子的法子。

沒想到迎接男子的是陣陣妖氣，還是從孩子病榻前傳來的。

匆忙趕到病榻前的僧侶與孩子的父母慌了神，美人正伏在孩子上方施著法力，並時不時對著孩子吐息著什麼，僧侶甩手把脖頸上的佛珠重擊在毫無防備的美人身上，帶著神明的威壓及法力的神器一擊就把剛剛化形成人，妖力尚不穩定的山茶花妖打的現形，眾人驚異地看向美人剛剛匍匐著的地方，那裏正綻放一束紅的妖異，閃爍著紅白相間光芒的巨大山茶花。

「我只是想救孩子……。」

美人痛苦的聲音自山茶花內傳出，語落的同時因衄血過多臉色發白的孩子正好悠悠轉醒，僧侶這才想到醫書上記載山茶花可入藥，醫治的正是衄血，意識到眼前的山茶花妖其實毫無惡意後，僧侶慌忙想上前查看山茶花妖的傷勢，卻被一陣疾風推開，再睜眼時房間內只留下陣陣帶有血腥味的山茶花香。

逃走的山茶花妖知道那名打傷她的僧侶就是當初憑著善念，將她從學生手中救下的男子，悲憤卻也不埋怨，搗著胸口被佛珠打穿的傷口直想回到當初兩人相遇的花叢間，沿路滴落在鄉間路上的血化為朵朵盛開的山茶花，絕美淒涼，卻也引起了一名路過的陰陽師的注意。

被夢牽引著觀看了整齣悲劇的山上綾南本來只對這段故事感到惋惜，卻在看清陰陽師的面龐後瞬間全身血液有如凍結一般，愣在原地任由畫面推進她往下一段畫面發展。

陰陽師隱匿住自己的氣息，也沉靜地幫受了傷的山茶花妖抹去沿路留下的妖血味，一路跟隨山茶花妖回到了當初的花叢間。

「還願意相信人類嗎？」

---

<sup>10</sup> 非外傷而無故出血，以流鼻血較為常見。

看向跌坐在花叢間，正在忍受被神力貫穿的疼痛的山茶花妖，陰陽師顯露出氣息，蹲下身詢問著妖力即將耗盡的山茶花妖。

「……人類的單純很美好，而那是身為妖的我們會隨著時間所遺忘的。」

山茶花妖認真的眸子看進了陰陽師的眼裡，陰陽師對著山茶花妖微微露出笑容。

「妳啊，願不願意當我的式神？」

本以為會被眼前的人打到魂飛魄散永不復存，山茶花妖驚訝的看向眼前笑起來很是清爽的少年陰陽師，一時間反應不過來對方太過於跳躍的話題。

「就叫妳椿<sup>11</sup>吧。」

少年自顧自地執起自衣服內甩出的精美摺扇，凌空畫出六芒星陣<sup>12</sup>，口中念念有詞，呆愣在不遠處的山上綾南只感覺到四周隱隱有著一股強大的力量正在流動，而那種感覺，竟然讓她很熟悉。

六芒星陣閃爍著消失在椿的額頭上，與此同時摺扇凌空寫下椿字，也神奇的如同刻印一般，顯露在陰陽師腰間配帶的玉上一角，上面似乎還刻有其他名字，但當山上綾南想要仔細觀看時，卻又看的模糊，唯獨椿字最為明顯。

僧侶甦醒後，滿懷失落與愧疚地踏上回神寺的路程，而沿途盛開的山茶花像是在對他諷刺一般，最終忍受不住傷害無辜的罪惡感跳崖自絕，鮮血灑落在盛開的山茶花上，讓那年春天的山茶花盛開得格外妖紅。

旅行的年輕畫師聽聞後輕輕折下幾株山茶花磨製成深紅色，提筆將這段故事入畫風屏之中，然後故事隨著時間逐漸被世人遺忘，只餘下了畫的精美而大器的屏風流傳至今。

「大人，椿等您好久了。」

山上綾南瞪大了眼睛，此時的她已從夢中甦醒，卻發現自己佇立在屏風前，緊握的手掌心中躺著一塊玉的碎片，上面刻有著【椿】的古字。

一股涼意衝上心頭，山上綾南的腿不自覺地顫抖著，腦海中突然閃過夢境最後面曾出現的六芒星陣，冷汗更是直接流過頸脖間。

那六芒星法陣她並不陌生，這幾日在爺爺的書房可是看到過了無數遍，還有夢中那少年陰陽師的面容……。

「大人，您……還好嗎？」

腦袋飛速運轉到接近當機的臨界點，溫柔的女聲將山上綾南失控的思緒拉回了現實，然後當山上終於看清楚自己身邊其實還站著一個『人』時，終於發出了一聲淒厲的、崩潰的慘叫聲-----

「妖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sup>11</sup> 日本山茶花的別稱為椿。

<sup>12</sup> 傳說中陰陽師盧屋一族所使用的專用陣，與安倍一族專屬的五芒星陣法有所區別。

### 章三、雨水·硝子<sup>13</sup>

當震耳欲聾的尖叫聲因為喉嚨的疲倦而被強制停止，山上綾南空白的思緒才終於重新啟動，眼神恐懼的看向一旁一臉關切看著自己的『人』，轉身拔腿就跑，而衝刺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向日神社。

「我就跟妳賭了吧，那女孩不到兩天就會回來找妳的。」

向日神社有著幽靜偌大的後院，那是給神職人員們下班後住宿的地方，白天裡山上見過的那名御硝子此時已經換下一席神裝，輕輕倚靠著紙拉門，手上柔和而專注的使著茶筴<sup>14</sup>，不一會杯裡的抹茶便伴隨著被茶筴篩出的沫餈<sup>15</sup>傳出陣陣茶香。

當御硝子放下茶筴的一刻，山上綾南正好狼狽的跑進了向日神社的後院當中，動靜不小，神奇的是居然沒引出其他神職人員的注意。

「小鬼，還是跟以前一樣冒冒失失的，一點長進都沒有。」

「啊，是大天狗大人跟……這氣息是！泉櫻大人！？」

看到御硝子沉靜的面容後，本來安下心神開始撐著膝蓋喘氣的山上綾南突然全身一僵，又聽到自夢中甦醒後就一直在自己身邊嘮嘮叨叨，還跟著自己一起『跑』過來神社的『人』的聲音，腳又不自覺地開始打顫。

一雙木屐踏入山上低垂的視線範圍中，她畏畏縮縮的抬頭，映入眼簾的首先是一襲血紅透黑的鎧甲，然後是被繫在背上的一把古太刀，心又再度涼了半截的山上咬牙，猛地抬頭，正好與戴著天狗面具的男子對視，男子似笑非笑的眼神看得自己全身寒毛豎起。

「筱田，讓她自己先緩緩，別把人嚇暈了。啞，先喝杯茶壓壓驚吧，現在這溫度剛好。」

穿著簡單居家服的御硝子不知何時已經悄然擋在了兩『人』對視的視線中間，手上捧著窯燒精美的茶碗，山上愣愣地接過後，十分沒有形象的就一口灌下，來不及抹去溢出嘴角的茶水，張嘴就想詢問。

「這到底怎麼回……。」

「湊音，那女人家有動靜！！」

山上的詢問的聲音還含糊在口中，就被帶著天狗面具的筱田直接打斷了，被稱作湊音的御硝子眼神一凜，筱田就會意的抓住了山上的雙肩，然後展開了潔白的羽翼飛往空中。

「椿，依附在我身上！」

對山上綾南的慘叫聲視而不見，湊音一個錯身來到了椿的面前，然後迅速的結下了手印。

「忍著點別暈，收妖救命要緊，之後跟妳解釋。」

<sup>13</sup> 古時的琉璃，現代則為玻璃藝術。

<sup>14</sup> 茶道的器具之一，形狀像竹刷一般，用以泡茶過程中攪拌，使抹茶和水均勻混合。

<sup>15</sup> 茶水煮沸時所產生的浮沫。

被強制在空中飛行的山上綾南嚇到快要暈過去的時候，筱田的涼涼的聲音從上頭傳來。

別說暈過去，山上其實連想死的心都有了。

另一頭的湊音跟椿，則是早了筱田跟山上一步直接透過結界來到了某戶人家內。剛剛筱田提過的那女人，此刻臉色發白的倒在客廳地板上不斷掙扎，脖子上懸掛著的勾玉<sup>16</sup>項鍊此時此刻竟然像是有了生命一般，正在藉著鍊子用力勒著女人的氣管。

「邪魂消滅・急急如律令！」

湊音併指為劍，凌空畫下陣法並擊打在女人身上，勾玉被打出了一道裂縫，又從裂縫中逃竄出巨大的黑影，黑影發出刺耳的慘叫，破窗打算逃跑。

此時，筱田抓著山上正好飛過窗前，腦袋還在發暈的山上突然發現有股巨大的黑影夾雜著怪叫以及陣陣的陰氣直往自己飛來，不由分說的順著身體自然的保命反射動作舉手就是一拳。

黑影剛剛才破窗而出，這回又被拳頭打回屋內，湊音面對一系列變故絲毫沒有慌亂，而是從從容容的再次併指為劍，對準正在朝自己飛來的黑影。

「縛鬼伏邪・百鬼消除！急急如律令！」。

「砰」的一聲，黑影終於老老實實地被泛著金光的神咒束縛，而已經暈過的女人脖子上的勾玉也碎裂一地。

被筱田也從窗外丟進來的山上此刻正對著自己的左手發愣，心裡還在暗暗詫異，原來打個妖怪那麼容易。

「別太高興，要不是妳僥倖剛好出拳的手是戴著金剛杵的左手，不然現在大概已經四分五裂了。」

筱田落地後優雅的收起羽翼，同時也不忘數落一番剛剛才做出脫序行為，現在正盯著拳頭傻笑的山上。

「綾南，可以幫我封印一下這到處做亂的玉靈嗎？」

聽到有人直呼自己名子，山上綾南迷茫的抬頭，對上的就是湊音隱隱含笑的眼眸。

「我不知道怎麼封印……。」

「綾南，舉起左手，妳自然就會的。」

湊音依然用著溫柔清冷的嗓音引導著山上，而山上聽話的舉起左手，一股熟悉的力量開始盤旋於體內，腦海中突然閃過那名少年陰陽師的面龐。

「萬魔共伏・急急如律令！」

隨後順著大腦及身體自然的動作念出咒語，又順著抬起的左手，透過水引上繫著的金剛杵的引導，再度凌空畫下六芒星陣，法陣順著力量包覆住不斷掙扎想要破開神咒的黑影，然後暴力的直接將黑影擠壓至爆裂。

「這玉靈對人類有著太深的怨念，千年前曾出手相救一名貴族，卻不曾想貴族恩將仇報，被救起後率領其他貴族一起大肆挖掘玉靈所在的山間，最終毀滅了整段

---

<sup>16</sup> 古日本、朝鮮，用玻璃製作的首飾。

玉脈，而那玉靈慌忙間趁隙逃出，依附在其中一塊碎玉所製成的勾玉上為非作歹，當時本來已經被陰陽師封印了，爾後卻因隨著貴族一同陪葬在墓地，吸收了太多陰氣，加上自身的怨念，讓它力量更加強大。」

「至於這女人，之前來神社參拜時我們就已經察覺到了那蠢蠢欲動的陰氣，明裡暗裡給了警告，可這樣一個盜墓賊的同夥，從死人身上拔下飾品掛在自己身上的人，哪會相信這些，這回沒死已經算是她幸運了。現在既然事情已經了結了，那我們也回去吧。」

筱田在邊上用不屑的口吻將一切事情的緣由娓娓道來，隨後滿意的拍了拍手，再度抓住山上的肩膀轉身就想要張開羽翼。

「……筱田，我知道逗她很有趣，不過這次可不可以讓我用陣法轉移？」

看向一旁差點又快暈死過去的山上，湊音攔下準備往窗外跳躍的筱田，露出無奈的眼神。

「再嚇下去我怕她真的會暈過去……。」

「……。」

被湊音從筱田的翅膀中救下來的山上此刻已經被湊音的陣法轉移回了向日神社的後院，離去前的茶香還若有似無的揮發在空氣之中，四周寧靜的像是什麼事都未曾發生過一般。

「這到底怎麼回事？」

皺著眉，山上用質問的眼神掃視著邊上正在收拾茶具的湊音，換來對方抿嘴的輕笑。

「大概就是，妳必須收拾一下前世死前留給妳的爛攤子，消滅一個隨時都有可能自行衝破封印出來做亂的大妖怪。」

「至於那妖怪被封印在哪裡，什麼時候會沖開封印我們都不知道。我們本來也沒打算找上轉世之後已經生在一般人家的妳，結果妳卻自己跑來了，而且還十分迅速地就已經召回了身為式神之一的椿，這倒是讓我蠻訝異的。」

一絲不苟的將茶具收拾並擺好，湊音轉身想看看突然沒了聲音的人，卻發現對方正若有所思的看著一塊玉珮的碎片。

「妳是誰？筱田是誰？式神又是什麼？」

遲疑了好一會，山上才又出了聲。

適應能力倒是不錯嘛。湊音心想。

「我叫早坂湊音，如妳所見是一名御神子，要說有什麼特別的，大概就是我們的前世死前曾經約定過來世要再度找回彼此，並一起親手消滅那個大妖怪。可惜的是，我跟妳還有筱田，甚至妳現在召回來的式神們都出現了記憶缺損的狀態，所以我們只能依照模糊的印象，或者千年前留下來的紀錄一點一點拼湊出具體應該怎麼做。」

「至於筱田，那傢伙為了等我們轉世，寄宿在向日神社供奉的古太刀裡整整千餘年，為的就是喚醒轉世後降生在神道世家的我的記憶，現在算是我的守護妖吧。」

「湊音還少講了很多呢。」

山上剛想繼續發問，天空就傳來筱田無恐天下不亂的聲音。

「那些瑣事等之後再講，小心等等泉櫻大人一怒，我可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身體。」湊音面色淡然的回擊，卻成功的堵住了筱田剛剛還在挪揄的嘴，而站在筱田身旁的椿，正掩著嘴偷笑。

「筱田也是妖，屬於三大妖怪的大天狗一族，傳說中教導源義經<sup>17</sup>劍術的那位；至於椿，她是妳前世的式神之一，可以理解為被妳訂下契約，隨身服侍並且聽命於妳的妖怪。」

「所以我才遇到那麼多怪事？我回日本可不是為了處理前世留下來的這些鳥事啊……。」

「對了，我這裡有一塊玉珮的碎片……。」

山上皺著眉頭，似乎還沒有從這荒誕的事實裡回過神來，不過倒是開始自顧自地將在屏風夢中所遇到的一切事情都緩緩說了出來。

#### 章四、穀雨・和傘

「盧屋大人將我們四式神封印時曾囑咐過，來世無論誰先被召回，定要找齊另三塊散落的玉塊喚醒式神，唯有這樣才有足夠外援抗衡敵人。雖然剛被喚醒就追著山上大人的腳步出來了，但我在屏風裡沉睡時有感覺到，唐那傢伙也在山上大人的屋裡某處寄居，等待被喚醒的一刻。」

「盧屋大人？我們家族不是姓山上嗎？」

椿對著山上綾南細細闡述著前世就做好的安排，山上輕柔地把玩著玉塊的碎片，沒有過多的反應，但心裡仍存有一絲認錯後世血統之類的僥倖。

「山的羅馬音取自與盧屋道滿第三及第六個片假名，發音結合後即為『山』；上的羅馬音又可翻譯成『神』，代表著千年前與安倍晴明後代決鬥失敗，甚至之後又被流放的盧屋道滿後代捲土重來，並且將靈力修練至直驅於神的意思。」

「妳身上的血統雖不是平安時代最強陰陽師家族安倍一族的，但盧屋一族的陰陽之力依然不容小覷，會改族姓有部分也只是為了收拾安倍一族所留下的爛攤子，畢竟妳的前世拚上性命封印的那個大妖怪，就是安倍一族所搞出來的災禍，卻害的妳們一族被流放，而安倍一族也不得不改姓，從此之後兩個家族不約而同地避免了任何有關陰陽道的一切，一起淡出陰陽師界。」

剛剛吃了驚的筱田悶悶地充當說書人的角色，也成功把山上最後的那一絲僥倖給徹底抹滅。

「先去召回唐吧，或許從祂那邊能得知更多其他式神下落。」

湊音的話傳入山上的耳中，後者僵硬的回頭看著後方穿著鎧甲揹著武士刀，正跟另一位穿著和服聊得正開心的兩『人』，眼神有些遲疑。

「一般人看不見的，除非他們擁有式神或陰陽之力。」

注意到山上遲疑的眼神，湊音貼心地做出解釋。

---

<sup>17</sup> 為日本所愛戴的傳統英雄之一。

「小鬼，能看見我們沒那麼容易，況且像椿這樣的式神身上通常都有被式主設下的保護結界，有時候就算其他陰陽師想看也未必看的到。」

「不懂這些正常，畢竟對於生在現代的妳跟湊音而言，我們已經是很遙遠的過去了，即便現在存在，也將在不久之後消逝。妖怪的生命漫長，但能在孤單的歲月裡恆存，很大一部分也只是依靠對人類的執念。」

率先踩著木屐走在前頭的筱田漫不經心地回頭說到，一旁跟著的椿恬靜地笑著點頭，對這些話語表示贊同。

「處理完這些事啊，倚靠著執念的我們，也就會離開妳們了。所以別擔心我們會賴著妳們，持續影響妳們的生活，妖跟人本來就不是一道的，長期接觸下來，我們一定會害到妳們。」

筱田的聲音隨著風傳進山上跟湊音的耳裡，在天微微轉亮，已經有許多人活動的清晨裡，卻突然讓兩人感受到了一絲孤寂。

「唐那傢伙在二樓的小房間裡呢，愛哭的個性還是沒改，大老遠的就聽到了哭聲。」轉過一個彎，山上的小屋遠遠的出現在視線範圍，椿像是感覺到了什麼，溫柔帶點無奈的說著。

「妖怪也會哭的嗎？」

山上聞言倒是驚訝了一下。

「妖怪當然有著自己的情緒，應該說妖怪之所以成為妖怪，就是因為情緒太過強烈而轉成了執念，又因為這份執念而被困在時間的牢籠裡，一直長存到了現世。」

「唐那傢伙本是付喪神之一，平安時代被人類隨意遺棄的各種物品，吸收了一百年的日月精華，懷著被人類拋棄的怨恨而幻化成妖，與其他各類的付喪神到處為非作歹，後來在一次惡作劇中，被廬屋大人設下的小陣法抓到，急得在原地哭了出來……。」

「欸，我不知道原來付喪神裡面也有愛哭的小傢伙呢。」

少年陰陽師蹲在自己製作的小陣法前，對著唐笑道。

「好啦，別哭別哭，還不是你們最近太猖狂了，附近的居民不堪騷擾才來找我幫忙，誰知道會抓到你這個小傢伙。」

「我才不是小傢伙，我是唐傘紙妖！！要不是你們人類當初隨意地就拋棄我們，我們才不會想要報復回去，說到底都是你們人類不好好愛惜我們的錯！」

看著少年陰陽師伸出來幫忙擦眼淚的手，唐傘紙妖又再次想起自己被原主人買下時高興的神情，以及自己被拋棄在草地時，那厭惡唾棄的神情。

「好好好，我們的錯。那你願不願意跟著我啊，我保證不會隨意的就丟下你，立下式神誓約的那種保證。」

「你、你要收我當式神……？」

「唐傘紙妖，就叫你唐吧！」

被回憶裡熟悉的六芒星法陣刺得睜不開眼，隨後山上突然感覺到手掌上出現了熟悉的觸感，然後是一聲驚天動地，帶有哭腔的-----

「盧屋大人!!!」

一把紙傘驀然的從天而降竄到了山上的懷裡，而在此同時，山上看清楚了手心上握著的，是刻有【唐】的古字的第二塊碎玉。

「小傢伙，都千年過去了還是一樣愛哭。」

注意到了山上對於懷裡正在哭泣的傘有些難為情，樁上前把傘從山上的懷裡拎了出來。

被拎出來的紙傘漸漸化為人形，一個身穿狩衣，背上卻背著精美紙傘的小男孩出現在大家眼前。

「這孩子好可愛。」

早坂湊音蹲下了身子，輕輕地摸了摸唐的頭。

「啊！是泉櫻姐姐！果然還是跟盧屋大人在一起行動呢。」

蹭了一下湊音溫暖的手心，唐感受到了不一樣的氣息，而後開心的叫喚了出來。

「泉櫻……？」

剛從回憶裡回過神的山上皺了皺眉，這名字每次被提起時總是帶著隱隱約約的熟稔，好像很久以前就刻印在心裡，卻又逐漸被蒙上一層薄紗，朦朦朧朧的，讓山上的心裡湧起了滿滿對記憶遍尋不著的惆悵。

「喔~是妳前世的戀人……。」

旁邊的筱田再次揚起充滿惡意的笑容，眼裡閃爍著精光，細細地觀察了一下聽到這句話完全沒有表情變化的山上，然後再次開口。

「同時還是個妳曾經獵捕過的大妖怪。」

聞言山上的嘴角抽搐了一下，表情有了一絲絲的怪異，帶著詢問的眼神看向了湊音。

接收到山上眼裡的疑惑以及驚訝，湊音抱著唐，輕輕地開了口。

「泉櫻靈妖生長於血，並不同於字面般的意思是由溫泉水滋養而成。古時戰爭的要隘處總是長年流淌著細如流泉一般的血流，如果流淌之處有著櫻樹，經過百年的灌澆，還有累積了足夠的怨念，泉櫻靈妖就會形成。泉櫻靈妖極少，而承平天慶之亂<sup>18</sup>時的血流孕育了最後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常存的泉櫻，我的前世。」

## 章五、立夏·竹工

那日早坂湊音的話彷彿還迴盪在耳畔，日子卻一下子快速飛逝了起來。

招回樁及唐後的日子倒是讓山上的生活多了份活力，爸爸那邊也未再傳來過消息，山上倒也樂得清閒，卻還是不時因為湊音的關係，翻找著爺爺留下來的文獻。

「居然連簡牘都有，爺爺也太癡迷了吧……。」

山上抬手打算把簡牘放回原處，腦海裡卻彷彿有著柔和的聲音，促使山上收回手，小心地打開了簡牘。

---

<sup>18</sup> 平安時代中期，承平·天慶年間發生在關東地區的平將門之亂，及瀨戶內海的藤原純友之亂的總稱。

簡牘的字跡凌厲卻清秀，雖是古文卻不那麼晦澀難懂，山上看了落款，盧屋宇川四個字靜靜地躺在簡牘上，頓時僵直了身軀。

一切要從千年前安倍晴明以及盧屋道滿兩個人間的鬥法後說起。

被安倍晴明打敗後的盧屋道滿喪失了右大臣藤原顯光的寵幸，雖然依然有著許多後輩繼承陰陽之力，卻從此隱沒於政壇；安倍家則相反，後代子孫開始逐在政治上嶄露頭角，所貪的陰陽之力也越大，終於，安倍晴明死前留下的忠告被拋棄在對權力的渴望後面，新任當家把頭腦動到了早良親王身上。

早良親王是第五十天皇桓武天皇的親弟弟，曾被立為太子，因為捲入藤原種繼的反叛事件裡而導致太子之位被廢黜，早良親王以絕食餓死證明自己的清白。早良親王死後，桓武天皇便將自己的兒子安殿親王立為太子，而此後桓武天皇家災難不斷，桓武天皇卜筮問占，得到早良親王怨靈作祟的回答，於是修廟建寺，並追封其為崇道天皇，也將首都從長岡京遷至平安京，傳說建城形制與風水環境正是為了制止早良親王冤魂的報復行動而設計，百年後安倍晴明降生，也終於封印了早良親王到處作祟的怨魂，還給長岡京的居民平靜的生活。

而早良親王懷著怨恨死去，又懷著怨恨被後來的安倍晴明封印，身上堆積著濃厚的怨氣，怨氣對於怨靈或陰陽師而言是絕佳的力量，於是貪圖那份力量的安倍家家主不顧安倍晴明死前的忠告，親手破開先祖設下的縛魔陣，妄想驅動那份強大的力量。

山上綾南以及早坂湊音的前世會那麼年少就蘭摧玉折，便是因為阻止了最終被怨念反噬的安倍家家主，犧牲生命將早良親王的怨魂再次封印。

「既然都封印了，那為什麼……。」

故事到這裡戛然而止，山上綾南抬起頭思索了好一會，再次低頭時，卻發現不知何時簡牘上突然出現了一行字-----

#### 【比叡山・崇道神社】

「看來織田信長的一把火，燒毀了比叡山無數佛教的寺廟，卻沒一同燒毀被封印的早良親王的怨氣呢。」<sup>19</sup>

山上綾南看向那行字，低聲地自言自語。

「的確，早良親王或許是連被譽為第六天魔王---佛敵的織田信長都懼怕的存在喔。」

耳畔突然出現早坂湊音隱隱含笑的嗓音，讓沉靜在思考的山上嚇了一大跳。

「綾南，多虧這份簡牘，我知道我們接下來該去哪裡了。」

望向一旁突然出現在書房中的早坂湊音，山上綾南早已見怪不怪，這人這幾天仗著自己有陣法可以隨處移動，已經不知道在小屋中閃現了多少次了。

「去崇道神社？」

輕輕的嘆了口氣，山上放下手中捧著的簡牘，詢問眼神裡閃爍著異樣神采的早坂湊音。

---

<sup>19</sup> 日本戰國時期，各勢力躲在比叡山上，時不時下山作亂，其他將領忌諱於山上的寺廟，故遲遲不敢攻打。後被織田信長率兵放火攻陷。

「是的，傳說中京都最可怕的神社。」

看過搭電車的妖怪嗎？山上綾南抽搐著嘴角，看向不遠處正與被婦人抱在手上的嬰兒玩成一團的三個妖怪，而一旁的湊音則是輕撫著手上的水引，眼瞳卻突然的閃爍了一下，而後成了如同鮮血一般的異色。

「綾南。」

一句不同於平時雖清冷卻溫柔的呼喚，從湊音身上傳來。

這份呼喚同樣清冷中帶著溫柔，卻有著令人顫抖的冷意。

感覺上像是連空氣都被凍結了起來，山上腦海裡閃過那天湊音說過的話——————

「泉櫻長年浴血而生，又無止盡的吸收怨魂，是極陰之物，屬性陰冷。」

「妳不是湊音，是……泉櫻？」

稍微遲疑了一下，山上輕聲回話。

「果然是他的轉世，還算聰明。」

泉櫻輕輕的笑了出來，望向山上的眼神有著讚許以及思念。

「現身找我，有什麼事嗎？」

被泉櫻用那份思念的眼神凝視，山上的臉逐漸紅了起來。

「比叡山後，就能擺脫掉妳們兩個身上背負的，我們前世擅自訂下的約定。千年下來的恩怨在那邊就會有了結束，要記住，妳與湊音萬萬不可被情緒左右一切！」

泉櫻輕聲的叮囑完，抬手撫上了山上綾南的臉頰，然後嫣然一笑。

山上只聞到一陣帶有櫻花香的血味，還來不及開口，早坂湊音便癱軟了身子閉眼倒了過來。

「泉櫻那傢伙擅自藉著湊音的靈力硬是出來找妳了對吧？」

「嗯，警告了一些事，順便揩油我一下就走了。」

注意到動靜的筱田從嬰兒面前抽身，走到了正在把早坂湊音靠在自己肩上的山上綾南身旁。

「欸，妳臉紅個什麼勁，妳這簡直跟妳前世被泉櫻調戲後的表情一模一樣哈哈哈哈哈……。」

「少囉唆，臉紅一定是因為前世影響我的關係啦。」

比叡山接近半山腰上的一片竹林中，一隻赤紅的狐狸從一顆粗大的竹子管內竄了出來，眼神銳利的盯著從遠方駛來的電車。

「小子，相信你果真沒叫我失望呢。」

崇道神社靜悄悄地座落在比叡山西邊山腳，不同於名聲遠播的比叡山另外一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延曆寺，這裡人煙稀少，甚至還享有『京都最可怕的神社』的惡名。

山裡微微溼冷的空氣黏著在夏天出汗的肌膚上帶來不適感，山上一行人直接繞過神社，開始從山野小路往上行走。

至於為何不進去神社巡禮，用筱田的話來說就是：「雖然法力很弱但好歹還是有結界的制約在，哪個白癡妖怪會乖乖待在神社周圍給一些廢物小神明欺負啊，一定是待在更上面吸收靈氣修行妖力啊。」

「這裡的妖力好強。」

爬過一顆佈滿青苔的大石頭，湊音微微喘著氣，皺起了眉頭。

「而且壓迫感也很重，這裡應該有不少妖力不下於椿或者唐的妖怪存在，而且更意外的是，妖力及怨氣最強的地方，不在山頂上，是在山正中央的地方。」

筱田挑了挑眉，眯起眼睛。

越往上壓迫感越加沉重，在一次艱難的爬上了斜坡之後，一整片翠綠的竹林出現在大家的面前。

「是管叔的氣息！」

變回唐傘狀態，被山上背在背上的唐忽然叫出聲來。

「管叔？」

聽到唐興奮的聲音的山上則是皺起了眉頭，從剛剛進入比叡山開始，她就一直感覺有道視線緊緊的黏著自己，讓她如坐針氈。

「唐，先下來一下好嗎？」

被視線盯住的感覺越來越強烈，山上放下唐後，獨自在眾人不解的目光下往前走了幾步。

「綾……！」

湊音還來不及制止山上的舉動，一聲巨響就劃破比叡山靜謐的氣氛，與此同時，山上腳前的泥土被打入一個東西，隨後整個人迅速地被揚起的白色煙霧籠罩住。

「狐狸，好可愛。」

一個穿著粗衣，樣貌可愛的小女孩輕輕地摟著一隻赤紅的小狐狸。

女孩很喜歡小狐狸，她們相伴著彼此一天天的長大。

小狐狸天生比同族稍稍多了些妖力，但也僅此。那時候牠想，這份妖力帶來的壽命最多只能陪到女孩成年出嫁，親眼看著她擁有幸福，其實也不錯。

成年的那天，女孩卻不顧家裡的反對，選擇專心修行了陰陽道。因為女孩知道，如果將修行而來的陰陽之力注入到小狐狸體內，才可以確保牠的生命可以繼續延續。畢竟以自己的修為，是短期內無法強大到能隨意動用陰陽之力收小狐狸做式神了。

只可惜，為了提供足夠的陰陽力給小狐狸，女孩不惜拚上自己所有的生命拼命修行。

而在女孩剛渡完陰陽之力，法力最虛弱的時候，被早良親王反噬，已經毫無心智的安倍家主剛好闖進了女孩所在的小屋。

「啊———！！我要殺了你！！」

完美融合陰陽之力，成功突破妖力成為管狐的狐狸睜眼看到的，是染了大片血跡的小屋。

原本如同竹子般墨綠的眼眸像是被滴入紅墨水一般變得猩紅，那是快要被邪念支配的徵兆。

「勿喪失心智！妳主人拚盡一切給妳的命就這麼不懂得珍惜嗎！？」

在小屋快要支撐不住狐狸滔天的怒氣即將崩塌時，空中揚起一簇血色的櫻花，平淡卻有力的形成枷鎖網住了狐狸的整個身軀。

聽到那聲清冷的責罵，狐狸猩紅的眼眸有了一絲的閃爍，卻持續在泉櫻的牽制下掙扎。

「來不及了，我要強行收牠為式神！」

隨後趕到盧屋宇川先是擔憂地看向櫻花花瓣一直被扯落下來，表情有一絲痛苦的泉櫻，隨後迅速的劃下陣法。

唯有把狐狸收為式神這個辦法，才可以恢復牠的心智，並且確保狐狸日後不會隨意放棄自己那得來不易的生命。

式主若在，式神則在、式主若戰亡，式神則亡；式神戰亡，則式主會損耗很大部分的陰陽之力，這是種極端冒險的，對於生命互相牽制的賭注。

不過式神從來只有戰亡發生，畢竟訂下了式神之約，自毀這項舉動會被式神之約強制制止。

「小子，我終於等到妳來幫我報仇了！」

一隻赤紅色的狐狸抱著巨大竹子筒出現在靜靜看完整段回憶的山上面前，身邊的煙霧漸漸重新散開，掌心毫不意外的又出現了熟悉的觸感，這次的碎玉上刻有【管】的古字樣。

「唉呀唉呀，我都忘了最後要召回的兩個式神一直是盧屋那小鬼最控制不了的式神了。」

看到從煙霧中顯現身影的管後，筱田無奈的搖了搖頭。

## 章六、小暑·扇子

「最控制不了的？什麼意思？」

揮手扇了扇煙霧，山上聞言皺起了眉，對著筱田詢問。

「先不說管是妳為了收拾爛攤子，順便保護對方所以強制收的式神，牠本身就為了復仇，根本沒把妳當成式主，剩下的最後一位，那位可是貨真價實的神。」

「神……？我沒事跑去收服神當式神幹嘛？」

得到答案的山上徹底傻了眼，自己的前世到底是平安時代多麼神奇的存在啊……。

「那個任性的傢伙是被自己的奶奶逼著來找妳的，他奶奶可是天照皇大神，神道最高的神祇。」

筱田講完後嘆了口氣，率先開始穿越翠綠的竹林。

「管叔管叔，背我~」

一旁的唐天真無邪的正跟著管嬉鬧，樁在後面恬靜的看著，在一片詭異的寧靜中

這畫面看起來竟然十分美好。

「沒什麼想問的？」

刻意跟著山上落後在隊伍後方的湊音打破了山上獨自一人的沉思。

「最後一位式神，很難召回嗎？」

「那孩子，是位頑皮的風神。很常用龍捲風把人民捲到空中後再重重摔落，最頑皮的一次甚至把熱田明神<sup>20</sup>的大鳥居颳到大老遠的原野上，人民對他很是懼怕。」聽到湊音的話語，山上低頭思索了以往自己聽到的有關神祇的傳說，心裡已經有了模糊的影子。

「後來有一次，大水淹了三天三夜，農民們爬上屋頂大聲呼救，大水卻遲遲不退，人們突然記起了那孩子是當地的守護神，於是拼命大聲呼救，一夜過去，大水竟然退了，可是當夜誰也沒看到那孩子的身影。」

「短時間內退水？這不是應該祈求水神嗎？」

湊音繼續說著故事，山上卻敏感的抓住了重點。

「就是因為不是水神，所以為了強制退水，不惜廢了一隻眼睛的力量，這也是他日後名字的由來。而在他退水後最虛弱的時刻卻被覬覦神力的妖怪盯上，天照大皇神身為神道最高神祇不便插手太多事宜，於是只好將那孩子託付給妳。」

「隻身退水、獨眼、風神……那孩子是一目連對吧？」

閉上眼睛在腦海搜索了一下這幾天翻找爺爺留下來的資料的記憶，山上心中隱隱約約有了答案。

畢竟相較於其他式神，有關於風神一目連留下的傳說較為日本世人熟知。

「比較麻煩的是，因為是風神，而且本性頑皮，一目連那孩子的行蹤根本無法掌控。」

湊音無奈的搖了搖頭，把視線放回前方的一行人身上。

「小子，知道酒吞童子嗎？」

背著唐的管冷不防地開了新的話題，讓山上愣了一下。

「只知道他是日本妖怪之首，其他的都不清楚。」

山上邊走邊搖了搖頭，表示不解。

「他最後的下場，是被源賴光<sup>21</sup>斬下首級，而後頭顱被埋在京都的某處深山之內。」

「該不會……？」

看著山上吃驚的面孔，管點了點頭，繼續說了下去。

「酒吞童子被斬下的首級依然有著妖力，而源賴光把首級封印在這座山裡。只要妖力相互影響的時間夠長，早良親王一定得以捲土重來。封印的途中我們才意識到這點，卻來不及阻止陣法的啟動，只好在當下約定日後再次聯手封印早良親王。」

管說完後，換筱田接了下去。

「對了，我在向日神社寄宿、之後隨身背在我身上的的刀，即是當年砍下酒吞首級的源賴光的刀，童子切安綱。」

---

<sup>20</sup> 即為現在的熱田神宮。

<sup>21</sup> 平安時代中期的大將。

那段賠上了一位陰陽師及眾多妖怪的生命的過往，被隨意闡述了出來，沒有激動的語氣，也沒有悲傷的情緒，平淡的好像不是那段歷史的參與者，卻又讓山上在心裡泛起了一絲情緒的波瀾。

穿過竹林後上山的路變得異常順利，明明是被雜草覆蓋的小徑，管總是揮揮手就能令草木分出條路徑，一行『妖』偶爾停下來等兩人喝口水吃點東西補充體力後又繼續趕路，最後終於在即將日落前趕到了山的正中央處，一個有著巨大紅色土堆的地方。

「幸好那份簡牘妳們發現的及時，看這個狀況，大概今晚寅時陰氣最盛的時候早良親王就會破土而出了，到那時單單只靠我們的力量是絕對封印不了早良親王的。」

僅僅只是站在紅土堆面前，山上跟湊音這兩人就已經有些直不起腰，有股難以言喻的巨大壓力鋪天蓋地襲來，讓人冷汗不止，一旁還能挺直身軀的筱田擔憂地說著。

「那簡牘是我千年前用妖力製作以備不時之需的，不然依照我們被分散後記憶缺損的狀態，估計世界都塌了我們也找不出來早良親王到底被封印在哪。」

「再這麼等下去估計一目連那傢伙也不會就乖乖出現，越晚早良親王的力量越強，趁早破開封印，就算沒有一目連，我們搞不好也能打贏。」

管放下背上的唐，語氣淡然的說著。

「我準備好破開封印了，妳們呢？」

管將視線轉到一旁的山上身上，眼神堅定。

「不能再等了，破開吧！」

環顧了四周大家擔憂傷感卻堅定的面龐，山上咬牙，對著已經舉起巨大竹筒對準紅色土堆的管點了點頭。

「砰！」

下一秒，竹筒攻擊土堆所帶來的衝擊波差點震飛了所有人，而紅色土堆開始崩落，飛揚的塵土中夾帶濃厚的血腥腐肉味，更是讓山上及湊音極度反胃。

「大家小心！」

從一片落土當中衝出了一個巨大的人影，身上只穿著袴和禪<sup>22</sup>，渾身上下充滿妖氣及煞氣，拿著一把武士刀往一旁已經拿起童子切安綱擺出架勢戒備的筱田撲了過去。

「源賴光！」

「撲！」

似乎被酒吞童子的妖力所影響，早良親王認出了筱田手上的刀，以至於把持刀的筱田錯認成了源賴光。

而僅僅只是這麼一擊，筱田便吐了口血往後退了幾步，而早良親王手持的刀更是直接碎裂只剩刀柄。

「楞著幹嘛快點攻擊啊！」

---

<sup>22</sup> 和服最內層的貼身白色內衣。

所有人都因為在場實力最強的筱田吐血的狀況而震驚的停下了動作，唯獨管沉穩地抬起竹管對準早良親王攻擊。

回過神的樁也順勢驅動了週圍所有的植物，巨大的樹根像是鞭子一般，追在管造成的爆炸之後一把甩進煙霧之中，卻沒想到樹根又再次從煙霧中被甩了出來，而唐見狀展開了巨大的傘身護在大家前面擋下了這一擊，卻也從口中嘔出了幾口鮮血。

「暴惡魔障・不動明王！」

湊音飛快的結起手印，催動陰陽之力將符咒打在早良親王的身上，而符咒中閃現了不動明王尊巨大而又威嚴的身型，右手持俱利迦羅龍劍防禦，左手甩動金剛索緊緊網住了早良親王的軀體，就在大家鬆了一口氣以為成功制服早良親王之時，早良親王伴隨著一聲怒吼，硬生生地掙脫了不動明王尊的金剛索，而不動明王尊也消失在越來越深的夜色之中。

「無上行神！天地玄妙・急急如律令！」

見狀急的團團轉的山上舉起被牽引著的左手也凌空劃下一個陣法，以早良親王為中心的地面突然泛起金光將早良親王覆蓋包圍住，而一旁配合好時機的管舉起竹管連續砲擊了好幾次，樁也再次驅動草木再次狠狠鞭打了過去。

而一旁的筱田展開了潔白的羽翼，揚起颶風拿起童子切安綱先是甩了幾個風刃過去後也衝進去煙霧裡面加入攻擊。

不過幾個呼吸之間，筱田又被狠狠地甩了出來撞在樹幹上，險些失去意識。

「別來阻撓我！」

好在連續的攻擊終於有些奏效，早良親王渾身傷痕累累，卻凝聚起了一團鬼火準備攻擊。

「糟了，那是酒吞童子的招式，被鬼火攻擊到，人不死鬼火不會滅的，大家快後退。」

筱田咬了咬牙，撐起巨大的羽翼擋在所有人面前，手上緊握著童子切安綱準備抓緊機會攻擊。

早良親王快速地將鬼火丟了出去，眼看鬼火就快要碰觸到了筱田潔白的羽翼時，天空中飛來一把巨大且繪畫精美的摺扇阻擋了鬼火攻勢，展開的摺扇上繪著的獨眼巨龍漸漸被吞噬在鬼火之中，天空卻真的出現一條龍，龍尾還惡狠狠地甩在了早良親王的臉上，把早良親王甩飛了出去。

「嘖，人家很寶貝那把摺扇的說……。」

巨龍降落後邊碎念邊丟給了山上最後一塊碎玉，【目】的古字樣確立了來者的身份，是原形為龍的風神一目連。

趁著其他人趁勝繼續攻擊早良親王的片刻，山上從口袋中掏出另外三塊碎玉，成功組合成了一塊簡單卻精緻的玉珮。與此同時山上跟湊音配帶的水引開始發光，光線亮的兩人不得不閉上眼睛，等到再次睜開眼見到的，就是牽著泉櫻笑的很是溫柔的盧屋宇川。

「謝謝妳們解開了我們的禁制，剩下的安心交給我們吧！」

盧屋宇川輕聲開口，而泉櫻則是對了兩人微微點了頭後就加入了戰局。

「椿、唐、管、目，聽吾之令！」

甩出金剛杵開始快速劃下複雜陣法的盧屋宇川大喝一聲，混亂的戰局中，被叫喚到的四名式神停下了攻擊，分散站到四個方位去，然而只剩下泉櫻跟筱田兩人的攻擊卻也沒落得下風，本身強大的實力以及默契的配合依然持續牽制早良親王的攻擊。

「東青龍避萬兵、西白虎避不祥、北玄武避萬鬼、南朱雀避口舌！乾坤定位・四神相應・平安之地！」

金剛杵在地上不停地劃著巨大的陣法，而盧屋宇川口中不間斷地吟唱著咒語，四名式神位居四個方位開始發光，而站在陣法中央扭打在一團的三個妖怪連同著啟動陣法後也加入戰局幫助泉櫻的盧屋宇川一起被光線再次包覆。

最終陣法施展的法力震暈了山上及湊音兩個人，而暈過去前最後依稀所能聽到的，是眾人輕聲低語的道謝。

## 終章 大雪・鐵瓶

山上綾南是在充滿消毒水味的高級病房裡醒來的。

病房內沒有任何人，矮桌上安靜地放著兩串水引，山上凝視著水引再次陷入沉思。

自己跟湊音昏倒之後，被盧屋宇川轉移到了崇道神社門口，然後被路過的民眾發現送往醫院救治，這些都是昏迷時大家透過夢境告訴她的。

封印完早良親王後，大家透過僅存的妖力來道別了。

「謝謝妳們幫忙我們完成我們沒能完成的事，這期間應該給妳們留下許多不好的印象吧？我們僅存的靈魂及妖力所能報答的只有消除妳們的記憶，消除關於我們在記憶裡所留下的存在。」

夢裡盧屋宇川牽著泉櫻的手，滿臉歉意對山上綾南說著。

椿抱著哭的一蹋糊塗的唐，依然一臉恬靜的看著山上，筱田撇了撇嘴，管跟一目連把頭撇向一邊看起來毫不在意。

一起相處的時間不算長，可是卻真實的陪自己走過最特別的一段時間，這樣子已經產生了深刻羈絆的記憶，怎麼可能捨得刪除……？

「水引，可以給我們當作紀念嗎？」

最終，山上輕聲開了口。

擅自闖進別人的生活，然後又擅自的退出，不能因為妳們是妖怪就那麼任性啊。總要留下些什麼，才能證明妳們曾經存在過吧。

盧屋宇川笑著點了點頭，而筱田輕輕撫摸著刀，對著山上開口。

「小鬼，這把刀之後依然會放在向日神社祭祀，可以的話，過來看看我吧。現在，只有妳記得了。」

「只有……我記得……？湊音呢？不是還有湊音嗎？該不會……？」

筱田難過的語氣讓山上察覺到了一絲不對勁，心裡隱隱約約泛起不安。

「因為泉櫻大人的記憶及感情影響的關係，我好像漸漸的把前世對盧屋的感情跟我這世對綾南的感情重疊，我不想因為這份記憶影響了我們之間的關係。我想用最純白的情緒去重新認識她。」

「而且，我從小就已經習慣了生活中有筱田跟其他妖怪陪伴我了，之後妳們都不在了，我……要怎麼裝作若無其事地繼續生活下去呢？」

始終沉默的泉櫻在山上一連串的詢問中，輕柔的再次重覆了一次湊音不久前才對著大家說過的話。

山上的眼淚終於在醒來後忍不住的潰堤了。

跟妖怪生活久了怎麼連妳也變得跟妖怪一樣任性了，這些記憶怎麼到頭來只有我記得啊。

十一月份的京都迎來了為期三個月的神樂<sup>23</sup>祭典，向日神社也不例外的，從早上就開始有許多神職人員不間斷的上台表演各式各樣的神樂。

絡繹不絕的人潮駐足觀看，為了避免入夜後寒冷，神社架設起了圍爐火鉢<sup>24</sup>，烘烤著鐵瓶內的煎茶，工作人員不時的倒茶給臉被凍紅的人們去寒。

等待了許久，御神子的夕神樂<sup>25</sup>終於要開始了。

兩位年輕的御神子在神庭<sup>26</sup>舞動著扇與鈴，那空靈的鈴聲以及柔美的舞姿彷彿淨化了大家的心靈。

神庭上的御神子專注跳著神樂，山下綾南擠在人群中，目光緊跟隨那年輕的御神子。

夕神樂在眾人的驚呼聲下迎來了結尾，而早坂湊音表情平淡的緩步走下神庭。

「嘿，御神子，教教我參拜的方法吧？」

來來往往的人群中有個女孩眼眶泛著淚，對著她伸出了左手，細嫩的手腕上罕見的戴了繫有金剛杵的水引。

明明身上還裝扮著一席莊嚴的神裝，早坂湊音卻莫名開心的笑了。

「好啊。」

早坂湊音的耳朵聽到自己微微顫抖的聲音，而手，也已經輕輕地回握住了女孩顫抖不止的手。

湊音，忘記了沒關係，因為總有一天，我一定會讓妳重新戴上這串櫻色水引。

這次，會讓妳毫無保留地認識我。

全文完

<sup>23</sup> 日本神道神事之時，奉納神的歌舞。

<sup>24</sup> 日本人用來取暖、煮食之器物，茶道中也可用火鉢來煮沸開水。

<sup>25</sup> 晚上舉行的神樂。

<sup>26</sup> 表演神樂的舞台。

## §評語§

### **陳麗娜老師**

故事結構完整，對日本文化認知甚深，尤以陰陽師部分。

### **林文華老師**

故事布局結構完整，情節生動，描述日本神怪與文化習俗頗為深入，作者對日本文化有相當的了解。

### **劉榮傑老師**

本小說分為七章，以日本熟用之標題，第二章起以節氣作為時序，並以其中某一特徵物質作該章之標題。前後一貫，結構十分細膩，為典型日式志怪小說，時埋懸疑，作品以幻想方式展開情節，為一篇十分成熟的作品。然非熟悉日本地理文化者，很難展現日式神怪作品，本作品之作者如為日本人，則無庸置疑；如為華人，是否參考相關資料，原創性多少，承辦單位宜作瞭解。

### **孫吉志老師**

結構完整，有情味如題，人物形像清晰，情節佈局有巧思，文字駕熟

### **孫中峰老師**

對異國文化觀察入微，復結合陰陽兩界敘述，內容繁複曲折。

### **楊錦富老師**

標準的怪力亂神作品。作者對日本神職禮儀如此深入，確實令人驚訝。所以整篇小說，一見神話色彩，一見宗教禮儀，又見神話的融入儀式，使神與人，人與神，交相間錯，在創作格局上，有別於他篇作的是。

## 【謫仙】 林欣燕

00.

做了個夢。

我穿著一身仙袍，站在另一名女性神仙面前，她表情凝重，嘴巴一張一合的好像在講些什麼。

我聽不清，只記得那時候心很痛，就像是結了痂的傷口被反覆掀起一般的疼。

後來我就驚醒了，大力地喘著氣，我輕撫著胸口、眼淚就像要滴出來似的。

「怎麼了？做惡夢了？」因為近視，看不清向我走來的人到底是誰，但那是熟悉的聲音。

「嗯，做了個奇怪的夢。」我還是心有餘悸，討好似的眯起眼睛看著他。

那人伏下身，嘴唇輕輕地按上我的唇，雙手撫著我的頰，寵溺地用大拇指摩挲著我的臉龐：「只是夢，沒什麼的，乖啦。」

他的聲音彷彿就是鎮定劑，恐懼的心情慢慢平靜了下來，我回以單音。

01.

我今年已經二十五歲，大學早就畢業許久，現職公務人員，過著一成不變的生活。

在這無聊枯燥的生活，我唯一的良泉是他，我論及婚嫁的男朋友。

已經交往十年了，他是我的竹馬，住在我家隔壁，從小就喜歡他，很奇怪、打從有記憶以來，我就對他特別喜歡，常常追著他跑，嘴裡還嚷嚷著「我喜歡你呀！」。

他是年初出生，我是年底，大我十個月，差了一屆。

還記得他國三要畢業的時候，我抓著他的衣角，我怕他上了高中，與我不同校了，會有其他女生追求他。

若他答應，我這單戀豈不是還沒付諸就流水了。

於是我約他出門，假借要挑選準備國三大考的講義，與他獨處。

在太陽西下的時候，我站在他的身後。

「哥……」我抱著厚重的講義書：「我……」

他轉過身來，看著我，雖然他是大白目大白痴，常常取笑我、對待我就像男生一樣。

可是我還是喜歡他。

「怎麼？」他的頭髮好像會吸引夕陽的橘色，猶如吸飽了美術顏料，原本黑色的髮色，瞬間變得黃澄澄。

他皺著眉頭，看我支支吾吾的樣子感到疑惑，卻依然盯著我看，等著我的下文。

「我……」我都覺得臉上要上火了，頭越低越下，不就是我喜歡你四個字嗎？  
為什麼那麼的難以啟齒。

我看著他的腳不停糾結，突然感受到有人將我的臉托起。

是他，他眯起眼睛看著我。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但我覺得由我說比較好。」

後來，他把我心心念念的話說了出口。

後來，我們就在一起了。

後來，偶有吵架，但還是平穩的度過。

後來，我們上同一間大學。

後來，他向我求婚。

後來——。

/

又是同樣的夢。

「可是娘娘……」我緊緊抓著我的裙，平坦的裙擺因為施力的原因起了皺褶。

我緊擰著眉、眼眶周圍泛著淚水，我努力不讓它奪眶而出。

「我給予你機會，是你不夠珍惜才會如此。」被我稱作娘娘的女神一臉嚴肅，不被我過於激動的情緒影響。

耳邊嗡嗡作響，娘娘在我眼裡變得模糊，她說的話傳不入我的耳裡，我一直哭喊、然後她大手揮起，帶起她的拂袖，我兩眼一黑，再度睜開眼時，我又是喘著氣坐在床上。

深夜，我拿過鬧鐘確認時間。

大大的阿拉伯數字顯現在螢幕上——03：47。

我嘆了口氣，倒回被窩裡。

我們就要結婚了，就在半年之後。

他不曉得存了多久的錢，買了戒指給我，在我就職的公司外面等待著我下班，在我踏出門口的瞬間，便看見一抹熟悉的身影。

他穿的很不像平常，搔搔頭，紅透的耳朵出賣了他的情緒。

他走到我面前，拿著一個包裝精緻的盒子，單膝跪下。

「嫁給我，好嗎？」

我忍住不斷勾起的嘴角，一手遮著自己的嘴巴。身旁都是瞎起鬨的路人，但在我眼裡，我的世界只有他的存在。

我伸出手，試圖要碰碰他，他舉起他另外一隻手將我牽住：「好嗎？」從語氣裡感受到撒嬌的氣息，輕輕晃了一下。

我點頭。

路人紛紛開心地叫出聲，彷彿是他們有了什麼好事情一樣。

他得到我的允諾，站起身的同時把我擁入懷裡。

「謝謝妳。」他低喃。

他將臉埋進我的頸窩，呼出的鼻息噴灑在皮膚上，我將手指頭壓進他的髮中，有一下沒一下的撥弄他的髮絲。

「幹嘛。」突然間這樣肯定沒有好事情。

「沒有啊，只是想抱抱你。」他加重雙臂的力量，壓得我有些喘不過氣，我用力拍著他的手，大喊：「喂，白癡啊！快鬆開！」

他竊竊地笑出聲，然後放鬆力量。

「欸，你還在做那夢？」

我沉默了一下，便道：「沒，怎麼了？」

他盯著我若有所思：「只是問問而已，別在意。」

可是我是騙他的，我持續做著那個夢，每天、每晚，都會夢見，夢裡的我，是天庭中的一介小仙，與我發生爭執的是花妃娘娘。

所以當我聽見他的回覆確實鬆了口氣。

據目前夢到的內容，我只得知我似乎是犯了什麼大罪，花妃娘娘想保我，但我不肯，於是我被娘娘囚禁在雲紫庭中。

「娘娘！這不是罪，為何這種事情是罪？」我站在雲紫庭的小屋內，不知道已經流了幾公升的眼淚，把眼睛都哭腫了，喉嚨都喊啞了，可是娘娘依舊充耳不聞，不願放我出去。

我掩著面，開始放聲大哭。

「你沒事吧！」

睜開雙眼，他焦急的表情映在我的瞳孔。

我冒著冷汗，瞪大著眼睛。

這個夢，到底為什麼會那麼的痛心。

彷彿就像是親自經歷過的事情一樣。

「不……沒什麼，惡夢罷了……」我擰著床單。

「又是那個夢嗎？」他用溫柔的語氣對我說著。

我不理會，醒來後的不適感狠狠打在我趨於崩潰的理智線上，面容上扭曲的五官，使得他著急起來。

他捉著我的肩膀，慌張的語氣足以展現他心情：「你……到底怎麼了？」

我只能不停的搖頭，腦裡疼痛的神經讓我分不了神開口說話。

他更加擔心。

/

我開始害怕起必須要睡眠的夜晚，原本是一個禮拜一次的夢境，接著越來越頻繁、現在已經到了小憩也會夢到一些。

折騰下一個月就這樣過去，我依舊在公司的業務，以及婚禮的工作間折返處理。

到了只近三個月就即將結婚之時，卻發生讓我們都相當震驚的事情。

我只記得那天休假，我的頭異常的疼痛，隨意拿了幾顆止痛便囫圇吞了下去。

原以為只是睡不好罷了，哪裡知道幾個小時後我昏在家門口，還是隔壁大嬸出門買菜被我嚇著了，三步併兩步跑到我身旁，見我叫不醒慌得打了一一九。

再度醒來是在醫院。

「沒事吧？」他工作時穿的背心都來不及換掉，在炎熱的夏天十萬火急地趕來醫院，溢出的汗水浸濕他的衣服。

那膚色透著，我嚥了嚥口水。

「呃，沒事，只是頭太疼，不小心痛暈了。」我輕描淡寫的說過，好似是在說別人的故事。

他眼神不停打量我，我故作輕鬆，笑著跟他說：「欸幹嘛這樣，這沒什麼啦，應該是我昨天頭髮忘了吹乾就去睡覺的原因。話說回來，你，」我露出一個猥瑣的笑容：「身材不錯喔。」然後出拳打著他的胸口。

他接住我的拳頭，耳根子都紅了：「你……別亂看！我這還不是擔心你……」

「擔心我做啥，擔心我去練身體呀！對我那麼好，結婚後我可有冰淇淋可以吃了嘿嘿嘿嘿……」我整個人巴上他的手臂，有一下沒一下的捏著他的肌肉。

「行了，夠了。」他面帶嫌棄將我推開，然後大掌撫上我的頭頂，胡亂搓揉：「好好休息，我趁著中午時間來的，我先回去上班，下班再來找你啊。」

「嗯。」我面送著他出去。

大門一關，也不必再逞強了。

我抱著臂不停地顫抖，一個個方才的片段閃過腦袋。

又是那個夢。

昏倒的時候，我正打算出門，手裡拿著錢包手機，才剛把鑰匙插進門孔中，意識裡猛然響起一陣尖叫。

接著是不停的哭喊聲，很尖銳很悲淒，喊著一個名字。

我經不起如此激烈地折騰，手一鬆，錢包與手機砸向地面的聲音響起，我抱著頭屈膝。

說是抱著頭還是太溫柔了點，我簡直是抓著髮絲拉扯，想藉由頭皮的刺激平緩腦內的疼痛。

顯然是沒有用的，沒一會兒我就失去意識。

又是同樣的景色，為仙的我，已經不是神仙仙氣飄飄的樣子。

腫脹的眼皮，哭紅的眼睛，喊啞的喉嚨，崩潰抓花的臉，以及亂糟糟的頭髮。

被掏空了，我的心就像失去什麼一般，眼角雖然是濕潤的，但眼淚卻遲遲流不下來。我就坐在地上。眼神空洞，像是想著什麼。

我下了一個決心，握緊雙拳。

然後幾天又過了，我聽見門打開的聲音，我看向來人，那是娘娘身旁的小仙。

「呃，」小仙見到我的面容，先倒抽了一口氣，明顯被我嚇著：「娘娘要您去見她。」

我站起來，拍著衣服，把粉塵拍落。

回想至此，病房的門也打開。

他依舊穿著背心，外頭罩著外套，手拿著便當走了進來，我這才發現原來已經趨近晚上了。

「你來了。」夕陽打在我的臉上，我露出微笑。

他纂緊裝著便當的塑膠袋，摩擦聲響起。

「嗯。」把病床的桌子架起，其中一個便當拿出來，放在我的面前，打開，接著遞給我筷子。

我拿過，便當的蓋子一開，香味全撲鼻而來。

「好香！我都快餓死了！」我筷子一插，就要挑起飯來送入嘴裡。

還沒放進去，沉默不語的他就突然哭了。

我愣在那，不知道是要先把飯吞下，還是要問他怎麼了。

「你……辭職吧。」他說。

睜大雙眼，我當然反對！

也不過是突然頭痛而已，我可不是要讓男人養的女人！

「為什麼？我不要！」我重重放下餐具，與桌面的撞擊聲使他抬起頭來。

「你不要還是得辭職……」他露出一個很難看的笑容。

我皺起眉頭，似乎有什麼不好的事情發生。

「你……今天頭痛的原因，知道了嗎？」他嚥了嚥口水，我搖了搖頭：「怎麼了？你快說呀！」欲言又止的樣子，我感到害怕。

他說，我是得了腦癌，中期。

腫瘤很大、不能切除、惡化的速度很快。

我看著他一個男人，一邊說著一邊哭著，又一邊安慰我笑著，真的很醜。

我要他別擔心，我可是要賴上他的人，怎麼可能那麼容易就去了，要他好好賺錢，我沒工作了，怎麼有錢可以花，當然只能花他的！

我嘻嘻地笑著，雲淡風輕地說過，真正的心情呢？

我不知道。

或許就像我吃進去的飯一樣，食之無味吧。

之後的日子，我變成常常往醫院跑去。

他問我，要不要把身體顧好再舉行婚禮？

我說，不必，我體力還很好的，而且親朋好友都約啦，再改時間未免也太麻煩了。

看著他領首之後，走向廚房洗碗的背影，強忍下來的不安又湧了上來。不是怕麻煩，我是怕我時日不多。

「吃蘋果嗎？」他從廚房喊著，我應了聲好，然後又沒了意識。

小仙將我領出去後，花妃娘娘早已在廳內等著我。

見我如此狼狽，嘆了口氣，罵我見不到事實，是心被掏了，活的不像一個樣子。

我垂眸一笑，跪在娘娘面前，滿是懺悔的語氣：「娘娘，小的知錯了，不再牽掛那人了。」

花妃娘娘一聽，眼眸都亮起來，但隨即黯淡：「此話當真？」她不信我這套，畢竟我先前也有說過這句，又下凡尋那人，後被捉起，也就發生第一次夢境的事情了。

「絕無虛假。」我一手放在胸口上方。

花妃娘娘轉了轉眸子，最後定睛在我身上，手輕一揮，要我去整理自己的儀容，另一手半掩著臉，滿是遮不住的喜悅。

我們一起坐在客廳，我吃著他削好的蘋果，酸中帶甜，咬下去伴隨著清脆的聲響，蘋果一直是我很喜歡的水果之一。

自從知道我得了癌症之後，他對於我就是一個小心翼翼的態度，我跟他溝通過，要他跟之前一樣就好，他答應了，卻做不到。

後來我便隨他，反正時間一久也就習慣了。

我眼神看向他，因為工作需要搬過多重物，蹭的他的手臂上滿滿都是與磚頭過於親密的傷痕，我手撫上傷口，心疼地開口：「真是白廢這麼好的皮膚了。」

他一聽，轉過頭看著我，沉思很久，便握上我的手掌。

「男生就是要有點傷痕，你才是，滿是疤痕。」他對我露出一排潔白的牙齒。

我無語地看著他戳到我的痛楚，高中時期，壓力太大，痘痘不停地冒出，我又手賤，鬧了不少痘疤出來。

雖然現在都用遮瑕膏遮住，但目前又沒出門，是處於素顏狀態，所以我又狠瞪他一眼。

他接到我一記眼刀，笑得更開懷，我更加無言了。

「明天一樣那麼早的班嗎？」猛然想起，我問他。

「嗯，那建築快完工了，最近趕一趕，結束了應該可以休個三四五天。」

我點點頭，看下時間，在指針指向接近十二的數字才驚覺不早了，於是我推著他回房間睡覺休息，自己也躺在他旁邊，抱著他入睡。

「親我。」他突然轉過身。

須臾，我吻了上去。

/

拉開冰櫃手探了進去，結的冰霜感受到了震動一粒一粒地掉下來。

我猶豫地在各種口味上方徘徊，最終抓了粉色包裝的冰棒。

今天醫生可是跟我說我的病情掌握得很好，控制下來了，所以當然要犒賞自己一下！

我哼著歌，撕開冰棒的包裝紙，走出店外，在炎炎太陽之下咬了一口。

突然間手機響起，我疑惑地想了一下這時候會是誰打給我，嘴巴叨著還沒吃完的冰棒，拿出放在包包裡的手機，螢幕顯示是他的母親，我按下通話。

「唔、喂，阿姨怎麼了？」

「妹妹嗎？」阿姨的聲音聽起來很著急：「你現在快去車站那裡的醫院，他工作傷到了，剛剛醫院打來，我來不及過去……」

我嚇得連通話都忘了摀掉，把行動電話扔回包裡，攔了一台計程車，便往醫院火速趕去。

急急忙忙地到了急診室，被告知他現在在手術室裡急救，我在外頭等了一個下午，心急如焚，不停的在走廊上踱步走動，後來他媽媽也來了，這世界上最愛他的兩個女人就在這裡等著他。

手術室的門一開，我和阿姨迅速站到醫生的面前，醫生告訴我們，他情況不樂觀，那時候工地的建材掉了下來，雖然沒有大面積的砸到他，但因為重心不穩的緣故，身上多處擦傷，而他跌到地上，磕到腦袋，也導致腦出血嚴重，因此要在加護病房做觀察。

然而，他堅持不了幾天，因為急性敗血症的緣故，走了。

接到病危通知那天，花不了幾分鐘我就趕到他身邊。

他有醒，但現在又睡著，發著燒，因為細菌感染，透過血液使得身體多器官衰竭。

院方趕著急救，他的身上插著太多太多的管子。

我突然想起他之前說過的話。

「男生就是要有些傷痕。」他說。

但我不希望是這種傷痕。

後來，把他推了出來，蓋著白布。

「我可是要賴上你的人，怎麼可能那麼容易就去了？」

但你怎麼可以先走？

我眼神有點空洞，一段段回憶在我意識裡重播著，第一次捉著他的衣角要他等等我、與他坦誠心意卻反被他告白，我被夢魘纏住後他的陪伴……

你已經與我的生活密不可分，你要離開水的魚怎麼游？你要少了心臟的生物怎麼走？你要失去你的我怎麼活？

怎麼就像是有人在我的胸口開了洞，血液就從那個洞口不停流出。

他母親到的時候已經是準備推去停屍間的時候，我看著駝著背，腳步蹣跚的她一步一步地走到病床旁邊，淚水在她眼框內打轉。

阿姨抓著白布，想看他的最後一面，布簾一掀，她就崩潰了。

那是她這個世上最愛兩個男人之一，一個幾年前便歸西，一個如今也離她而去。

她哪裡挨得住這打擊，淚水撲漱撲漱砸在布上，滴濕的地方渲染出一朵朵的花，她口中喊著他的名字，好似下一秒他就會睜開眼睛將她擁入懷裡，說著：「媽，別哭啦，我這不是醒了？」

可是哪真的會有這種事情？他還是躺著，他還是逐漸冰冷，他還是離開我們，永遠離開我們。

看著她母親的背影，此時此刻我的世界以他為中心崩塌著，墜入深淵、萬劫不復，我無力地掙扎，卻又被失去他的悲戚感纏身，最終倒在那黑漆漆的洞底，望著曾經有他的種種回憶。

自古以來，白髮人送黑髮人，即為不孝。

那你未與我白頭偕老，是否于我不忠？

## 02.

天界的景色很是美麗，總是瀰漫著薄薄的霧氣，為本來就很有神秘感的地方更添一分。

「然後呢？快說呀，娘娘！」小仙在我身邊，捉著我的衣袖，似乎對於我故事只講到一半而感到不滿。

我輕吞了一口水，長時間的開口使我的喉嚨過於乾燥。

「然後，我也死了。」

然後，我也死了，在他死後沒幾個月，我自己也撐不下去。得知病情惡化的當天，我不意外，要是在喪夫的情況下，根本沒有人能夠有動力對抗病魔。

主治醫生要求我住院，我想都沒想的直接答應，與其要我每天回到空無一人的家中，我還寧願日復一日聞著消毒水的味道。

至少，還有點人氣。

自從他往生後，我依舊夢著那個夢。  
每次醒來，都是汗流浹背、精神不定。  
偶爾還會帶起一陣一陣的頭痛。

「我先跟您說一下，最近雖然病情有控制下來，但是由於之前惡化的時候，腫瘤增長不少，為了保險起見，我還是跟您建議動個刀，稍微將部分腫瘤切除，以免往後壓迫到腦部神經。」例行檢查後，醫生站在我的面前，翻著手上檢查資料，合上後，對著我說。

我點頭：「那就開刀吧。」虛弱地開口。

所幸動手術前必須簽名處理的東西，因為他母親的幫忙，所以很快速地全部處理完畢。

在我推入手術室前，阿姨緊握住我的手。

「平安回來好嗎？阿姨我只有你了。」

「逼——」手術室的機器突然冒出一陣刺耳的聲音。

「病人生命狀態不穩，各指數下降——」負責監控的護理師突然間大喊，執刀醫生頓時焦急起來。

/

等我有意識的時候，我是穿著夢裡的衣服。

但這次並不是夢境。

我全部想起來了，夢裡的事情，全部都是真實的。

那是我的過去，入輪迴前的過去。

我在好幾百年前某次貪玩下凡，見到他的前世，他是那時期一介書生，正努力準備著大考。

那天，他讀不下書，出來外頭透透氣剛好被我撞見。

我是想吃點人間的東西的。

所以當看著他，蹲在落葉堆前烤著玉米時，我不自覺地咽了一口口水。

「姑娘，想吃？」他見我虎視眈眈盯了許久，已經到想裝作沒看到也無法的地步，嘆了一口氣，開口問我。

我瞪大眼睛，指著自己：「可、可以嗎？」

笑出聲，他領首：「嗯，過來吧，站那麼遠可吃不到的。」

我開心地奔了過去，一手拿過烤好的玉米，也不管禮儀，自顧自地啃起來。

當我回歸神來，發現他盯著我看著：「怎、怎麼嗎？」我撫上自己的臉頰，想確認不是沾上什麼。

他搖頭：「沒什麼，只是覺得姑娘妳，長的滿好看的，神仙似的。」語畢，

他又急著開口：「啊，我沒有別的意思，只是覺得妳好看而已！」急著解釋。

我輕聲笑了，把啃完的玉米骨交給他，道謝之後，便回到天上。

日復一日，我開始會刻意與他巧遇。

「姑娘，好像很常看見你呀！」他在某一次相遇的時候說。

我莞爾一笑，撒謊。

「看來我們緣分不淺。」

/

那年，人間瘟疫氾濫，得風寒的百姓千萬，我原本坐在雲紫庭水塘邊，撥弄著水面，逗著裡頭的錦鯉，一陣低沉的聲音傳入我的腦袋。

“不曉得姑娘是否安好……？”

我偏頭，那不是他的聲音嗎？突然間的怎麼這樣想？

不好的預感湧上心頭，我一踏步，火速趕到人間。

簡直是煉獄。

他的村子是一個小村落，沒有良好的醫療資源，路上滿滿是發著燒、哀嚎著的病患。

遠遠地就看到他用條白布掩住自己的口鼻，來來去去地忙碌地跑著。

我默默看著他，他似乎沒有被這場災難波及。思考自此，我趕到他身邊。

「哥哥！」我喊：「這是怎麼回事？」

他聞聲，轉頭過來，用著他髒兮兮的手摸著我的臉，眼神一直在我身上反覆看著，看起來緊繃的表情，見我安好便鬆口氣。

「姑娘，幸好妳沒事。」然後擁我入懷。

我嚇著，一雙手不曉得該放在哪，擺在空中晃著。

「啊——」還沒思考出下一步該做什麼反應，旁邊猛地響起哀嚎，我和他幾乎同時往那個方向奔去，到達聲音來源，我眼看不對，馬上轉身。

一個婦女淚流滿面，手掐著女孩的脖子，唸唸有詞，不停說著：「對不起……對不起……」

女孩兩手掙扎著，捉住她母親的手，不停拍打著，像隻金魚般張著嘴，大口大口地吸著氣，試圖讓更多氧氣進入身體。

可哪有辦法？他母親施更大的力，女孩眼淚流了出來，手也沒了氣，有如斷線的人偶。

婦女將女兒平坦地放在地上，枕在她的腹上，痛哭失聲。

他說，那是因為女孩生了病，婦女不忍看著女孩一直受苦，她們都知道，這病，醫不好。

所以婦女親手葬送女孩的生命，即使她多麼地愛她。

我受不了衝擊，在天庭過的過於美滿，一看見這種畫面，令我真的無法接受。

打定主意要回去天庭，拉住他的手，將方才下凡時注入仙氣的護身符放到他

掌心，要他收好。

回到天上還沒坐下就被一群小仙圍起來。

「花妃娘娘請仙女前去見她。」領頭的小仙面無表情地開口。

平時不見我，今天突然要我去找他，肯定沒好事。

推開花鳥庭的大門，前腳邁開踏進花妃娘娘的住所。

花鳥庭種著許多姹紫嫣紅的花朵，裡頭的鳥類也擁有著黃鶯出谷的叫聲，換作是以往，我肯定會留下來好好欣賞一番，但今天可沒有這種閒情逸致。

「來了？」花妃娘娘倚著桌緣，一手拿起剛泡好的花茶，瞥了我一眼。

我彎腰鞠躬：「讓娘娘久等了。」

她擺擺手，要我站好，就陷入一片沉靜

須臾，她終於開了口，不然我不曉得我要在這裡站多久。

「天庭的規矩，妳應該都了解。」她抿抿嘴：「現在還不到懸崖邊，足以讓你勒馬，你該知道的，麻雀和鳳凰本來就不是同一種物種。」

充滿警告的話語傳入耳裡，娘娘早就知道了，我不自覺地吞了口水，過於緊張使我手掌不停冒汗，我沉默很久之後，才艱難地說出答覆。

「小的明白，會收手的。」

/

我寂靜了數年。對於他的話語充耳不聞，試圖斬斷我對他的思念。

“妳現在又在哪裡呢……姑娘。”

獨自坐在水岸邊，一陣低沉的聲音傳入腦海，把我按捺下來的情緒偷偷起了漣漪。

只是花妃娘娘的命令誰有勇氣違背？

我沒有、我還沒有義無反顧的覺悟。

逼迫自己別再想他、別再在意他。他是一名過客，在我漫長的仙命中的過客。追根究底他是人類，我是神仙，我們不會相愛，也絕對不能相愛。

與人類交好的神仙皆沒有好下場。好比希臘的邱比特，與戀人的信任及承諾抵不過對方的好奇心。

不過……只是看一下應該沒關係吧？就一眼、一眼就好。

我敲了敲水面，波痕盪過，畫面很迅速的出現。

首先是炮火炸過，整個湖面變成火紅色，聲音傳不過來，但是士兵面目猙獰的樣子使我倒抽一口氣。

短短十五年間，原本雖然不算是強盛的國家，如今與鄰國交戰，變得草菅人命、民不聊生。

他的面容出現在我眼前，糊了一把臉的灰燼，泥巴像面膜似的裹在臉上，他

原本執筆的手卻舉著長劍與其他弟兄向前進攻。

對面的敵手閃過他的攻擊，旋個身往他身上踹去，他硬生生接住，我腦中頓時傳入悶哼一聲，他又重新握緊劍把，壓低姿態俯衝出去。

然而一個紅色的物品從他身上飛了出來，摔在一旁。他急忙應付敵人一招，往小東西的方向跑去。

那是我的護身符。

他把它壓在胸口，撲通、撲通的聲音打在我的心弦上。

我吞了口水，衣袖一揮水面恢復成清澈的藍色。

看不下去，再看下去我怕我忍受不住。

我必須斷乾淨。即使我的心早已繫在他的身上。

只是日復一日，我都會偷偷看著他，護身符的威力能夠在他危急的時候傳遞他的心聲給我。或許是在戰爭吧，最近他的聲音越來越頻繁出現。

他們那裡是晚上，是他站崗。

「都過了那麼久了，姑娘怕不是是……呸！我在想什麼呢，怎麼咒別人。」他握著我的護身符，面容平靜然而內心嘖嘖喳喳地說的不停。

「但…她到底在哪裡，自從五年前那場瘟疫爆發後她就再也沒有出現過——」

他的聲音赫然停止，畫面中的他將手擺在劍柄上，做出抽槍的姿態，他的嘴巴一張一張的，一臉嚴肅地對著黑抹抹的草叢。

電光石火之間，一個人衝了出來，他來不及叫軍營的其他人起來備戰，硬生生地用身體接住一刀。然而其他方位也同時火光閃爍。

偷襲戰？

我重新把目光集中在他的身上，他壓著被傷到的手腕，試圖阻止血液不斷湧出，我在仙境為他捏了把冷汗。

那人伏下身又重新向前攻擊，他提著劍把，劍鋒指向他的身上，然而他似乎還沒反應過來——怎麼回事？

怎麼變回湖水的面貌了？我重新敲了敲水面，卻只有餘波盪漾。

突然間的，為什麼？

我還是下凡了。

內心掙扎了許久後，還是無法忽視心中的恐慌，確認你沒事後，再將你的護身符注入些仙力就好，然後我就會離你遠遠的，不會再干擾你，時間一久，你便會忘記我。

我躲在軍營旁的森林中，向外看去，鬧哄哄的一片，探著頭，我尋找那一抹熟悉的身影，那之後到底怎麼了？

他真的沒事嗎？

我不知道。但我在尋找。

「妳是誰？」突然間，頸脖抵上一絲冰冷的氣息：「一介女流怎麼可能到戰

區？」語畢，那人手上的力氣又加了幾分。

我愣愣地轉過身：「我……」

「你？」架住我的人凶神惡煞，但我卻把視線對往後面倚著樹幹的男子。我看向他的臉，髒兮兮的，泥土全部按在他的臉上，可是，卻蓋不住熟悉的面孔，他似乎感受到我的目光，轉頭過來看見我的臉，也嚇了一跳。

「姑娘？」他撐起自己的身子接近了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又介於自己的雙手並不乾淨，只能打量著我：「真的是你？」

是的，是我。

我艱澀地勾出笑容。

「這些年你都去哪了？怎麼一聲不響的就離開？我可是很擔心妳啊，我怕妳……」他上上下下掃過我的全身，拉過我的手把我擁入懷裡，手勁之大，簡直要把我融入他的身體。

我手撐著他的胸口，試圖把自己從他身上分開。

不能夠這樣。

求求你放開我，別讓我溺死在你濫情的溫柔裡，讓我離開這片名為眷戀的沼澤。

拜託你，放過我。

「你們確定還要在這裡摟摟抱抱？」被晾在旁邊的人正好出聲拯救了我，他睨著我，再看著他：「走吧，這裡也不安全。」接著轉頭離開。

前面的人瀟灑而走，他反手牽住我要掙脫他的手，露出白齒拉著我跟上前者的腳步。

被我強迫擯滅的火苗又再度燃起火光。

/

那是我第一次違抗花妃娘娘的命令。

他抓著我的手一步一步地向前，最初在一入兵營就招到很多人的矚目。笑容可掬，彬彬有禮，可惜我在他們的眼中只看得見深層的忌憚。

「女孩子家為什麼能來到這裡？莫不是敵軍的間諜？」那日我走在軍帳篷之間，聽見其他的士兵在談論此事。

另一個剃著平頭的士兵翻了個白眼：「可不是嗎？那小夥子也真是的，真的對她毫無防備。怪不得人家都說英雄難過美人關。」

嗤笑一聲，士兵帶著不屑道出：「話說他說那姑娘是啥？幾年前的故友？你們瞧瞧那眼神，說是養的女人還比較有可能。」

話語一出，其他人紛紛笑了出聲，我轉過身子往反方向邁去。

他被抓了起來。

那些人的話傳到了他的耳裡，他扭著袖子一個人衝動地去找那群人。

結果當然是被打的一敗塗地，還被拎起來送到將軍面前。

「關起來吧，三日後再釋放。至於那女的把她傳來這裡。」

所以此時我才會來到將軍營。

「妳是他的誰？」那將軍只問了我這句。

我垂眸，我是他的誰？

我們沒有互相說過愛，我從未聽過他說他愛我。

那此時的我，是他的誰？

「……我是，我是他的……」

我愛他，因此我甘願觸犯天忌，來到這裡，可是他呢？

或許我只是他心裡偶爾會想起的存在，其實在他的心裡僅僅是個可有可無的女孩。

我是誰？

「我是……他的朋友。」

將軍聽了皺起眉頭：「朋友？妳這種眼神，不像是朋友。」

他將他的右腳勾上左腳，身體倚著，打量我一陣後才又緩緩開口：「妹有意，郎無情？」

我抖了一下。

「被我猜中了？可我看他望著妳也不像是真的無情。不如這樣，」將軍把雙腳平擺上地面，重心往前往我的方向靠了點：「我來幫妳試試，他是真無情，還是裝的？」

他在說什麼，我不懂。

只是我躺在床上的時候正好看見簾外的月亮又大又圓，遠處卻飄來一朵黑雲，狠狠地把它遮住。

他出來後什麼也沒有想的往我的方向過來，我不敢見他了。

我把自己縮在角落瑟瑟發抖，自己一個人待在黑暗的空間裡，就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想侵占我，他們的眼神全帶有企圖，我好怕、我真的好怕。

一道光從被掀起的簾布透進來，剛好就打在我的腳尖上，我又往裡面更縮一步，懦懦地抬起頭。

「我……」他看眼我的情況，朝我方向前進，才剛踏出一步就被我制止。

「你別過來！」我已經退到底了，我卻又使盡全力將身體往後靠。「你離開這裡，我不想看見你。」

「妳……不想看見我？」他偏著頭錯愕地開口：「是嗎？」

我望著他的眼神充滿閃爍：「我不想看見你……是真的。離開吧，你別再來了。」他邁開腳步，一步一步踩過。

「不是要你別過來嗎！我不想再看見你！你走開，別這樣看我，別——」

他彎下身將我抱住，輕吻住我的雙唇，沒有過多流連，便放開。  
他與我對視，我這下看見他眼眸中帶著滿滿的愛意。  
他愛我。

/

在珍惜與他相處時光的同時，心裡盤算著什麼時候會被娘娘發現。  
恐怕，天上早已一團亂。

其實我不知道我做的事情究竟是對的還是錯誤的，可是我拜倒在於他的想念、  
臣服於自身的慾望。然而就將錯就錯吧。

我跟他的相遇只有這世。

沒事的，沒事的。

「在想什麼？」我愣愣地坐在他的身旁，對上他的雙眸之後傾斜了頭：「嗯？」

「剛才妳皺著眉頭，好似有什麼事情纏身，要不……與我說說？」他帶著柔情，勾起笑容。

「我……」我該與他說什麼？

面帶難色，我輕輕地向後靠去，捉著衣擺重新開口：「沒事，只是在想這場  
戰爭什麼時候才能到個頭？」

他覆蓋上我的手掌，爬起來蹲在我的前面：「很快啦，很快的。」他眯起眼睛。

他身上僅僅穿著最輕便的服裝，輕輕摩挲我的手，拿槍的手掌鋪上層層的厚  
繭。我突然覺得鼻子一酸，眼眶紅了。

「你說，我們能這樣多久？」是你的死亡先來臨，還是我被召回先到來？我  
真的好想與你一直在一起。

他垂眸陷入沉默，一亮一熄的燭光打在他的髮旋上。

「會很久，直到我死，我都會與你一起。」他拉過我的手將我抱住，大掌輕  
輕按著我的髮絲，順著髮流摩娑，像是在安撫哭鬧中的嬰兒一般。

沙啞的嗓音緩緩傳入我的耳裡，鼓譟的情緒被平撫了下來。

「只要妳不要再無消無息地離開我，我便會與妳相伴、心繫與妳。」

「結束後，我便迎娶妳。」

「跪下。」花妃娘娘見我來到她面前，眯起眼睛打量我幾眼後，開口便是微  
愠的語氣：「究竟是哪個人類迷惑了妳？」

我咬著下唇，不語。

突然間消失，他肯定又會很生氣吧。

「妳該知道現在妳沒有沉默的資格，回答我的問題。」她走到我面前，我緊  
張的低下頭來，支支吾吾地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也罷，先不論他是誰，妳曉得天庭的規矩，明知故犯，才是最大的罪孽。」

她蹲了下來，與我同高，一手捉住我的下巴將我的臉抬起：「人類和神仙，是不能相愛的。」

我兩手放在膝上，平坦的襯裙因為施力起了皺摺。

「可是娘娘……」我想反駁，卻織不出能讓自己站得住腳的話語，委屈的淚水在眼眶打轉，但我並不想讓它流下。

流下來，簡直像輸了。

「我給予妳機會，是妳不夠珍惜才會如此。」她站起身，淚水已經模糊我的視線，只見她大手一揮帶起她的拂袖，命小仙將我關入紫雲庭。

我還真以為不流淚就不是輸了。

至今我才明白，當我愛上他的時候，早已輸的一敗塗地。

人間又是五年過去，不曉得他活的好不好？離開前我趁著小仙不注意偷把仙力再度注了進去，雖然不多，但至少能撐個十年左右。

我坐在房間內的牆角，頭枕在膝蓋上，屈著身體靠在牆邊，想像自己被他抱住一般。

栽了，真是一頭栽進他的懷裡。

回過神來襯裙又濕了一片，只要想到他，眼淚就會不自主的流下。就像現在，還是哭著，懊悔的心情使我緊捉著自己的髮絲。

我好疼啊，我的頭皮好疼，我的心也好疼，就像是被人用刀狠狠刮過幾百遍一樣，痛不欲生。

我好想他，好想他。真的好想他。

如果當初我沒有貪玩下凡，如果我當初沒有接觸他，如果當初我該和他保持距離，如果當初我沒有偷偷看他那一眼，是不是我就不用承受這種撕心裂肺的折磨？

是不是，我本就不該愛上他？

一滴淚水劃過臉頰，我累了。

我做了一場美夢。

我不是神仙，我是人類，與他度過璀璨的人生。

他笑得眼睛彷彿承載千萬顆星星，露出一口潔白的牙齒，牽著我的手，對我說一堆甜言蜜語。

我樂得抱住他的身體，告訴他我愛他至死不渝，我們要一起白頭相並。

「……到死都無法見到妳嗎？」

一陣虛弱的話語飄入腦海，猛地睜開雙眼，不會吧？剛才那是什麼話？

他不會要死了？

撐著地板站起跑到門邊，我猛地拍打大門，瘋狂地大喊，把喉嚨喊啞了也不肯停下。

最後一面也見不得嗎？

我真的再也見不到他了嗎？

我眼神空洞，沒有他，心就像破了洞。

我還沒告訴他我是天上的一名小仙、我也還沒親口對他說我愛他，可是他卻要走了。

為什麼人類的壽命就是如此的短暫？

那又偏偏為什麼神仙沒有壽命之限？

我愣愣地坐倒在地上，好幾幕相處的記憶蜂擁而上。

鼻子一酸，以為又要流淚了，才發現這打擊過於狠戾、一刀斃命，使得淚再也滴不出來。

就當我想在這裡渾渾噩噩地度過，卻想起方才的夢境。

握緊雙拳，我下了個決定。

幾天後，門開了。

### 03.

「後來我去到花妃娘娘那裡，對她說我這次真的放棄了。花妃娘娘或許也是想著那人都死了，我也沒辦法讓他起死回生，於是又再度信了我。」

「她哪裡知道我之後拚命地注意轉世投胎的名冊，見到那人的名字，等他真的出生下來確認後，我使用了辦法，謫仙到人間，投在他家隔壁，這才是為什麼我在人間與他差了十月。」

「再來就是前面和你講的故事了。」我微笑著拍了小仙的頭。

小仙看著我，皺著他漂亮的眉：「可是娘娘，您不是與他度過美好的一生了嗎？可是您看起來還是很悲傷。」

「不悲傷嗎？也只有那生能夠與他度過，未來幾千年也無法見到他了。」我扯著嘴角，試圖給小仙一個好看的笑容。

不管多久，也都無法再見到他了。

我們沉默了很久，他眼神一直盯著我，他撫著我的臉頰，為我擦去眼淚，讓我想起在人間的美好。

我轉過身用著袖口擦著顏面，吞口水後，便緩緩道出：「我再跟你說後面的事吧。」

/

我在那場手術中，死了。

明明手術的風險不高，但我沒了求生意志，上天也是應了我的要求，讓我擺脫人間。

我到死之前都以為死後可以跟他相遇的。

可是，沒有。

死後，回過神來我已經在天庭，前面站的是怒氣沖沖的花妃娘娘。

她不諒解我的決定，也氣我不顧一切只為了一個人類而入輪迴，儘管我的一生對於神明來說只是短短一彈指之間。

「關禁閉。」她若有所思地盯著我許久，最後嘆口氣，只道出這句話便離去。這簡直是我成仙以來的巔峰，相比以往的日子，最近關緊閉的頻率確實有點多。

在房間裡不停整理著思緒，剛回仙庭，讓我不曉得現在到底是不是還在做夢。

還在期待著待會他就會把我叫醒，要我趕緊出來吃早餐。

也期待著他說他要出門工作，出大門前還依依不捨的跟我討個出門吻。

更期待著他工作回來，帶著一身臭味卻硬把我拉入懷裡。

直到我已經認清現實的時候，太陽早已出來數十次，月亮也落下數十次。

上輩子他至死都見不到我，這世換我就算死了也無法與他相見。

也罷，我能與他度過這生便滿足。

「希望他能好好投胎，這次，我便不去干擾他。」

我抱著這個心態度過漫長的禁閉期，直到重見光日的那天到來。

「結束了？」見我久久不語，小仙看著我。

「嗯，結束了。這就是結局。」我道。

我看著即將落下的太陽，把小仙拉了起來，推著他出雲紫庭：「好了好了，跟你說故事也說一整天了，趕緊回去吧。」

小仙踏出大門，轉過身來，夕陽打在他的背部，頭髮好似染了色般。

好像他一樣。

他磨磨蹭蹭、支支吾吾地開口：「娘娘。」

我疑惑地望著他。

「他現在應該過的很好，您愛著他，是他的福氣，會為他帶來幸運的。」像是要給我安慰，他說。

我淡淡一笑：「是啊，他過得很好。」

小仙滿意地笑了，轉身離開。

所以他沒有看見我溢出的那滴淚水。

/

我沒說。

我從禁閉出來的之後很認真的修煉自己的仙法，把自己搞得很忙碌、讓我的腦袋再也沒有力氣想起他。

直到某天，我從花妃娘娘那裡得知他的消息。

「他從遇見妳就是一個錯誤。」她撫過她的裙擺：「我早勸過妳，不要擅自

干涉凡塵的命數。可惜妳聽不進去，偏偏要造成傷害後才能清醒，不見棺材不掉淚。」

「他上一世原本可以成官，並且阻止那場戰爭的發生，卻因為妳的出現，他官也當不成、還造成多條生命的喪失，最後抑鬱而終；而這一世為了消上輩子的業障，聰明的腦子沒了，可是上天見他可憐，幫他留了後路，他是可以保送好的大學的，」她輕蔑地看著我，舔著下唇又繼續：「他卻答應妳無賴的願望，放棄好的出路。妳說，妳是不是他的一場災難？」

我聽著娘娘道出他應該擁有順遂的未來，我無法否認：「是，是我害了他。」娘娘聽見我的回覆，嗤笑一聲，我原本垂著的頭抬了起來與她對上眼。

「妳不只害了他，更負了他。」

知道嗎？

他死後不願投胎，執意等我，卻等不到。

在人間吸收太多怨氣，到處作惡。

在我關禁閉的期間，被人間的道士打的魂飛魄散。

永世不得超生。

《全文完》

## §評語§

### **陳麗娜老師**

故事平淡。

### **林文華老師**

運用時空交錯手法，將前世與今生的故事交疊呈現，故事完整，具有說服力。

### **劉榮傑老師**

寫癡情的仙女下凡熱戀，以悲劇收場，強調人、先殊途，為傳統的民間志怪題材。本作品對仙人之戀愛情節擴大敘述，充分展現仙人的凡心，並以夢境來區分不同的世界，亦具創意。

### **孫吉志老師**

結構完整，人物性格轉變處刻畫不足，結局草率，使情節安排略顯瑕疵，文字駕熟。

### **孫中峰老師**

虛實交錯，馳聘想像，但結尾安排不佳，減損全篇旨意。

### **楊錦富老師**

夢和仙境，都是虛幻。在虛幻中住如縹緲的愛情，又是虛幻中的虛幻。愛情是美，但在縹緲中，反而是虛幻，因為虛幻，所以不真！因為不真，所以結局就是死亡，這樣的歸結，再合以人物的襯飾，故事的悲情似能一躍而出。

## 第一章 孟婆？孟爺？

孟清是一位孟婆，但他是一個男人。這句話聽起來很奇怪，但這的確是地府目前的狀況。孟婆最原本指的是那位煮孟婆湯的女子，也就是孟清的師父，但到了孟清這裡，卻變成了職位的代稱。所以孟清還是常以孟婆自稱，地府的人多半稱呼他孟爺或是小孟先生。對於孟清來說，這世間的所有愛恨嗔癡都是虛妄的，一碗孟婆湯下肚，所有不想忘的不能忘的，都被抹去。孟清總是冷眼看著那些不甘心的魂魄哭的撕心裂肺，最後還是抹掉了眼淚喝下那碗湯。所以孟清從來不信什麼天長地久，也不信什麼至死不渝。

但是有時候孟清常想，為那些執念深重、悲傷的難以言喻的魂魄熬一碗湯，讓他們忘卻一切悲傷苦難，這樣是否也算是某種意義上的救贖呢？長年待在幽冥地府裡，奈何橋旁，聽多了那些哭聲，總歸是有些倦了，所以他常常偷偷翹班跑去人間看那些總是洋溢著笑容的人類，只有這樣他才可以繼續說服自己，他為那些魂魄抹去的今生，都是為了這樣幸福的來世。搖搖頭揮去腦中那些不切實際的想法，孟清提起行囊，悄聲無息的走到地府通往人間的出口——沒錯，他又要翹班了。

「你打算要去哪裡？」一個低沉穩重的聲音在背後響起。孟清全身一僵，帶著心虛的笑容轉過身，一個黑色頭髮，穿著官服的高佻男子用著像是毫無感情一般沉冷的眸看著他，男子便是鬼城酆都的城主——酆都大帝。孟清試圖蒙混過關：「今天天氣真好呢哈哈哈哈哈。」酆都大帝抬頭望了望天：「別以為這樣就可以混過去，又打算回人間看看？」孟清低下頭，握緊手中的行囊，指節用力的發白：「嗯。」酆都大帝無聲的看了他許久，隨即像是不耐煩似的擺擺手：「唉快滾吧快滾吧。你真是我見過最捨不下人間的孟婆。記得回來吃飯。」孟清釋然的笑了，用力的點點頭：「謝謝爺。」然後轉身沒入通往人間的結界。

酆都大帝又在原地站了許久，一道身影站在他的身後，不用回頭酆都大帝也知道來者是東嶽大帝。果不其然，獨屬於東嶽大帝的磁性嗓音自背後傳來：「他又去人間了？」酆都大帝點點頭，像是疲倦至極的揉揉眉心：「不知為什麼每次他去人間的時候我總有種要將自己含辛茹苦養大的女兒送到一堆狼群之中的惆悵感。」「……」很理智的沒有去吐槽酆都大帝奇怪的比喻，東嶽大帝像是在寬慰的道：「他不是孩子了，你別總是為他操心。」東嶽大帝話鋒一轉，語氣帶上了些許揶揄：「要知道，慈母多敗兒。」

酆都大帝：「……」

## 第二章 矛盾先生

今天孟清來到人間還沒多久，就遇上一件奇遇。  
一般來說，他走在路上是沒有人看的見他的，除非是修道者或是天生就有陰陽眼的人，今天他悠閒地走在路上，迎面走來一位男子，面若桃花，眼角還生了一顆淚痣，整張臉長的漂亮至極，可卻有著一雙漆黑如墨的丹鳳眼，眼裡閃爍著冷淡的光芒，整個人如謫仙一般，飄然絕塵，不食人間煙火。

孟清在人間晃蕩了這麼多年，還從未看著長得這麼漂亮又這麼英挺帥氣的人，別怪他形容得這麼矛盾，這男人就是長得這麼矛盾。  
似乎是感覺到他的視線，男子轉頭對上他的視線，微微蹙眉：「你……」  
孟清心底微微一驚，這男子身上的靈力若要說是修道者著實太過勉強，但要說是一般天生陰陽眼的人，又太多了。  
——看來這男子不只長的矛盾，連靈力都很矛盾。  
孟清在心底不太禮貌的評價了一番，面上卻揚起禮貌又溫和的微笑：「是我唐突了，如若多有得罪，還請先生不要見怪。」  
男子蹙著眉看了他一會，才轉身離去。  
孟清看著東北角那陰氣沖天的地方——應當是間醫院——想了想，往那裡走去。  
待他走近醫院時，他卻被靈偵隊的人包圍起來了。

靈偵隊，是隸屬於政府的除靈部隊，赫赫有名到連地府都有所耳聞。當然，這個赫赫有名是對於政府官員跟道士。  
孟清挑了挑眉，不太明白為什麼自己會被這群“道士”包圍起來。  
正疑惑著，一輛帥氣的重機停在人群前面。  
騎士摘下了頭盔，露出一頭耀眼的金髮，來人甫一下車人群便包圍了他竊竊私語起來。饒是孟清耳力再好，也只聽到了“惡鬼”、“逮捕”之類的話。  
男子撥開了眾人走到孟清的面前，指著孟清笑道：「他看起來哪裡像惡鬼了？」  
眼神掃過眾人發現無人敢回話男子便收起了笑容，恨鐵不成鋼的道：「惡鬼惡鬼……最基本的條件就是要有煞氣！可這位仁兄身上的是陰氣！陰氣是什麼？是魂魄身上最基本的氣息！要是被塵塵知道你們判斷錯誤看他不剝了你們的皮！」  
被罵的眾人脖子一縮，散開了。  
男子又轉回來對著孟清：「你好，我是靈偵隊的副隊霍羽。這位仁兄你為什麼會滯留在這裡而不去投胎呢？是不是有什麼冤屈呢？」  
孟清微微一笑，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霍羽也不惱，繼續道：「仁兄你不想說也沒關係，但至少告訴我你的尊姓大名

吧？！」

孟清總算說話了：「我姓孟，名清。」

霍羽笑得很燦爛：「好名字好名字！」

一人一魂正悠閒的聊著天，突然一聲巨響，霍羽回頭望去，一道沖天的煞氣掃開了他的隊員，向這裡衝過來。

霍羽下意識的擋在孟清身前，語調仍舊是一派輕鬆：「仁兄啊你可得好好站在我背後啊。」

孟清眯起眼，看著那道煞氣越靠越近，其中的身影漸漸清晰，霍羽甩出了一張符，那張符化作一道屏障，擋在霍羽跟孟清身前，煞氣狠狠的撞在那道屏障上，孟清看到那道屏障漸漸現出裂痕，霍羽不慌不忙的從懷中掏出一根鐵棍，不知動了什麼手腳一根短短的棍子變成了長長的鐵杖，上面刻著許多符篆，屏障被衝破的一瞬間霍羽舉起棍子擊向煞氣，同時嘴裡低聲念念有詞。

煞氣中的人影發出尖銳的嘯聲，圍繞著的煞氣消散不少，霍羽吐出一口濁氣，正要回頭向孟清說話，卻猛的被一股大力掀翻在地，動彈不得。女子揚起嘴唇無聲的笑了，像離弦之箭一樣襲向孟清，孟清微微後退半步準備禦敵。

電光火石之間，一道高大的身影停在他的身邊為他攔下了攻擊，孟清抬眼望去，那男子的面容因為背光顯得有些模糊不清，但他的耳邊卻傳來霍羽虛弱的聲音：「塵塵！」

被稱為「塵塵」的男子低頭看了霍羽一眼，道：「你好好休息。」霍羽見他來了，心中懸著的大石落下，放心暈死過去。

高大的男子抬起頭看了孟清一眼，孟清這才看清楚他的樣子：墨黑的頭髮，一雙冷漠的丹鳳眼，眼尾旁有著淚痣，這可不是白天那位氣質出塵的「矛盾先生」嗎？原來他叫「塵塵」？

「塵塵」轉身面向那惡鬼，抽出一把桃木劍指向惡鬼，上頭的雲隱隱發出沉悶的雷聲，「塵塵」的聲音穿透雷聲傳進惡鬼耳裡：「滾。」

那女鬼突然衝了過來，「塵塵」將那張符甩了出去，那張符化為一道雷電，擊向那女鬼，女鬼一揮，雷電便偏開了，「塵塵」不慌不忙的又抽出一張符，「塵塵」彎起了唇角，露出一個似笑非笑的表情，女鬼有些疑惑卻已來不及收身，在女鬼近身的剎那「塵塵」用左手的桃木劍狠狠的劈向了女鬼，女鬼尖叫著退開，「塵塵」又甩出右手的那張符咒，符咒化成的雷電準確地擊中女鬼，

孟清身形微動，攔住了還要繼續攻擊的「塵塵」微笑著說道：「已經夠了。不是每件事情都要做得如此不留情面。」

「塵塵」皺起眉，冷冷道：「婦人之仁。」話是這麼說，但他還是停下了手中的動作。

孟清看著他的動作微笑不語，其實他也不是這麼在意這個魂魄到底魂飛魄散

與否，他要渡這魂，只因這是他的工作。

——既是工作，就容不得半點馬虎。

孟清走到女鬼面前，柔聲道：「姑娘，累了吧？還是放下仇恨去投胎吧。」

那女鬼低下了頭，似在哭泣，孟清卻驀然發現其實那個女鬼在笑，那女鬼抬起頭站起身，臉上帶著譏諷的笑意：「真是動聽的話語啊，這位仁兄。要是投胎真的這麼好你自己幹嘛不去呢？」

「塵塵」冷冷的看著她，又想舉起那把桃木劍，女鬼擺擺手：「哎哎哎別急別急，我主要來這的目的可不是跟你們打架，只是想來玩玩而已」見到男子一瞬間凌厲的氣息滿意的笑笑，又轉頭對著孟清道：「說書人先生啊，我叫靜水，要不要跟我一起走呢？這樣一來就可以不用投胎嘍！跟著那位楚阡塵隊長可是沒有什麼前途的。」

孟清收起了笑容，話音冷淡：「不必了。我從不覺得不去投胎有什麼好的，總有人想投胎卻怎麼也投不了。」說這話的同時孟清有些心不在焉的想，原來「矛盾先生」叫楚阡塵啊.....。

靜水見勸說無果便無所謂的聳了聳肩：「好吧，我可是給過你機會的。反正我話已經带到了，要怎麼反應是你們的事。」

楚阡塵垂下眼簾輕撫劍身：「你傷了我的隊員。」言下之意，就是不會輕易的放她走了。

靜水有些輕蔑的道：「那也要你能攔的住我了。」

楚阡塵舉劍：「能與不能，試試便知。」

靜水冷笑了一聲揚手，一道黑霧便向楚阡塵襲去，孟清微微皺眉，閃身擋在楚阡塵前面，手上握著一柄湯杓，楚阡塵見孟清擋在自己身前，冷冷道：「讓開。」孟清沒有讓開：「只憑你的修為是贏不了的。」說著將湯勺一揮，黑氣頃刻便消散無蹤，靜水露出一個奇怪的笑容：「不錯嘛~那這樣呢？」靜水用手結了一個怪異的印，天地間突然發出可怕的轟鳴，孟清終於臉色一變：「喚陰咒？！」

喚陰咒，是個召喚天地間陰魂的咒語，照理來說陰魂就連一個剛入門的天師都可以超渡，但是積少能成多，一堆的陰魂現世，就算是道行高深的天師都得忌憚三分。

話音剛落，一道道淺灰色的影子伴隨著可怕的呻吟聲撲向楚阡塵和孟清兩人，楚阡塵上前一步想將孟清拉到身後，手卻從他的身體裡穿過，孟清將湯勺平舉到眼前，把眼睛閉上，輕聲道：「天地靈魄隱藏汝形，陰陽乾坤遮蔽汝影，聽吾號令，現出真形！敕！」

孟清手中的湯杓光芒大作，刺的楚阡塵閉上了眼睛，再睜眼時，孟清手上握的已不是湯杓，而是一盞燈連著一隻杖，杖身刻滿了符篆，那盞燈還發出了幽幽藍光。孟清將燈對準了那一大群陰魂，喝道：「燈芯燃，眾鬼神，歸陰陽，急急如律令！」

孟清手裡的燈射出一道藍色光芒，將眾多陰魂全部包含在內，霎時光芒大作，

竟比剛剛的亮光更刺眼幾分！

待光芒消散，那群陰魂已歸天地，而靜水也不知所蹤。

孟清手腕一轉，那隻奇怪的兵器又變回了那隻平凡無奇的湯杓，孟清帶著微笑轉過身，正要說話，卻被楚阡塵用特製的手銬銬住了。

楚阡塵一本正經的道：「請跟我走一趟靈偵隊吧。」

孟清：「……」這劇本不對吧？！

### 第三章 審訊

靈偵隊的審訊室內，楚阡塵與霍羽站在孟清前面，一個面無表情，一個笑容可掬。

孟清無奈地揚起手中的鐐銬：「現在可以告訴我為什麼要將我抓起來了嗎？」

霍羽笑咪咪的道：「我們只是有一些事想不通，想問問仁兄你罷了。」

孟清頓時有種「天啊我一定是遇到一群神經病了」的感覺，不過他臉上卻還是一片溫和的笑意：「那你們問吧。」

霍羽斂去臉上的笑意：「仁兄你……到底來自何方呢？我聽塵塵說，你似乎是有引渡魂魄的能力，那一大群陰魂也是被你超度的。」

孟清挑眉：「你們既有答案，又何須問我。」

霍羽認真地凝視著孟清：「仁兄你……想必就是大名鼎鼎的鍾馗大人吧！我從小就非常仰慕您！」

孟清：「……」

孟清覺得，他現在的感受，實在是一言難盡。距離他上一次來到人間，好像不過是幾十年前而已，為什麼他卻已經跟這群少年郎脫節脫得這麼嚴重，難道現在已經沒有人知道孟婆這個職業了嗎？

看著霍羽充滿崇拜的雙眼，孟清都有點不忍打破他美好的幻想，但還是艱難的道：「我不是鍾馗大人，我只是地府……一個負責煮湯的小人物罷了。」

看著霍羽瞬間黯淡下去的眼眸，孟清忙道：「不過不過！我下次定會叫鍾馗大人來看你的！」

霍羽略有些懷疑：「你保證？」

孟清笑道：「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霍羽得了保證瞬間滿血復活：「那還真是多謝孟爺啦~」

孟清微笑著點點頭，突然又發現不對：「等等，你知道我是誰？」

楚阡塵在旁低低的道了一聲“笨蛋”孟清才猛然發覺自己上當了！

要是霍羽真的仰慕鍾馗已久，怎麼可能不知道鍾馗是專門降妖伏魔的？

霍羽笑得燦爛：「我是真的非常仰慕鍾馗大人，能夠得到孟爺的保證，我相信我見到鍾馗大人的日子近在眼前了！」話音一轉，霍羽的笑容帶上了幾分狡黠：「扯回正題，大名鼎鼎的孟爺，為何要來人間呢？」

剛剛被騙過一次的孟清已經有所警覺，況且他來人間的真正目的跟本沒打算讓別人知道。於是他笑著反問：「你說呢？」

霍羽眨眨眼：「仁兄若不說那我們便不勉強了。只是眼下我們還有一件事要拜託仁兄。」

「這便是你求人的態度？」孟清像是提醒一般晃晃手腕上的鐐銬。

楚阡塵上前一步解開他的鐐銬，語調平靜的道：「我有一事相求，還請孟爺留步。」孟清動了動手腕，道「洗耳恭聽。」

楚阡塵看向霍羽，霍羽識相的出去了，待霍羽關上門，楚阡塵從口袋裡掏出一包菸，問孟清：「介意嗎？」

孟清搖搖頭，楚阡塵點起菸深深的抽了一口，在一片朦朧的煙幕之中開始輕聲訴說：「在我八歲那一年，有一位修道者不請自來，為我算了一掛，說我在 22 歲那年有一個死劫，但只要我不修習道術，此劫便能安然度過，我父親與我姐姐從那之後便不讓我修習道術，那死劫也從我的命格里消失了。但是在七年前，有人將我的父親殺害，我的姐姐失蹤了，為了找到姐姐我千求萬求我的爺爺讓我學道術，我的爺爺迫於無奈只好答應了，過沒多久後我的爺爺替我算了一掛，死劫再次出現了，可是卻有了一個變數，有一個超脫俗世的存在也許能夠讓我度過死劫」說到這裡，楚阡塵停頓了一下，那雙漂亮的丹鳳眼凝視著他：「孟清，你就是那個存在。」

孟清張張嘴還沒來的及說什麼，楚阡塵便繼續說道：「我只是想拜託你待在我身邊一年，只要一年，倘若這一年過去以後，我還是沒有找到我的姐姐，我便不會再執著我是否活著。到時，不論我的結局是什麼，我都會欣然接受。」

孟清答應他了。對於他而言，一年並不是一個多久的時間，當然最主要還是因為楚阡塵說的那句話，他說他是他的變數，能夠助他度過死劫，身為一個稱職的孟婆(爺)，他終究是希望這些凡人活的久一點，最好是都活到了無遺憾，這樣奈何橋旁，總該會少一點哭聲了。

#### 第四章 過往

天色漸漸暗下來，孟清早已被放出審訊室，孟清坐在楚阡塵辦公室裡的沙發上，撐著下巴看著窗外，他已經很久沒有看過這樣漂亮的晚霞了，地府雖然也有晝夜之分，但因為終年陰氣繚繞，地府的天總像是蒙上了一層灰濛濛的薄紗，是那樣的灰暗又那樣的不真實。孟清有些愉悅的想，至少這一年來，他都還會有這樣漂亮的晚霞可看。

「走吧。」聽到聲音的孟清轉過頭來，一隻溫暖的大手覆上他的頭，溫柔的摸了摸。

孟清按住楚阡塵作亂的手，頗有些無奈的道：「我知道了。」孟清頓了頓，還是道：「還有.....我身上有陰氣，你還是別太靠近的好。」

孟清實在有點消受不了楚阡塵這種突飛猛進的相處方式，不過才坐在同一個空間一個下午而已，楚阡塵跟他的交情居然已經發展到能夠勾肩搭背了嗎？現在的人類都這樣？孟清覺得他該找時間去拜訪一下當地的土地公了，得好好問問他現在人類的風俗民情。

不過他現在還是乖乖的跟著楚阡塵上車回楚阡塵的住所，楚阡塵的家收拾得很乾淨，乾淨到沒有一絲人氣，楚阡塵將鑰匙隨手放在鞋櫃上，然後轉頭對著孟清道：「我先去洗澡，看你要在這裡幹嘛，就是不要跑出去。」

孟清乖巧的點點頭，楚阡塵在孟清看不到的角度微微彎起了嘴角，走進浴室。

楚阡塵走進浴室後，有些不知所措的孟清呆站在原地一會，突然發現有一個房間在散發出淡淡的光芒，孟清推開房門走了進去，發現是一個擺滿照片的房間，每張照片都有鵝黃色的燈光打在上面，讓每一張照片看起來都那麼溫馨柔和。孟清注意到這裡的照片除了楚阡塵以外還常常出現兩個人，一個是面色冷淡的俊朗男子，一個是眼角有著一顆淚痣的女子，依照五官來判斷，孟清覺得這應該是楚阡塵的父親跟他的姐姐，他不自覺的伸手想要觸碰照片中的三人，眼前的景象卻突然一變，背後傳來了女子溫婉的聲音，孟清全身一僵，慢慢的回過頭去，就看到了剛剛照片中的女子和男子。

孟清：「……」

身為孟婆，他有著一個說不上特殊的能力——窺探他人的過去。孟清發誓他絕對不是故意要偷看的，他也是知道什麼叫做非禮勿視的，只是看著那樣開朗的楚阡塵，孟清非常的想要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才會把這樣一個青春洋溢的少年折磨成那樣不苟言笑的樣子。

女子看著窗外，聲音那麼溫柔，卻有種說不出來的哀戚：「爸爸，我不想學道術了。」

男子背對著孟清，他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聽到那男子淡淡的聲音：「你就是不想學也得學，你是這一代的陰陽司，倘若你不學，便是違逆天命，那麼我們楚家必定會遭逢橫禍，阿塵還小，命中還有死劫，倘若你這個作姐姐的想保護他，就得心甘情願的背負這個天命。」

女子閉上了眼，聲音終是有些哽咽：「為了楚家，哪怕是犧牲我也無所謂嗎？爸爸。」

孟清有些訝異，道法界有三大家——季家、東方家、楚家。季家擅長召魂，藉天地生靈之力為己用；東方家擅長造神兵，精通結界陣法；楚家擅長算卦與雷系咒法，但家族中每隔幾年便會出現一的道法界的奇才，曰陰陽司。

陰陽司出生時天會降下異相，孩子一出生便背負天命，自小就必須受到許多的規矩限制，陰陽司是天道的寵兒，是道術的奇才，卻也被身上所揹的天命束縛著，他們身上所揹的天命便是「保衛天道，護佑天下芸芸蒼生」為了這個天命，很多的陰陽終身都沒有嫁娶，甚至很多都活不到壽終正寢。

女子轉身走出門外，男子的聲音從女子背後傳來：「是爸爸對不起你。」  
女子的腳步沒有絲毫停頓，只是兩行淚痕從她臉上靜靜滑下。  
跟著女子的腳步孟清走了出去，後院裡種著一片孟清不知道叫什麼的花草，女子佇立在那裡看著花草，這時少年楚阡塵跑跑跳跳的來到了後院裡，聽到楚阡塵的聲音轉過頭來，臉上又回復了溫暖的笑意，眼角的那顆淚痣更襯的她得五官艷麗了三分，女子便是楚沚陌：「阿塵，還是這麼莽莽撞撞的，爸爸看到了可是要罵人的。」  
楚阡塵聽到女子的話臉上還是不正經的笑嘻嘻：「哎呀~老爸他捨不得的啦~姐姐你快教我法術嘛~」邊說還邊拉著女子的手撒嬌。  
聽到這話的女子臉上笑容淡了幾分：「學法術可是很辛苦的。你還是乖乖讀書便好。」  
楚阡塵嘟起嘴巴：「你們總說學法術有多辛苦可我看姐姐你分明就很輕鬆嘛！你就是嫌我麻煩不想教我！」  
孟清在心裡吐槽少年楚阡塵的幼稚，他的姐姐學法術當然很輕鬆，畢竟是陰陽司嘛，但是他姐姐為這個身分所付出的代價也絕對不少，況且他的父親跟他的姐姐都是為了讓他避開命中的死劫才如此煞費苦心的將他隔絕在道術的世界外，也就只有年少不經事的楚阡塵才敢說出這話了。能學的不想學，不能學的卻想學，這到底是個什麼樣的道理。

眼前畫面一轉，女子跟少年楚阡塵消失在眼前，孟清感覺有點頭疼，便按住了額角，就看到比剛剛稍微在上一點的楚阡塵從他面前晃過，一群人圍住了他，嘴裡不停的譏諷著他，笑他是沒爹沒娘的孤兒，還有人說他是掃把星，楚阡塵冷著臉，沒有回話，只是身側的拳頭握的死緊。  
待那群孩子玩膩了跑開以後，孟清便聽到楚阡塵低聲的道：「我不是孤兒。我不是掃把星。」孟清的心猛的抽了一下。又聽楚阡塵的聲音更大了一點：「我不是孤兒。我不是掃把星。」話到最後，聲音已然哽咽。

孟清突然很想將那個哽咽的少年攬進懷裡，眼前的場景又是一變，變回了最初的那個房間，楚阡塵倚著門框看著他，語聲淡然：「那是我姐姐楚沚陌和我爸爸。」孟清沒有說話，面容因為陷在陰影裡顯得有些模糊不清，楚阡塵見他不回話微微皺了眉頭，走到他的面前，還未來得及說話，就被孟清攬在懷裡，但是孟清比他矮了一個頭有餘，所以看起來倒像孟清將頭埋進他懷裡。楚阡塵不明所以的也伸手抱住孟清，還在他背上拍了一拍，就聽孟清道：「你不是孤兒，也不是掃把星。我定會助你度過死劫，也會幫你找回你的姐姐。」  
楚阡塵攬著孟清的手僵住了，隨即他用一股更大的力量抱住了孟清，低聲道：「嗯。」說完他鬆開了孟清轉身走到門口，突然回頭對孟清一笑，那笑容好看至極，讓孟清不禁呆立在原地，楚阡塵柔聲道：「謝謝你。」

## 第五章 訴說

孟清愣了一會，才跟著楚阡塵步出了那個房間，剛走出門，便看到楚阡塵坐在沙發上，腿上還放著一台筆電，像是在辦公的樣子。孟清不知為何突然想撥起窗簾向外看去，這一看還真的讓他看到了一個姑娘的身影孤伶伶的站在樓下。這是個魂魄，孟清一眼就判斷出來了，但是這個魂魄有點奇怪。

於是孟清知會一聲楚阡塵之後便下樓找那位姑娘，那姑娘居然是靜水？！靜水就這樣盤膝坐在路邊，像是在發呆。孟清走到了她的身邊，嘴角掛著笑意：「怎麼？又想來找我們『玩玩』嗎？」

靜水笑了，卻有些淒涼：「你可願意聽我說個故事？」

孟清嘟囔道：「之前給你機會你不說現在倒是想說了……」說是這麼說，孟清還是在他身邊坐下了，安靜的聽靜水訴說他的故事。

靜水有一個很喜歡很喜歡的人，那個人是靜水搬家後的鄰居，年紀比靜水大不了多少歲，其實這麼多年過去靜水早已經忘記了最初喜歡那男人的原因，但是只要有那男人出現的地方，靜水總是如影隨形，眼神也從離不開那男人。靜水記得那天的天氣有點灰暗，男人在吧檯後仔細的沖泡著咖啡，靜水就這樣靜靜的看著他，心中升起了淡淡的幸福感，要是能這樣一直下去該有多好。

「靜水！」不知道什麼時候男人已經站到她的面前，與她的臉距離不過一指寬，溫熱的呼吸像是穿過了肌膚直直傳到她心裡，她的心跳驟然的急促起來。不自在的撇過頭靜水有些害羞的道：「幹嘛？」可眼角卻不自覺注意著男人的一舉一動，男人卻翻了個白眼：「看你這樣一直發呆想提醒你我已經打烊了趕快滾。」

「喔。」靜水低下了頭，急促的心跳平緩下來，取而代之的卻是一陣密密麻麻的刺痛，男人從不在她面前為自己的霸道脾氣做任何偽裝，有時她既慶幸男人在她面前的毫無保留卻又痛恨這樣連自欺欺人都沒有餘地。男人不是不溫柔，只是那樣的溫柔從來不會落在她這個被男人定義為「哥們」的人身上。

靜水站起身準備離開，男人卻喊住了她，靜水停下了腳步，男人有些擔憂的望著她：「喂，你沒事吧？這麼沒精神。」

靜水的眼淚像是終於潰堤一般，一點一滴的像是要將所有的情緒倒空，男人嚇了一跳，還來不及說什麼，靜水邊擦乾了眼淚，笑著道：「我沒事，只是最近工作太累了。」說完靜水不顧男人依舊有些擔心的神情轉身離去，男人沒有追出來。靜水有些自嘲的笑了，他從不知道多少次她只因為他的一句話在夜裡輾轉難眠，也不知道其實她不愛喝咖啡，只是因為想見他才每次都藉著咖啡的名義來跟他多聊一些天，這些瑣碎的事情他從不知道，只因為他不喜歡她，所以她的一切他從不知道也不在乎。但既然他不知道，那以後也沒必要讓他知道了。

她已經累了，從年少的輕狂時光到如今他們都已經各自長大，這許多的年頭她從不曾將視線從他身上移開，可他卻永遠不會知道她有多麼喜歡他。

靜水心事重重的走在路上，一陣刺耳的轟鳴聲響起，隨即一道白光將女孩包圍，

女孩蒼白著臉色看著白光越靠越近，像是解脫一般揚起唇角，閉上了眼睛。

## 第六章 託付

聽完故事的孟清沉默不語，靜水輕輕的嘆了一口氣，站起身來拍拍裙上不存在的灰塵，嘴角帶著溫柔的笑意：「好啦，時間到了，我也該走了。」最後楚阡塵走下來時只看到孟清一個人站在街邊，嘴角掛著苦澀的笑意：「看來我真的不適合當孟婆啊.....」孟清邊和楚阡塵擦肩而過邊輕聲道：「走吧。」楚阡塵便這麼看著孟清消沉下去，有點想安慰他卻不知從何說起，他甚至根本不知道為什麼只是遇見了一個魂魄孟清的心情便突然這麼消沉，但孟清的消沉也只持續了短短幾天，幾天後他又滿血復活，繼續幫著楚阡塵找他的姐姐。正當孟清正為沒有線索而焦頭爛額之際，線索便自己送上門來了。

孟清無奈的看著又出現在他面前的靜水：「你又有什麼事了？那天我幫著你逃過鬼差已是犯了律法，要是給崔珏知道了一定會狠狠的治我的罪的！」靜水笑咪咪的：「不是的孟前輩，我很感謝你那天幫我逃過鬼差去向我喜歡的人告別，我已經決定要去投胎了，只是此番前來想請你照顧照顧我的弟弟。」想起那天的事孟清自己也覺得很不可思議，一向奉公守法的他竟然替靜水施了障眼法瞞住了鬼差，不過現在靜水居然又要求他照顧他的弟弟？孟清還是心軟了：「好吧好吧.....你弟弟長的什麼樣子叫做什麼名字？」靜水道：「不就一直在你身邊嗎？阿塵便是我的弟弟。」孟清大吃一驚，眼前這個女子居然就是楚沚陌？不對啊楚沚陌的長相他也是看過的，印象中的楚沚陌是很成熟漂亮的，眼前這個看起來像 15 歲高中生的女子怎麼可能是楚沚陌？楚沚陌見他一臉不信佯作生氣狀：「我可是陰陽司，會點障眼法有什麼不對的？」

靜水又可理解為靜止的水，止水止水，一個水再一個止，可不就是沚嗎？想通了這點的孟清無奈的笑了，又轉而問道：「那你幹嘛一開始不直接說你是楚沚陌就好？還要費這麼大的勁？」楚沚陌嘆了一口氣：「因為我得從各個面向觀察你適不適合照顧我的弟弟啊，要是一開始就告訴你我是楚沚陌，難保你不會在我面前惺惺作態。」聽到這個理由的孟清突然有一種很想揍人的衝動，楚沚陌斂起了笑容：「我已經過世挺久了，大概再過不久警局便會通知你們來認領我的遺體，到時候.....阿塵就拜託你了，想必你也知道我.....為什麼會遭逢橫禍了吧。」孟清當然知道，無非就是因為楚沚陌拋棄了他的天命，七年前當楚沚陌的父親被殺害以後，楚沚陌不僅沒留下來抓住弑父的兇手，反而以此為機會逃開了他的責任，最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對人動了心，一個動了心的陰陽司該如何公平公正呢？某種意義上來說楚沚陌的確是悖逆了他的天命。所以天道才會懲罰他愛而不得且死於非命。

「但是為什麼？為什麼偏偏選擇我來照顧楚阡塵？」孟清還是很疑惑。楚沚陌淡淡的笑了：「誰知道呢？一切自有天注定。」邊說著他的身影也越來越淡，直至完全消失不見。過了幾個禮拜後楚阡塵果然收到了警局的通知，因為他的姐姐被大卡車撞的支離破碎，身上又沒有帶著便是身分的證件，所以這麼久以來都沒有人找到楚家。楚阡塵沉默的將自己的姐姐領回家，直到葬禮結束，楚阡塵都沒有哭泣。只是在當天夜裡在孟清的懷裡哭得聲嘶力竭。孟清猶豫了很久，還是沒有將靜水就是楚沚陌的事告訴楚阡塵，要是告訴了他他可能會為此自責為什麼沒有認出自己的姐姐，還對自己的姐姐刀劍相向。但是這種事情又哪能是這樣說的清的呢？這世上有太多事，無法輕易的斷定對與錯，就像孟清也無法篤定自己做孟婆，究竟是不是個對的決定。

## 第七章 歸途

一年的時間轉瞬而過，一下子便到了孟清要回地府的時間了，楚阡塵站在他的身前，淡淡的笑了：「一路順風。」

孟清點點頭，微笑著看著面前高大俊美的男子，他也在這一年中長大很多，現在的楚阡塵，再也不用他的保護了，他已經強大的足夠保護自己了，不知為何孟清心裡突然有種莫名的悵然若失感，孟清邊這麼想著邊輕輕一揮袖，便回到了地府，看著既陌生又熟悉的酆都城孟清心中有些感慨，他背著行囊走向奈何橋，但越靠近奈何橋，孟清心中的疑惑便越來越大，待走到奈何橋旁，孟清便驚訝的瞪大了眼睛：「楚沚陌？」

楚沚陌笑的燦爛：「酆都大帝讓我當孟婆以贖清罪孽，從現在開始我便是新的孟婆啦~你失業啦~孟爺！」

孟清：「.....」

沉默過後的孟清有些愕然，但更多的是釋然，也許那個人是真的從過去的陰影中釋懷了。

看著楚沚陌的神色，孟清笑著道：「以後，可得好好將這個工作做好。」

楚沚陌連忙點頭。孟清又叮嚀了楚沚陌幾句，便前去向酆都大帝告別。

他到的時候酆都大帝正坐在府邸裡的院子乘涼，周圍艷麗的桃花紛飛，恍惚間，孟清似乎看到酆都大帝的唇角微揚，連帶著那雙幾乎不帶感情的沉冷雙眸也染上了醉人的笑意，當真是一幅好風景。

酆都大帝見孟清站在不遠處，便收了臉上的笑意，又恢復成那樣穩重的樣子，只是語氣帶上了與熟人說話特有的些許溫和：「要走了？」

孟清笑著點點頭，說道：「真是懷念啊.....記得當年我被你救下的那一天，桃花也像今天開的一樣燦爛。」

當年他來到地府時僅剩一縷殘魂，要不是酆都大帝心慈救了他，也許他在當年

就消散在三界中了，為了報恩，所以他才留下來當孟婆。

但是他知道酆都大帝真正想救的人並不是他，而是前任酆帝，也就是酆都大帝的師父。酆都大帝的師父當年也是元神俱毀，消散於三界中的，但是那時的酆都大帝修為不夠高，無法救下自己的師父，於是多年後見到那時僅剩一縷殘魂的孟清，起了惻隱之心救了他。

孟清頓了頓，低聲道：「不論當年你救我的原因是什麼，我都非常感激你.....也非常慶幸能有你這個朋友。以後若是得了空，也可以來人間找我敘敘舊。」語畢便提起行囊轉身：「就此別過，保重。」

直到孟清走出很遠以後，酆都大帝像是喃喃自語的道：「保重，好友.....」

楚阡塵有點理解不了為什麼剛剛離開沒多久的孟清又出現在他家，難道是忘記拿什麼東西？

孟清厚臉皮的微笑道：「不知道隊長大人你們這邊有沒有長期的職缺呢？我可能會在人間長住。」說著說著，孟清嘴角的幅度越彎越大：「如果不介意的話.....我可能要叨勞很久很久。」

楚阡塵：「.....」

楚阡塵覺得自己該嚴肅的拒絕，畢竟他家可不是說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的，但嘴角卻隨著那人的微笑漸漸揚起，最後化為輕柔的一聲：「好。」

## 番外 故人

酆都大帝在不久後真的到人界拜訪了。當孟清打開門看到酆都大帝跟東嶽大帝的時候，臉上的表情驚訝的像是看到了什麼奇觀。向來就比酆都更會交際的東嶽笑著道：「不邀請我們進去坐坐嗎？」

呆愣的孟清急忙讓開了身體讓兩位大貴客進來，進門後酆都跟東嶽這才發現屋裡還有一個男子，面若桃花，眼角還生了一顆淚痣，整張臉長的漂亮至極，可卻有著一雙漆黑如墨的丹鳳眼，眼裡閃爍著冷淡的光芒，整個人如謫仙一般，飄然絕塵，不食人間煙火。

酆都的腦海裡有什麼一閃而過，卻快的他抓不住。男子微微向兩位點了點頭然後轉身走進廚房。

孟清有些尷尬的讓兩位入座，解釋道：「他個性本來就比較寡言，兩位大人莫要見怪。」

東嶽笑著說無妨無妨，孟清也跟著進廚房幫忙楚阡塵，兩人走出來時孟清不知說了什麼，就見那男子揚起了一道輕而淺的笑容，眼裡一片溫和的笑意，霎時猶如一輪明月初昇，驚艷了眾人的眼簾。

看著這笑容的酆都卻一瞬不差的想了起來，這樣的笑容太像當年那個消散在三界內的人！他突然站起身，將東嶽跟孟清兩人都嚇了一跳，酆都略帶急切的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男子臉上的笑容早已收起：「楚阡塵。」

酆都閉了閉眼，當年消散在三界的那人，名字中也帶了一個塵字。之後其他人說了什麼他都没聽清，只是腦中一直回想著當年的事。

待他再次回過神他跟東嶽早已離開楚阡塵跟孟清的家，東嶽臉上帶著漫不經心的笑意：「你今天是怎麼了，神遊的這麼厲害，還有那個楚阡塵，你對他似乎很感興趣？」

酆都停下了腳步：「他長的很像一位故人。」

東嶽捧著下巴陷入了沉思，酆都卻再度起步：「走吧。」不論他是不是，都已無所謂了。就當作是天道慈悲吧。

東嶽若有所思的抬腳跟上了酆都的腳步，兩個人的身影漸漸沒入人海深處。

〈FIN〉

## §評語§

### **陳麗娜老師**

以民間信仰的神界人物為題，語詞平順流暢，惟題旨不明確，視為異聞而已。

### **林文華老師**

結構布局稍嫌凌亂，遣詞用字再加強，故事平淡，不夠吸引人。

### **劉榮傑老師**

小說分為七章，寫地府孟婆至人間的志怪作品，文筆流暢，情節亦見曲折。陰魂除了有法力之外，本文亦將其人格化，最後孟婆的位置卻被他所救的魂取代了，孟婆得以重返人間，故事周延而不乏人情。

### **孫吉志老師**

結構尚稱完整，人物性格亦清晰，但故事發展有諸多巧合，不自然，酆帝對孟清的情誼亦矛盾。

### **孫中峰老師**

陰陽交錯，寓含人生哲理，文字亦可觀。

### **楊錦富老師**

雖是神話色彩，但在娓娓道敘中，卻能明顯透露人物的悲喜離合。篇中，寫神情，寫態度，講情感，講思維，都能切合現實，可以解為淡化神話色彩的人間描摩。

## 【十七朵玫瑰】 尤芃穎

我十七歲，就讀聖城高中，聖城是一所知名的升學高中，每位家長都想把自己孩子送來，雖然是一所貪錢的私立高中，不過學生們多少實力堅強，聖城高壓的讀書風氣，名不虛傳，從校內鬥爭到校外，也逼死了一堆人。

霸凌，其實每個學校都會發生，只是頻率多寡，從一開始學校還會照程序辦理，而今天學校已經置之不理了，也許是還沒鬧出人命吧。

可是現在發生了一件棘手的師生戀，我想大家都會開始關注，事件的男主角是三年丙班的數學老師—白宗，而那位女同學正是我一葉子琪。

我不是社會新聞上表現不佳且行為不正的那種同學，才與老師過度密切的，我一直都是班上的佼佼者，拿過校內校外大大小小比賽的冠軍，我的爸爸是大學教授，媽媽是小學老師，也許你會認為我缺乏照顧，但其實我放學不是待在學校自習就是在補習班補習，生活圈很小，也很單純，可是我也跟大家一樣，我戀愛了，只是剛好我的男朋友是我的老師，在外人看來，一定覺得我們違反社會倫理，覺得我們心態不正，也許你也不看好我的愛情。

新聞事件發生後的當天，學校約談白宗一個晚上，為了避免社會輿論與家長反彈，學校董事、主任、家長會長，紛紛同意白宗離開學校，且認為離開就可以解決一切，白宗自動離職了，他要我這幾天也減少去上學，以防記者的騷擾。

白宗辭職後，我已經一個禮拜不見他，只有短暫的電話聯絡，爸媽也沒多說什麼，爸爸曾是白宗讀研究所時的指導教授，這件事情是我跟白宗交往後才得知的。

我們都以為老師離職與學生不來上學就可以讓風波停下來，但是我們都忘記媒體與網路的強大，沒想到，多數人認為我們應該分手，才能解決問題的根本。

「未成年也吃得下」、「社會觀感不佳」、「沒有倫理沒有道德」

除了白宗被罵得狗血淋頭外，我的評論多半是人生攻擊。

「聽說是女生倒貼上去」、「長的就很婊」、「父母都老師難怪這麼叛逆」

看著 Facebook 上頭的動態，我的初戀成為新聞斗大的標題，變成萬人的箭靶，連不相干的父母都一一牽扯進來，甚至是作為文章，試問這麼有正義的人們，看著一大篇攻擊文章時，會害怕當事者想不開自殺嗎？還是這兩千則言論裡的每個人都能為一條人命負責，我可以選擇自殺，我可以是大家逼我走投無路的，但是我今天選擇面對，我和白宗皆是。

當我們都被輿論抨擊時，我沒有逃避，反而因為愛，使我們更加勇敢，因這件事讓我們對未來重新思考了一次。

「子琪……」當你在電話那頭哭到啜泣只是喊我的名字時，我和你一樣崩潰了。

我們都以為兩個人的勇氣可以阻擋批判的聲浪，甚至我們不會把那些話走入心底，但事實證明了，再堅強的內心不是金剛不壞，我們很平凡，原來一場單純的戀愛也會變質，還需要奢求別人同意？

通過電話的那晚，爸爸載我去白宗家，便開車離去，他囑咐白宗一定要送我回家。

再次看見白宗已經是事件後一個禮拜多，第一眼我們相望沒有微笑，可是他拉我的手走進家門，也倒了一杯溫開水給我。

「白宗，你可以抱我嗎？」我已經淚眼盈眶，我們心中有底，可是我們不願說出那兩個字。

他靠近我，用很生疏的擁抱方式抱緊我，那是我收過最溫暖的擁抱，讓我相信這世界還有救，讓我相信我可以抓穩一切，只要一直用力的抱著，我們就能雋永。

白宗笑了，本來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是我幫他擦乾眼淚，他的招牌魚尾紋又重新展開，他身高不高只多我一兩公分，是個剛好一百七十公分又木訥的男人，他說長不高是因為高中都在讀書都沒認真運動，我知道他在騙我，因為我已經看過他父母親的身高。

三十四歲的他，我們差了十七歲，可是我們不怕一輪的差距，我們差了一個指尖的身高，可是搭起來剛剛好，我們差了十公斤，他說揸我很輕鬆，我揸他也是如此，我們差了零點五公分的距離，就能感受嘴唇的柔軟與心動，以情侶來看，我們之間…算不錯了吧？

「白宗，你可別認為我是個抗壓性超低的女生，我還沒放棄前，我不准你說那兩個字，可以嗎？」

「我知道，我知道妳堅強起來根本不是我可以贏過，我送你回家。」

他摸著我的頭且細心的幫我繫上安全帶，一路上我們沒有說些什麼，我趁著等紅路燈的那短暫時間開口。

「不管遇到什麼事都要一起解決好嗎？」

我用餘光瞥見他點頭，讓我放心了許多，剩餘的時間我透過父母的關係，我開始在家裡自習讀書，也代表在我高三畢業前我都可以在家自學，這樣也好，我可以不用去跟不相干的人解釋我的愛情。

而我的愛情從一開始就是秘密，白宗是我的數學老師不過認真算起來他只有教過我半個學期，上一位老師因為生病請了長假，學校便把白宗從偏鄉調來這裡，白宗畢業後就一直在桃園的山區教書，他是位很負責且風趣的老師，來到聖城高中時，也很受到班上同學青睞。

如果我那天沒有留下來自習就好了，最後我如果選擇視而不見就好了。

那天，我只是去辦公室繳交作業，身為國文小老師的我，抱著一大疊的書，連走路都有問題，就在一個轉彎處，我撞見了白宗，書本如慢動作般的掉落一地。

「老師抱歉。」我趕緊道歉蹲在地上撿起每一本書。

「沒關係，同學沒事吧，自己搬這麼多書喔？」他也蹲下來幫我撿，明明手中資料一堆。

「對阿，因為我們下一節是體育課，老師下令說這節下課一定拿來。」

「你們國文是廖京軒老師喔，他很嚴格嗎？」他望見指導老師姓名，隨意拿

起一本翻來看。

我微笑不語，不敢得罪任何一位老師，重新抱起這些書本。

「廖老師的位置坐我對面，我幫妳拿一點，這樣比較輕。」

「謝謝老師。」

走回辦公室的路上我小碎步的跟著他的步伐，到了辦公桌後，終於放下所有作業時，我跟老師借了一張便利貼寫上未交同學座號貼在電腦螢幕上頭，在我即將離去時，老師叫住我。

「子琪，回去時幫我叫汪旭瑞過來辦公室。」

「好，那要叫他等會來嗎？還是？」

「請他這一節下課趕緊來找我，謝謝。」

當他叫住我名字時，那一刻心跳忽然掉了一拍，我明明知道他是老師，明明知道他對待每個學生都相同，可是我卻多想了，我開始幻想能與老師有多一點互動，甚至更多。

我加快腳步到了體育館，這節課我已經耽誤了十分鐘，幸好老師沒發現有少人，我趁著老師在整理器材時，迅速的躲進人群中。

「老師沒點名吧？」

「還沒，妳怎麼去這麼久？」問話的女生是我的好朋友—阮靜芬。

「廖京軒不在，又很不巧地撞到數學老師，課本全亂、花了時間整理一下順序。」我口氣有點悻悻然，也不禮貌的直喊老師全名，畢竟廖京軒老師根本不適任，也沒資格當我的老師。

「可憐的國文小老師，不過我的那位數學老師都沒叫我做什麼，害我超乏味，而且他連成績也不讓我算，不知道是在防備什麼。」靜芬無奈的說著。

「可能怕我們偷看成績跟同學說吧。」

話還未說完，我突然想起我得跟汪旭瑞說，這節下課得去找白宗老師這件事，我透過一位一位同學傳達，才讓處在最後一排的汪旭瑞接收我的訊息。

「幹嘛？」汪旭瑞皺著眉不解的看著我，語氣特別不耐煩。

「數學老師找你，你這節下課馬上去。」面對他這種不屑的態度，我不好氣回應。

上完體育課的下課時間，我偷偷的觀察汪旭瑞的行徑，他似乎不把我的話當一回事，只顧著打籃球，而我卻不能對他生氣，畢竟他在班上已經不夠討人喜歡，再這樣下去，他會沒朋友。

「靜芬，你幫我叫汪旭瑞去找數學老師好不好？」

「汪旭瑞，我不要啦。」靜芬聽到汪旭瑞三個字後，字字提高聲調。

「可是我講他又不聽，等等數學老師找不到人，我要怎麼辦阿？」

「安心啦，反正下午不是有他的課，他找不到自己會來找啦！」當靜芬說完最後一句時，我們匯聚的焦點是一樣的，遠遠穿著格紋藍襯衫的影像越來越靠近，容貌也漸漸清楚，是白宗老師，他很著急的把汪旭瑞帶走。

下午上課時，數學老師發了上禮拜小考的考卷，我拿到考卷的那剎還以為老

師改錯了，這張考卷當時在算就很沒把握，因沒想到老師把還未教過只吩咐大家要回家複習的章節拿出來考，說起來幸運的是我只略算了大概，還能考滿分。

「這次考試我要特別讚許兩位同學，葉子琪和汪旭瑞同學，他們考了滿分，重點不是滿分，是我說過要回家讀的部分只有他們完成，我說這章節很簡單回去看，有多少人認真看過，看了還是不會嗎？那有弄懂嗎？不懂那為什麼不弄懂？還是都沒看？」

老師面有愁容，「沒錯，你們面對的是明年的學測，可是學測後呢，你可能與自己的朋友分道揚鑣，大家分發的學校都不一樣，你們考的成績有好有壞，但你依舊要繼續學習，且要自主學習，當然的你們不是機器人，我叫你們做什麼你們就完全照做，但只為了考試而讀書，這樣的學習方式是不會長久的，大家能了解嗎？」

我低著頭，小心翼翼的瞥頭看左右的同學的反應，大家只微微點頭，這種訓話也不是第一天聽到，只是當老師這麼說時，我開始愧疚，我發誓不會成為老師眼中的問題學生，而是變成讓老師注意我的人。

從那一次考試之後，白宗老師的每一張考卷我都盡全力以赴達到我要的成績，倒是因為集中投資，國文那方面我已經被廖京軒老師警告一次了，不過我依舊沒理會我國文成績逐漸下滑的事實，某天，廖京軒老師把我小老師的位置取消掉，新上任的國文小老師是常抄襲我作業的郭姿琳，關於這一點我很不屑，竟與郭姿琳變成同一類型的人，也很佩服老師挑選幹部的眼光，不當小老師之後，再也沒正當理由在辦公室出沒，我只能假借陪同數學小老師繳交作業，才能合理的接近老師。

「子琪，妳數學成績一直很好，平常花很多時間在數學上嗎？」靜芬剛好去廁所，獨留我一人和老師在辦公室。

「對，因為還滿喜歡數學的。」

「看的出來，而且妳的基礎很好，都是自學還是有在補習？」

「也有在補習，可是我們補習班的老師教的沒有很好，所以我還是靠學校老師上課為主。」回應他的提問時，我害怕耽誤到他一分一秒，每當我想誠懇表達，卻被緊張亂了手腳，話都湊不上來。

「這樣你是不是該換個補教老師了，所以對於你來講數學並不難吧？」

「不難。」

「我聽靜芬說，妳成績不錯，我覺得朋友間可以互相切磋是好的競爭，不好的也要進步改變，靜芬在數學這方面的確需要加強，妳能當她的小老師教她嗎？」

教阮靜芬數學，我懷疑我是不是聽錯，我過去的數學作業，是我每天打電話拜託她教我算的，靜芬對數學的敏銳度比我高出很多，要不然以前數學老師怎麼會挑她當小老師，當白宗提出這項要求時，我頓了很久。

「老師，你是不是搞錯了，阮靜芬的數學不用我教她，反而是我需要她教我。」

「靜芬這幾次的考試都沒有及格，我不知道發生什麼，這成績非常不尋常，考的分數不是及格門檻，而是低於及格門檻以下太多，妳是她的好朋友，靜芬最

近發生什麼事嗎？還是談戀愛了？」

「她如果家裡有事，她都會跟我說，據我所知她沒有交男友。」

「我知道了，我會希望是妳指導靜芬數學，是因為你們剛好是朋友，多互相學習是好事。」

「老師，打鐘了，我先回去。」我趕緊加快腳步離開，與數學老師同在一個空間簡直令我窒息，倒是阮靜芬怎麼了，關於學業退步這件事，他字字未向我提，我們之間一直有個默契，當事人未提之前我們都不會拆穿對方，就算早已看穿了對方的行徑。

我並不想讓白宗老師認為靜芬的成績並不優秀，回家後，我開始反思自己能用什麼方法讓我與靜芬一同進步，於是，我試著約靜芬寫功課，而她拒絕了。

「哈哈，葉子琪，妳很無聊，我們幾百年沒一起做功課了。」她匆忙地將書本收進書包，她的舉止明白地拒絕了。

「哪有幾百年，妳說話很浮誇，可是妳回家又沒有要補習，自己寫不如跟我一起寫，而且不會的我們還可以一起討論，我最近真的課業很多問題，拜託溫柔婉約的靜芬，教教我。」我拉下臉來求她，這要求若是靜芬提的，我肯定像她一樣婉拒，我無法想像兩個偏愛孤僻的人要聚在一起寫作業的怪樣子。

「不行啦，我等會還有事，我們改天再約。」

「靜芬，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若妳不想回答可以不要回答。」

「怎麼啦，妳問呀？」

「妳是不是交男朋友？」

「神經病喔，我還以為妳想講什麼。」靜芬無奈笑著，看起來真的是我誤會。

「也是啦，原諒我問了個蠢問題，因為我總覺得妳最近怪怪的，沒有就好，有事記得找我，知道嗎？」

「知道啦，我先走，拜拜。」她快速揹著書包離去。

我打了個如意算盤，在爸爸還未來接我下課前，我設定自己十分鐘把國文一半註釋背完，一來我可以趕緊完成我的事情，二來與其休息不如先讀完再休息吧，接著，我聽見了樓上傳來巨大的聲響，這時學校通常只剩二樓的學姊們留校自習，可是聲音是從樓上傳來的，我坐不住，我背起書包，循著聲音的方向小心走去，聲音的出發點是四樓的教室，正好那教室的樓下是我們教室，翻桌的聲音才如此清晰。

我簡直不敢相信盛傳已久的霸凌事件，活生生在我眼前，而我參與事件的經過，我小心翼翼的躲在角落深怕被發現，只能依靠那微小的空隙窺探一切。

女孩傳來淒厲的哭聲，他們一群人大聲咆哮著，地板上散落著制服與書本。

「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對不起有用嗎？抬頭看我。」「哭什麼啊？該哭的是我吧。」

我沒有多餘時間留在原地，也不敢想她可以整理情緒當沒事的回家嗎？如果她一時衝動想不開怎麼辦？會不會明日學校當作什麼都沒發生。

翌日，太陽仍舊高高掛起，我繞過了他們班，並沒有覺得任何不同，也未聽

見昨日的八卦，是因為沒人通報給學校嗎？我一整天為此若有所思，我的怪異行徑也被座位的鄰居發現。

「葉子琪，妳還好嗎？我看妳一直發呆。」

「沒事，我在想事情。」我那一刻真的想大喊我不好，我藏了一個秘密卻不能跟誰說，說了的話，我會不會因為告密受到報復，可是不講，她想不開自殺怎麼辦。

她有來上學嗎？我到了下午才突破了盲點，假設她還有勇氣上學那根本不用擔心她到底會不會想不開，我藉著打掃時間故意上樓，照理來說高年級不會往低年級層樓走去，被逮到的話的確很需要合理理由，剛踏上階梯時卻被汪旭瑞叫住。

「葉子琪，妳要去找她喔。」

「我沒有啊，我沒有要找誰啊。」

「喔，我誤會了。」汪旭瑞立馬轉身。

「等等你別走，你跟我講的是同一件事嗎？」我小心談話，不想引人注目。

「我不知道妳指的是哪一件事？」他連想都沒想，就了當問我。

「昨天、放學、樓上…」我小心說出一些關鍵字，希望他能跟我在同個頻率上，因為有可能世界上只有我們兩人是事件的證人。

「霸凌……」他默契地接下關鍵字，我示意點點頭，然後比個噓的手勢。

因為同是事件的目擊者，我與汪旭瑞有了共同話題。

「我希望這事情是我們的秘密，不要告訴任何人行嗎？」

「放心，我不會說出去。」

我們常常關心那位受害者—鄭欣宜的生活，保護欣宜回家成了汪旭瑞的日常，他雖然個性古怪，不過常常弄出一些有用的線索，我們倒是推理出事件的來龍去脈與加害者是誰，在我與汪旭瑞這密切的互動後，靜芬敏銳地察覺了什麼。

「你們是不是有事情瞞著我啊。」靜芬手還握著掃把，站在我們中間，她毫不考慮汪旭瑞在場，就直截了當的質詢我。

「沒有阿，我們在討論停車場的貓咪失蹤了。」我說謊不打草稿一邊編著謊言看著汪旭瑞說。

「妳說那隻白色貓咪嗎？怎麼會失蹤。」靜芬著急地的握著我的手，我為自己編的謊言感到羞愧，但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我就是也不知道，才問騎車來的他。」我苦笑著把話轉移到汪旭瑞那，自己先開溜，就當我漫不經心的轉頭時，我看到白宗老師和別班的班導，相談甚歡，我利用靜芬去問明天數學考試的問題，他倆才離散。

看到白宗老師身邊充滿了文學、氣質、優雅的各式各樣優秀的女老師，我猜不透老師到底喜歡哪一種型的女生，才會到現在還單身，他笑起來有可愛的魚尾紋，彎起來的眼角像月亮，面對老師我經常忽遠忽近，當我靠近了他，我就會怦然心動，一樣的，當我離開了他，我就會暗自神傷。

我已經準備好最完美的自己站在他面前了，只期待他能看見我。

但這一次的考試，是我這學期考最差的一次，拿到考卷後我埋頭苦算，彷彿掉到深淵，幸好下午的班會是討論畢業旅行，我才恢復了精力，最大的原因是白宗老師也會一同參與。

「妳不是討厭汪旭瑞嗎？最近看你們走很近，在調查什麼嗎？」靜芬冷冷地看著我說，最近為了欣宜的事情，每日讓我心神不寧，倒是疏離靜芬很久。

我與汪旭瑞的愛管閒事或者想保護欣宜的好意，已經介入了霸凌事件，汪旭瑞簡直是柯南，總是能將線索抽絲剝繭的推敲出什麼，但是他這次的答案，讓我很訝異。

「欺負鄭欣宜的主謀是阮靜芬。」

「怎麼可能？靜芬又沒有男友，你不是說鄭欣宜是因為搶了人家男友才被打。」

「妳自己看。」

他將手機遞給我，照片裡是一對牽手的情侶，那女生是阮靜芬，她的長相我不會認錯，她談戀愛了並沒有跟我說。

「這件事就先到這裡打住，我們不要再繼續查了。」

「妳是害怕傷害妳朋友吧！」「但是她同時也傷害了欣宜，我會找出來那些人，我不會讓他們這麼好過日子。」

「汪旭瑞，你可以不要這樣嗎？不要再查了，我求你。」

「我在鄭欣宜的身上看到了很多疤痕，妳不會知道一個人活在恐懼裡有多害怕，看到她，我好像看到自己，我不幫她，難道要為妳所謂的義氣，當做視而不見嗎？」汪旭瑞掀開衣服，腹部上分布著瘀青，那畫面與責怪的話語我不會忘記，在面臨友情與正義的選擇，我選擇了友誼。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每天上學都希望見到鄭欣宜，偷偷看到她，就覺得她還平安就好，心中的愧疚就能少一些，而我跟靜芬像往常一起嬉鬧、讀書、談天說地。

「子琪，我等會要去找數學老師拿東西，要不要一起去？」

「好啊。」

我開始在期待畢業旅行，雖然行程很無趣，不過想著白宗老師會一起去就覺得挺開心的。

畢業旅行並沒有強制參加，汪旭瑞並沒有參與，他變得不太主動跟我聊鄭欣宜的近況，偶爾，我過問了一些，他才肯說。

這次旅行，我決定豁出去了，我有預感，白宗不會拒絕我。

我們像個小跟班跟著教師群一起行動，幸好平時和其他老師都有打好交道，他們並沒有拒絕我和靜芬跟隨著。

「白宗老師，這裡還有一杯咖啡，請你喝。」

「謝謝，美式嗎？」

「對啊，你平常喝美式嗎？還是拿鐵？」

「喝美式居多，我有點咖啡因成癮，一天不喝，就提不起精神。」

「我也是，而且帶學生超累。」

我坐在椅上，靜靜地聽著大人們聊天的內容，白宗和女老師聊天，話很投機，沒有間斷過，但我對於他們談天的內容，一概不通，只覺得無聊。

第二天開始，我才和白宗搭上話，雖然都是一些閒話家常，不過是好的開始，第三天是旅行的最後一日，行程是遊樂園，對於懼高症的我，來遊樂園是最浪費錢的行程，我拿了餐卷後就和朋友分散行動。

幸好遊樂園裡還有許多兒童劇場能觀賞，我消磨了不少時間，我準備走出門後被人叫住。

「葉子琪，你來看這個哦。」那渾厚的聲音是白宗，我開心地轉頭。

「對啊，因為我不敢玩遊樂設施，老師你也來看這個哦？」

「是啊，想說來打發時間，我剛有看到你，妳好像在我前面吧！從後面看起來一個人超可憐的，哈哈。」

「老師你很壞，那幹嘛不叫我？」

「那時候劇場開演了啦，妳現在有要去哪嗎？」

「想說隨便走走，看看動物也好。」

「對哦，好像可以搭車看動物，不然一起去啊？」

「好啊！」

他坐在我身旁，這是我們最近的距離，我們望去的視野一樣，那天，老天很眷顧我，我偷偷拍了白宗好多相片。

「老師，我剛有拍你，這張還蠻好看的。」

「是哦，我看一下。」

「不錯耶，拍的很上相，可以傳給我，我就可以換大頭貼了。」

「好啊，那你給我 ID。」

我如願加了白宗的 Line，把好看的照片傳送給他，我知道我不能常常傳訊息給他，這樣太過於明顯。

所以，我學會了一招，常常三更半夜算他出的功課，傳訊息跟他討安慰。

「想睡了，卻還沒寫完。」我附上一個可憐哭泣的貼圖。

「那下次先寫我出的作業，哈哈。」他回我一個無可奈何的貼圖，「早點睡，妳才有精神算數學。」他回我一個晚安的貼圖。

我們維繫對話幾個月後，我終於單獨約白宗出來，因為隔天就是西洋情人節。

「課業上有什麼問題嗎？」

「不是課業上的問題，是我本身的問題。」「我們先去搭摩天輪好不好，我長這麼大都還沒來過。」

「妳不是怕高？」

「有你在就好了。」我們分別坐在車廂的兩側，緩緩升起的摩天輪，讓我看見了全台北的夜景，直到上升到制高點，我才開口。

「超漂亮。」「我今天可以不要叫你老師嗎？」我凝視著他的雙眼。

「好啊，發生什麼事嗎？」

「我現在說的話，不管答案怎麼樣，我都沒關係。」「白宗，你知道嗎？認識你就像我解不出的數學難題，喜歡你就像台北繁華的夜景，很讓人著迷，讓我想破解答案。」「我喜歡你，白宗，你喜歡我嗎？」

白宗沉默很久，「我現在沒辦法給妳一個答案，很抱歉。」

我強忍著淚水，直到我們下了車廂。

他禮貌性地向我再見，我看著他的背影越來越遠，我再也忍不住眼淚潰堤，蹲下身來摀著臉哭泣。

我們這不尋常的關係，一直到我考完了段考，白宗主動約我去踏青才解脫。

「我欠妳一個答案，我們在一起吧！」

我談戀愛了，我知道這是秘密，我並不打算告訴任何人，我想他這幾個禮拜，一定經過了天人交戰才做出這項決定。

就當我每天沉浸在戀愛的滋味，完全沒有料想到鄭欣宜已經休學，某一天的放學，汪旭瑞到走廊接完電話後，就不發一語的坐在教室很久。

「你還好嗎？」我走向他面前關心，只見他眼眶淚水打轉，他揉揉眼睛把淚水抹乾，起身揸著書包離去，汪旭瑞走了後，我還愣在原地。

「昨天心情不太好，不是故意不理妳。」汪旭瑞說完後便放了一張紙條在我桌上。

紙條寫著，「鄭欣宜休學了，她在醫院治療，可能要一段時間才會好，也許一輩子也好不了。」一瞬間汪旭瑞的反常都有了解答，這幾個月下來，他陪伴欣宜走過最陰霾的日子，是最用心也是最真心的朋友，如今欣宜的精神狀態惡化，他一定很難過。

他傳來一則語音，我點開語音，「不要打我，妳不要過來，我求妳了。」內容是鄭欣宜歇斯底里的哭喊。

「怎麼會…」我聽的好心寒、好生氣，為什麼一個好好的女生會被霸凌到休學，這一次我不想被友誼綁架。

我大力拉著靜芬的手腕到樓梯口，「妳怎麼會這麼可惡。」

「妳幹嘛啊？」她甩開我的手。

「鄭欣宜，她住院了，妳為什麼還不放過她，怎麼可以這樣欺負人。」

「那是她自找的，她活該，她賤。」

「口口聲聲說她搶妳男友，妳男友自己也要負點責任吧，我真的沒想到妳那麼壞心，可以把人逼到休學和瘋掉，我都快不認識妳了。」「這次我不管怎樣，我都要告訴學校。」

「妳去講啊，妳不要妳以為妳沒把柄，少在那邊利用我、調查我，看了就噁心，我以為來一個汪旭瑞還不夠，現在還多妳來摻一局，妳有種就去說啊，大不了我只是把妳跟數學老師有一腿的事情講出去而已。」阮靜芬輕蔑的瞥眼笑說。

放學後，我立刻把霸凌的始末告訴校方，但沒有人知道事件程序到哪了，可是阮靜芬將我的私事爆料給媒體，新聞隔日就出來了。

我對於社會及學校非常失望。

在家自學的日子，剛好能好好讀書，應付學測，我的目標就是當白宗的學妹，距離學測倒數越來越近，我的心情更是忐忑，白宗要我放寬心面對考試。

「妳一定可以的，相信我，妳一定可以的。」

白宗陪著我經歷了大考，我自己有預感，應該考的不錯，幸虧因面臨考試，我遠離了電視和手機，新聞那玩意？我也不怎麼看了。

「考完了，妳能好好放鬆了，之後帶妳出去玩。」

「真的嗎？」

「真的，有想去哪裡玩嗎？」

「我想去平溪放天燈，也想去花蓮散散心，去那看山看海，感覺很棒。」

「那兩個都去，反正我現在也在好好沉澱，我們有的是時間。」白宗苦笑著。

白宗開車帶我去花蓮旅行，我們愜意的喝著咖啡，靜靜的望著汪洋的大海，也許是寒假的關係，人潮也特別多，白宗總是在人群多時，放開我的手，我知道這是為了不讓別人投射眼光在我們身上，但是這舉動，讓我很鼻酸。

就在我們在觀光勝地看風景時，巧遇了白宗的舊識，他們不免俗的挑了間咖啡館，好好坐下來聊聊天。

「嗨，好久不見，請坐。」「這是我的…」白宗想介紹我，卻被她打斷了。

「她，我知道。」她不屑說著。

「那我就不多介紹，子琪，她是我之前大學的同學，現在在補教業是名師哦。」

她同意說法的點頭，我夾在他們之間，心頭有些矛盾，那女人從進門後就沒正眼看過我，說的話也是拐彎抹角的影射我，我很想起身離開，就在白宗正好去洗手間時，我和她對上眼。

「說真的我無法同意你們的感情，妳還很年輕、條件也很優秀，未來追妳的人一定很多，適合妳的人不一定是白宗，妳不是非他不可。」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同意，但是我跟白宗是真心相愛，我相信只要兩人夠堅信並相守這段感情，我們一定會長久。」

「妳看的不夠遠啊，妳還有大好前途與未來，但是白宗的未來已經被妳毀掉了，妳認為他還可以回學校當老師嗎，別人會怎麼看待他，一個跟未成年學生交往的老師嗎，他已經三十幾歲了，我們辛苦努力這麼久，不就是要發光發熱嗎？所以我看他為了一個小女生犧牲這麼多，我感到很可惜、很不值得。」「愛情的本質沒有錯，錯的是你們相愛了，不能與學生談戀愛，這是我們身為老師最後的自覺。」她一臉尖酸刻薄。

我沒有回嘴，那是我對於一個長輩的尊重。

「我先走了，跟妳老師說我還有事情要處理。」她加重語氣說著。

睡前我一直在想那個女人說的話，我是不是間接害了白宗，我害他被指指點點，害他不能當老師，害他失業了。

「妳在想什麼？怎麼還不睡？」他呢喃抱著我說。

「我在想，我們最後會不會因為很愛對方，所以分開。」

「不要胡思亂想。」他在我額上親了一下。

怎麼可能不多想，我連我愛的人，都無法保護。

學測放榜後，我的成績穩上目標的大學，白宗的朋友介紹了份工作，聽說在南部，我心底有底，白宗這次會離我遠去，分手，只是早晚，我更害怕白宗怕傷害我，努力的硬撐著。

「我這個暑假後要去南部教書了。」他喝了一口咖啡，依靠在引擎蓋上說。

「恭喜你。」我並沒有多問什麼，只為他感到高興。

「白宗，我們分開吧！」我咬著牙，沒等待他回應，就快走進家門，關上門後，我忍不住嚎啕大哭著。

一轉眼，我高中畢業了，畢業典禮上，我並沒有一絲悲傷的情緒，這三年只是我人生的一小部分，可是卻改變了我的人生，阮靜芬早在事件爆發時轉學，那是她做過最對的決定。

「學姊。」「學姊…葉子琪學姊。」就當大家紛紛散場時，一個聲音著急的叫住我，我回頭一看，是鄭欣宜跟汪旭瑞。

「學姊，畢業快樂，謝謝學姊都會關心我。」她燦爛的微笑著，把小熊花束遞給我。

「謝謝你們。」收到她的祝福，是我畢業典禮上最大的驚喜。

「好久不見。」汪旭瑞開口對我說。

「是啊，真的好久不見。」我語氣透漏些許感慨。

返家後，我意外收到一個十七朵玫瑰的花束與小卡片，我知道那是他的字體，分開後很長一段時間，我說服自己不去想念他，不過看到這束花時，又勾起了種種的記憶。

「Dear 白宗：最近過的還好嗎？謝謝你的畢業祝福，我查了十七朵玫瑰的花語，我明白你的意思，謝謝那段你愛我，我也愛你的日子。你還記得嗎？整天抽空去教師室，莫名其妙找你的小女孩，每一次見到你就很開心。喜歡上你，讓我比其他人多了勇氣與勇敢，我從來不會後悔愛上你，你也是嗎？很像我一直知道，我們的愛情一定走的坎坷，可是我卻知道，事實就算殘酷，只要有你相伴，就能迎刃而解，當然過程中，你犧牲了很多，其實我都看在眼底，可是我無能為力，於是我常常感到自卑與自責，未來我會更獨立然後挑戰更多新事物，成為你優秀的學妹，祝福你。」

## §評語§

### **陳麗娜老師**

故事平淡。

### **林文華老師**

探討師生戀與校園霸凌的題材，觸碰社會禁忌，行文平順，但不夠深入。

### **劉榮傑老師**

寫實作品，反映中學教育之種種為社會所不容的現象及社會的批判。小說主角是一位熱忱的學生，關照被霸凌的同學，布料自己的一段師生戀被曝光了，引起社會撻伐；但主角以鎮靜態度處置，家人亦配合，恰與世俗成反照。文章構思縝密，情節發展安排得體，並充分展現了小說人物的不同性格。

### **孫吉志老師**

結構完整，人物性格尚清晰，故事穿插不覺突兀，高中師生戀雖是忌諱，卻仍刻畫純純的愛。

### **孫中峰老師**

故事反映校園霸凌與師生戀問題，線索巧妙結合。

### **楊錦富老師**

十七朵玫瑰-正象徵十七歲。十七歲，帶來的是師生的戀情。戀情當然沒有結果，但在流逝的歲月中，仍然烙上不可磨滅的印痕。畢竟師生的戀情在現今的教育體系及社會環境中不被允許，然而它還是存在，無論如何，理性處理仍然重要，這篇小說以玫瑰的唯美始，也以玫瑰的唯美終，表達了愛情的浪漫與懷想。至於結局如何，就有待於讀者的遐想了。

**【最愛，罪愛。】**

張祐寧

劇情僅為想像虛構，

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快跑。

不然會被抓到的。

我在漆黑的巷子裡不斷地奔跑，沒有方向、沒有目標，跌倒了也不管，任由著地上的泥濘沾染我的鞋子甚至是飛濺到了衣服，只是基於求生意志的一直跑一直跑。

最後累了，在附近的廢鐵皮中躲藏。不躲好的話會被抓到的。

睜開眼，眼前紅紅藍藍一閃一閃的是什麼呢？

「小朋友，你醒了嗎？」

將意識從恍恍惚惚的遠方拉回來，努力聚焦在眼前正跟我說話的人，看著他胸前的標誌，啊……原來是警察啊。我想。

「弟弟，你有印象你剛剛在鐵皮工廠那昏倒了嗎？你怎麼會跑到那呢？」

對了，我躲在廢鐵皮的，然後……是因為太累睡著了嗎？

「弟弟，這裡是你家對吧？」

「你家除了媽媽，還有其他可以聯絡的人嗎？爸爸呢？」

看著眼前正圍起封鎖線的破舊屋子我木訥的輕輕地搖搖頭，家裡只剩我跟媽媽相依為命了。

「這樣啊……那你怎麼會跑到那邊去呢？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嗎？」

……

「弟弟，這樣問好了，平常媽媽有什麼奇怪的舉動嗎？或是有什麼人會討厭媽媽嗎？」看著眼前的人正焦急的問著我，彷彿希望我給他什麼提示般，而我只是呆呆的直視前方。

……

「被抓到…」努了努嘴巴我艱澀的吐出了幾個字，「會被抓到……」

「被誰抓到？弟弟你大聲一點，是被什麼人抓到嗎？你有看到是誰嗎？」

抬起頭，看向那間我和媽媽一起生活的小房子，逐漸把意識拉遠，不再理會前方的人到底問了什麼，只是重複著同樣的話，「被抓到…」「會被抓到的……」

「唉…可憐的孩子。」說完，他便站起身走向附近正在圍觀的鄰居們。

我的媽媽死了，我親愛的媽媽被殺死了，我最愛的媽媽倒在地上睜大著雙眼死掉了。

原先鎖定為情殺案的事件，但因為現場蒐證不足，加上對方有充分的不在場證明，於是在找不到犯人的蹤跡下，藉由在家中找到的大量帳單催繳單、高利貸的討債書等，這起案件被判為因為債務積欠導致壓力過大而服毒自殺，接著我被送往了鄰近的孤兒院，而這起事件也就這樣落幕，慢慢被世人淡忘。

但是我會記得，怎麼可能忘得了呢？看著眼前那女孩正在做菜的背影，是阿！好像媽媽呢。

「小朋友們！這位是今天開始加入我們大家庭的徐皓禹喔！皓禹，來跟大家打聲招呼。」

「……」抬起頭掃視了一圈坐在面前正在看著我的大家，我默默低下了頭。

「沒關係，我們皓禹可能剛開始進到這個大家庭還有點害羞，要請大家多照顧他哦！」

「好！知道了！」說完，一群孩子嘻嘻笑笑地跑過來圍著我，一時還真的有點不知所措呢！既然不知道該怎麼一一回答這些人的問題，索性決定乾脆不要回答吧。

大家對我真的都很好，可是我不能融入，不，是我不想融入。

突然有天一個綁著雙馬尾的女孩拍了拍我的臂膀，「欸欸，我叫許芮桐，你可以叫我桐桐哦！我可以叫你皓皓嗎？」那鑲在臉上的燦笑讓人很難忽視她的存在，尤其是她講的那段話，更難忽視。

「徐…睿彤？」

「不是徐啦！是許，許、芮、桐。」女孩一個字一個字的加重語氣唸著，邊唸邊寫在白紙上頭，好讓我能更明白她的名字是由哪三個字組成的。

「許芮桐……」愣愣盯著白紙上那算工整的字體，原來是許阿，跟媽媽的名字好像哦。

我想可能是這個原因，讓原本不想融入這個地方的我，放下了原本的警戒。慢慢的，我跟桐桐越來越好，不管做什麼事總是形影不離，有她在的地方就不會少了我，而她也總像媽媽一樣保護我、照顧我。

「欸！哈囉，該回神囉！」女孩的手在眼前揮了揮，「在想什麼啊？想的那麼入神。準備吃飯了，幫我擺一下餐具吧。」說完便將手中的碗筷遞過來交給我擺放在桌上。

「在想我們第一次遇到的事啊。」走到女孩身後輕輕地環抱住她。連髮香都跟媽媽一樣呢。

「你是說你把我名字聽錯的那件事嗎？」女孩輕笑，「不過，沒想到我跟你媽媽的名字那麼像呢！真的好巧喔！」

「是啊！真的很巧呢，可能是媽媽特別派妳來代替她陪伴我的吧。」把頭埋進桐的頸項中，輕輕地啄吻著她纖白的肌膚。

「皓，」將頭往後輕輕依偎在我的胸膛上，「我很高興你媽媽能夠選我來陪你。」

「我更喜歡妳叫我皓皓。」懲罰性地咬了一下桐柔軟的耳垂，感覺到懷中的人兒顫抖了一下，耳朵是她最敏感的地方呢。

「好啦！皓皓，別鬧了，要吃飯了。」聲音軟了下想掙脫我的懷抱，但這樣更讓我不想鬆開了，「可是，我更想吃妳……」說著邊將她轉身往牆上壓去低頭索取她的吻。

「嗯……等、等一下啦……」紅著臉喘氣嬌嗔地推打我的胸膛，「我煮菜很辛苦欸！不能不吃啦！」

「好，那吃完再繼續好不好？」將她鎖在我與牆壁的中間，頭靠上她的肩窩撒嬌的說著。

「如果我說不行，你一定不會讓我離開的啦，這算哪門子的撒嬌，根本就是威脅嘛！討厭鬼。」用雙手捧住我的臉還用力地向內擠壓，「但我偏偏就喜歡你這樣的討厭鬼啦！」然後在唇上落下她的吻後就鑽出縫隙跑到餐桌椅上坐下。

「妳這樣真的很撩人呢，小淘氣。」搖搖頭，跟著坐到她的旁邊，她已經替我添好飯也夾好了我愛吃的菜，就像媽媽從前那樣，真好呢！

我陶醉在此刻的幸福中，以為這樣單純平凡的幸福能夠一直持續下去……

「桐……妳一定非去不可嗎？」看著眼前背對我正在收拾行李的女孩，我哽咽地說道。

聽到我無助的話語，桐轉過身抱著我，「對不起啦皓皓，我也不想離開你！可是這是公司安排的，而且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期待了很久呢……」輕撫著我的髮，我聽出桐話語中雖然不捨但卻堅定的語氣。

這次她的公司開放僅限三個的名額能到台北的總公司去實習，並協助接待外國有名的廠商與其洽談。這是一個多麼千載難逢的機會我也明白，桐為了這次機會做了多少的努力我自然也是看在眼裡，每天忙到三更半夜不說，隔天又要早起到公司，打的那些文案量連我看了也覺得不捨，現在終於讓桐爭取到這夢寐以求的名額，我又有什麼辦法去阻撓呢？

而我又因為自身公司的關係沒辦法陪她去。但我真的很不安，很怕她會像媽媽那樣……「好啦皓皓，就半年！半年以後我一定會馬上回來陪你的！」輕撫我的臉頰，拭去了什麼東西，「所以你不要難過嘛，你這樣哭我要怎麼捨得離開啦！」原來，想著想著我竟不自覺地流下淚水了。凝視著桐的雙眸，抓到了她因為我而感到兩難的神色。真丟臉啊！因為自己的不安就想這樣裝可憐的強留人家嗎？明明自己也知道她多麼看重這個機會。

用手胡亂抹去臉上的眼淚，「我知道了！半年，我會等妳的。不，不管多久都等。」深深的擁抱她，想讓她感受到我的支持，也想讓她感到放心。「謝謝你，我最愛你了。」我們緊緊地擁吻著，我明白懷中的可人兒是我能放心的，我知道，且我相信著。

度過了將近五個月沒有她陪伴的時光，起初我們總是會利用睡前時間視訊並分享生活中發生的大小事，但隨著我們倆的工作量增加，每天總是早出晚歸的，常常作息時間對不上，漸漸地我們聯絡的時間越來越少；回訊息的次數也越來越屈指可數，我們都知道彼此是因為工作忙沒辦法常回訊息，我們也說過會體諒彼此。

好不容易公司的工作告一段落，利用這次機會向公司申請了五天的休假，我整理了簡單的行李出發到台北打算去見見好久不見的她，希望也能幫上她什麼忙就好了呢！

原本我是這樣打算的。

本來是想給桐驚喜才沒先告知我要來找她的，可是看眼前這個狀況，我才是被給驚喜的那個人吧！真的很驚喜呢……

眼前偌大的玻璃窗中映著那我朝思暮想的臉龐，而本該歡喜的巧遇畫面，卻硬生生地被站在她身旁的不速之客給打擾了。

無聲地看著店內正排隊的兩人有說有笑的討論著該買什麼甜點，而那男人的手總時不時輕碰著那女人的手，應該只會在我面前綻放的那如花般的笑容，現在卻在別的男人面前揚起，真是幸福呢！看著這個畫面，旁人也會覺得他們是對正在熱戀情的情侶吧……

一開始是打算要買個桐剛到台北時跟我分享的甜點給她的，但正在放映的這一幕又是什麼呢？

『是跟這個男人一起來吃過後才分享給我的吧？』

「不，不是的！那一定只是同事而已！」

『別騙自己了，同事會這樣若有似無的碰手嗎？』

「……那是、那只是那男的自己……」

『只是？太可笑了吧。』

「不，那女人不是桐，絕對不可是桐！不可能的……怎麼可能？絕對不是的……」

『少自欺欺人了，你跋山涉水想見到的面容，你有可能會認錯嗎？』

「不是……不可能是……」不管自己多想否認眼前這女人是那個五個月前信誓旦旦說著愛我，叫我等她半年的桐，但是心底一直有個聲音在反駁我，嘲笑我那愚蠢的想法。

……

「那個女人是誰！？你跟她去那邊幹嘛？」

「為什麼你會帶著那女人去那種地方！？」腦中突然浮現一個女人歇斯底里的樣貌，「你為什麼要背叛我？我有對不起你什麼嗎！？」哭的肝腸寸斷，砸壞了桌上的電話；窗台上的花瓶。

「妳聽我解釋！我只是……只是一時被那個人迷惑而已！」男人緊抱著女人，希望能藉此安撫她的怒火。

「一時！？你這個混蛋！什麼叫一時！你別以為我不知道你跟那賤人去過多少次旅館了！」奮力掙脫著男人的擁抱，連自己踩到地上的碎玻璃都沒感覺。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沒有下次了！我絕對不會再跟她有來往了，妳原諒我好不好？」男人跪下來緊握住女人的雙手，甚至改抱著女人的大腿。

「睿彤，我是愛妳的，我只愛妳。」

「我最愛妳了。」

「我最愛你了。」

剎那，浮現在腦海中的影像是以前爸媽爭吵的畫面，而最後浮現的是我和桐擁吻著，她說的那句話還環繞在我的腦中。

顫抖的手拿起放在口袋被遺忘很久的手機，「對了！打電話確認就知道了嘛。」按著那組倒背如流的號碼，接通後電話那頭是我依然熟悉的嗓音。

『喂？皓皓你怎麼打來了？』

「……」看著玻璃窗內同時接起手機的女孩，一時不知道該怎麼開口。怎麼騙得了自己呢？在內心吶喊著：騙不了自己了啊！

『皓皓？怎麼了嗎？』

「妳、那個……沒事……只是想問妳現在有空嗎？」

『我現在在買東西，等等還要繼續忙呢！』

幸好，她沒有騙我，她真的在買東西呢！暗自吁了一口氣，「這樣啊，自己一個人嗎？」

『對啊！』

『啊！時間差不多了，先掛電話囉！晚點再聊，掰掰。』

「……掰掰。」排隊的隊伍正好輪到剛結束通話的女孩，開心得指了指展示窗內她最喜歡的草莓慕斯蛋糕。

點餐的隊伍剛好到了，所以時間差不多了嗎？所以才掛電話？

自己一個人？那旁邊的那男人呢？難道是不認識的路人甲？

默默地佇立在窗前，也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時候離開的，等回過神時，我已經站在桐的宿舍門口了。

為什麼要騙我呢？「真諷刺呢……」在桐的宿舍附近隨便找了間旅館住下，現在的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面對她啊！

望著窗外發呆，突然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映入眼簾。原來這裡斜對角剛好看得到她宿舍的大門口啊！看著桐從一台車上下了車，對著裡面的駕駛燦爛的笑著揮揮手。

副駕駛座……我緊握飽拳轉過身沿著牆壁滑坐下來，現在該怎麼辦呢？我應該繼續待在這，還是乾脆回去好了？我應該裝作沒事的去找她嗎？還是我應該要直接攤盤……「搞不好真的是天大的誤會……」屁啦！怎麼可能！

我默默的坐在窗前就這樣一直到了早上。「不管怎樣，我都要確認一番！桐不可能這麼輕易就背叛我的。」到浴室簡單的梳洗一下，站到窗前等待桐出門的時機。雖然這樣做不好，但為了確認一切的真相，我決定跟蹤她，調查她的行蹤。

終於等到桐上班的時間，和昨晚一樣的車已經停在門口等候。一整天，除了公司內部我無法進入觀察外，我跟著她去買了午餐；到咖啡廳買咖啡；接著是下班回到家，所有的行程，那男人總是形影不離的與桐一起行動。

接連的三天，我重複著同樣的模式，上班、吃飯、下班，只要能看到桐的每一刻我都不會放過。終於在最後一天晚上，我才明白，這五天的所有確認根本都沒必要。

「掰掰，今天也謝謝你了，路上小心哦！」拿著行李打算等下搭夜車回去的我站在桐的宿舍轉角，聽著她熱情的與車內的男人道別。

「芮桐，等一下！」男的邊說邊要從車上下來。

「怎麼……」話都還沒說完，男人已經抱住了她。

看到这一幕正打算衝上去給那男人一拳的我，瞬間停住了，因為我看到了，桐，回抱了他……，男人順而將唇覆在桐的唇上，桐卻沒反抗……。

原來是這樣啊，根本不需要查清甚麼真相啊，因為已經是事實了啊！

忘了自己是怎麼逃離現場的，也忘了自己是怎麼回到家的，等我回神過來的時候，我手上正拿著垃圾袋，裡頭的東西都是跟桐有關的。嗯也好吧。渾渾噩噩的過著行屍走肉般的日子，直到……

手機聲響起，螢幕顯示著我與她合照的畫面。這段時間還是像往常一樣，彼此都認為對方工作忙，所以沒有什麼通話來電，就算有時她打來了，我也只說我工作忙就帶過了，後來她可能也不想打擾我吧，不，應該是根本也覺得沒必要打了吧，安靜了兩個多禮拜的手機又響起了那首我和她最愛的歌。

看著行事曆上被愛心框起來的日子，今天是她預定要回來的日子呢……

接起，我默不作聲，『喂，皓皓。』還是她那溫柔的嗓音。

「今天回來嗎？」

『那個……因為公司的關係所以可能會晚個兩天回去……』

『但我已經訂好兩天後早上的班機回去了！所以……』

「妳忙，沒關係慢慢來。」聽到這裡，我發現我竟然沒有什麼太大的訝異，可能我也知道會有這種狀況發生了吧。

『真的對不起，我兩天後就回去，等我哦！』

「好，掰掰。」切斷通話，桐難道沒有聽出來我話語中的冷淡嗎？難道沒有發現我難受的心情嗎？

這兩天的晚上我不斷翻來覆去，做著同樣的一個夢，一場我不想面對的夢。

……

「皓皓，這個人以後就是皓皓的新爸爸哦！」那男人蹲下來摸摸我的頭慈愛的笑著，「你就是皓皓嗎？以後我就是你爸爸了哦，請多指教！」扭過頭，我不喜歡這個人。

接著畫面跳轉到下一幕。

……

「路上小心哦！等我處理完這些事情，就帶皓皓搬去你家。」媽媽在門口送著那個自稱是我新爸爸的人，雙方的手緊緊交握著，最後還深深的擁吻了一番。

「皓皓，我們要準備搬新家囉！」送走那男的後，媽媽走向我蹲下然後摸著我的臉頰。這我平常覺得幸福的舉動，為什麼現在……「不要……」彷彿沒想過我會拒絕般我感受到媽媽明顯地愣了一下，「為什麼呢？皓皓不喜歡嗎？還是捨不得這裡？」

「我不要！」轉身跑進房間，砰的一聲將房門大力關上。不要…不要用妳抱過那男人的雙手來摸我！

……

驚醒後那討厭的感覺還是存在著。又是那個夢，抹抹臉看了眼放在床頭的時鐘，桐差不多要回來了。

站在陽台上看著那唯一能抵達家裡的道路，果不其然看到了熟悉的車停在巷子口，「還專車送回高雄啊，真有心呢！」發現自己的內心比想像中平靜許多呢。走回沙發上等待著正從巷子口走回來的女人，喀噠，細微的開鎖聲在寂靜的空氣中顯得極為響亮。

門開了，是那個讓我又愛又恨的身影，「皓皓，我回來了！」依然露出那笑的過份燦爛的笑容，現在看起來格外刺眼呢。

「歡迎回來，妳終於回來了。來，我幫妳泡好了妳最愛的蜂蜜水。」

「天啊！謝謝！我好想你哦！」一口氣喝完了那杯我特地泡給她的飲料，「皓皓，我跟你說哦，我在台北啊……噢……」

「……為什麼我的東西都不見了？」看到她明顯露出吃驚的臉色走向那本該是她專門放置DVD片的玻璃櫃，然後環繞著四周。

「反正，妳也用不到了啊。」我平靜的對她笑著，用像往常一樣憐愛的眼神望向她。

「什麼…意……思…我……」只見那依然纖細的身軀不平穩的勉強站著，我緩步走過去扶著她坐下。

「皓……」

「噓，沒事的……」溫柔的用手撫上桐露出不解眼神的臉龐，「桐，妳說妳最愛我的，我也最愛妳了。」緊緊抱著她，感受到她掙扎的力道越來越小，最後不動了。

站起身將桐抱到床上躺下，「這樣妳就永遠屬於我，沒有人可以搶走了。」輕柔的吻上桐已開始冰冷的唇瓣。

……

「這樣那個賤女人就得不到你了！你最愛我了不是嗎？我也最愛你了！我們還是幸福的一家人哦！對吧皓皓？呵呵。」披頭散髮的女人抱著躺在地上已經冰冷的屍體，目光看著我發笑著。

手上拿著剛給爸爸喝完水的玻璃杯，我圓睜著透澈的雙眸，然後，嘴角慢慢上揚，「嗯！我跟爸爸都最愛媽媽了！」

將手中的玻璃杯隨便放在了桌上，衝上前撲向媽媽張開手的懷抱。

……

「媽媽騙人，明明說最愛我的！但沒關係，現在妳不會跟別人走了，妳會一直最愛皓皓一個人而已。皓皓也最愛妳囉！」望著躺在地上的媽媽，那死前拼命

睜大的雙眼，現在裡面只會映著皓皓的臉了！

根本不會有人懷疑一個不到十歲的小男孩會是殺害親生母親的兇手，更沒人會想到從小男孩口中吐出的那語無倫次的話語，不是害怕會被壞人抓到，而是害怕，會被警察抓到；更也許那只是想混淆警方的片面說詞罷了。

我買回了從前那一家人幸福生活的空間；那間因為爸爸的消失而日漸破敗但我和媽媽兩人依然過得幸福的小房子，最後再改建成了我和桐的溫馨小屋。

一樣的空間，一樣的场景，一樣是最深愛的人。

我的爸爸去世了，被他最愛的我們殺掉了。

我的媽媽也走了，被她最愛的我給殺死了。

桐現在也死掉了，被依然最愛她的我殺了。

「明明說過最愛我的，誰叫你們要說話不算話，妳們都背叛我。」

「但沒關係，現在，妳們會永遠只陪著我了。」

「放心好了，我也會永遠愛著妳們的，我絕對不會背叛哦！」慈愛的笑著，像看著自己最珍愛的孩子般。

永，

遠。

## §評語§

### **陳麗娜老師**

故事平順開展中有著驚悚的氛圍，結局出人意外。

### **林文華老師**

故事完整，但稍嫌簡略，結局令人意外，部分情節則有待釐清，例如文中被殺的爸爸，是生父？還是繼父？

### **劉榮傑老師**

寫謀殺案，情節尚稱曲折，作品以回顧方式呈現而導致一齣讓人料想不到的結局。文筆平順，選材具報復性質，構思堪稱周延，前後呼應。

### **孫吉志老師**

可視為變態心理學的作品，且視鑑識科學如無物，不符情理，令讀者不適。

### **孫中峰老師**

故事內容傾向黑暗負面，情節安排亦不合理。

### **楊錦富老師**

是慘烈的愛情故事。血淋淋間看到的不是人性的溫暖，而是生命的頹喪與罪惡。就小說的情節鋪排說，那是一篇脫序且不合常理的短篇小說。

## 【往事只能回味】 潘亭沂

如果記憶是用來回味的，那成長過程的喜怒哀樂就如影片般可重複播放。

我的家雖然不像兒歌所唱的那般，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但卻是後面有大河流，門前是密不透風的甘蔗園，小時候家的四周都是田，道路其實不算路都是牛車路，把路壓成深深的兩條溝，每到下雨就積滿水如同小河流，牛車經過時就好像在陸上行舟般滑過，等雨過天晴水消退大人們就忙著用牛車載運一些石頭和土把路墊高，不然路面高高低低崎嶇難行，有時騎腳踏車出門常常摔得鼻青臉腫。

路的兩旁種的是整齊的木麻黃，還有長滿許多小野花，如：小金英、蒲公英、紫色酢醬草和叫不出名字的花，後來為了道路拓寬鋪柏油將木麻黃全部砍掉，現在早已不見真的好可惜，時代進步了卻犧牲了原有的美好景色和清新的空氣。

住家後面的河流清澈見底，是小時和玩伴們放牛游泳捉魚蝦嬉戲，媽媽們洗衣挑水話家常必到的好地方，每到天一熱小朋友們就會背著大人做暗號，趁他們睡午覺時成群結伴去游泳，若是被發現就看見大人拿著竹條出現，這時大夥早就嚇的鳥獸散，而年紀小跑的慢的只好邊哭邊求饒，當然啦家長是怕我們出意外，因為曾經有小孩淹死，怪不得會緊張。只要不是刮風下大雨河流是平易近人的，一旦遇到狂風暴雨，溪水就會沖毀土堤把我們家淹過，還把即將要收割的稻穀全部泡在水裡，眼看著收成又泡湯，焦慮和憂愁寫在父母的臉上，那是賴以養家活口的經濟來源。

說起這條溪流那可熱鬧了，那時還在打越戰，屏東基地駐紮了一些美軍，就會看見他們開著吉普車載著充氣小艇下水和漂亮小姐在河裡划船，陽光下美麗的花陽傘彷彿朵朵蓮花飄盪在河面上，真的是賞心悅目，當時土堤上長著一些埔姜和竹子還有苦楝樹（苦苓），沙洲上則是一片菅芒草隨風搖曳景色優美。

每當有廟會活動鑼鼓喧天鞭炮不斷，走在前頭的有踩高蹺的，扮黑白無常的和各種叫不出名字的大神偶人，還有八家將，嗩吶吹響聲勢浩大，五顏六色的旗幟，加上眾人搖旗吶喊，這時就看見抬神轎的集體吆喝著衝向河裡，只見神轎搖晃得更厲害，河兩岸站滿看熱鬧的群眾，拍手鼓譟和吹口哨聲此起彼落，跳車鼓的姑娘們不落人後使出渾身解數跳得更起勁，那種場面久久不散，完全不輸現在的電子花車，而且更真實活潑生動。

附近鄰居有養鴨的，在溪裡放養鴨子，小時候我們常在河裡玩或憋氣潛水，就會看見溪底有鴨蛋，很高興常常會撿到鴨蛋，溪中央有一塊沖積土形狀很像台灣，大一些的男生和哥哥就會在上面玩騎馬打仗，弄得全身髒兮兮的也無所謂，反正跳到水裡洗一洗又乾淨了。聽長輩們說，唐寶雲小姐主演的電影養鴨人家曾在這條溪流拍攝，她有跟媽媽聊天還逗弄過我，那時我還不記事所以沒印象。不過看那部電影時就會想起以前的溪流是如此的乾淨充滿生命力，魚蝦成群，有著漂亮羽毛的水鳥魚狗（翠鳥）、鉛色水鶉如今再也不見。

在那物質不豐，收成青黃不接的年代，長輩們為了餵養我們幾個好像永遠不

知飽為何物的小吃獸，總是會有意想不到的食材出現，如颱風時颳倒的木瓜樹，未成熟的青木瓜就可拿來做有木瓜餡的水餃伴上一些碎豬肉，就是人間美味，再不濟也可將青木瓜和未熟的香蕉放進鍋裡蒸熟將就著吃，至少不會餓肚子，田野裡水渠溝邊還有許多的野菜，真的感謝大自然的恩賜。

許多童年回憶的景象是現代的孩子無法體會，對於我們這個世代的人卻是有著充滿快樂童趣和鮮明的藍天綠地，這些種種過往只好留待往事只能回味。

## §評語§

### 陳麗娜老師

用詞妥切，前後文能呼應題旨。

### 林文華老師

文詞精鍊，行筆流暢，描述童年往事極為生動自然，是一篇精緻的小品文。

### 劉榮傑老師

掌握了昔日值得回味的事物，展現了深刻的懷念情思；但標點宜再調整，結語乏力。

### 孫吉志老師

在自然而生動活潑的回憶事件中凸顯人情濃厚，卻不流於悲傷。

### 孫中峰老師

撫今憶往，情思樸實真摯，文字亦流暢自然。

### 楊錦富老師

以追憶筆法數說往事，把田間野趣歷歷說出，寫實意濃，筆觸也麗質有致。

## 【天空】 黃玉美

你，有時萬里無雲、一片蔚藍；有時陰晴不定、傾盆大雨，我最佩服的是，雖然你那短暫地失控總總的樣貌是被鋒面、季節...等諸多因素影響著，並任由他們擺佈，但你能在大風大雨過後依然回歸到最原始、照亮大地的樣貌，有如隨著強勁的風搖擺的花朵，在風離去後而不失原貌地矗立在其間。

你，是遠處大樓和高山的依靠，讓他們在遠處觀看時，像極了如小鳥依人般地躲在母親懷抱裡的孩子，即使再高大的建築物、再美的風景，如果沒有依傍著你蔚藍的背景，就鮮少能襯托出他們的美，而我，也時常將情感寄託於你。

自小，也許是古人約定成俗、也許是真是有其道理在，總是被代代相傳下來的鼓勵話語灌輸著「想哭的時候，望著天空眼淚就不會滴下來：難過的時候，望著天空就能讓自己舒服些」，我在一開始懂事時是不相信的，總覺得是用來自欺欺人的，直到在國小五年級的時候，我們在沒有被告知之下臨時換了另外一位教練，在換教練的那天原教練一直都沒有出現，所以我們一直深信著這是新教練開的玩笑，直到隔天，原教練才在我們練球的時候突然出現，而她是一位以「快樂」為我們練球目的的教練，也是我們踏入球隊的第一位教練，在她要我們集合後，開始開口說話時我們全隊幾乎都快崩潰了。在當時還未經過這方面社會化成功的年紀下，是我第一次面臨在無預警下，自己時常見面的人忽然離開身邊，而當我們哭到無法自我的時候，教練要我們一起到外面的操場走走，緩和一下心情，當時腦海裡忽然閃過這段話，決定試試看是否真的如所說的那般，才發現其實這麼做確實能令心情緩和些，這偶然地發現亦令我至今依然沿著這些行為走下去。

在國中體育課或專長課的時候，如果你是萬里無雲的狀態，那麼我們也就免不了體能訓練，必定餐餐吃著沿著佈滿紅土的四百公尺的操場不斷地衝刺、跑個四五公里長跑訓練的套餐，有時候累得上氣不接下氣、氣喘吁吁，沒辦法在過程中與同伴彼此加油打氣，只能雙手插著腰，一邊仰望天空調整呼吸，一邊在心理對著你吶喊：「老天爺，到底什麼時候才能結束啊！」，甚至一邊咒罵著你都是因為你的關係我才會在這跑個不停。不過人很奇怪，明明偶爾會愛上在天空萬里無雲地照耀下，享受著一邊欣賞你的蔚藍，一邊揮汗如雨、淋漓盡致的感覺，但又喜歡在心理用千百種奇怪的理由來碎念個不停，也許是因為你的美令人陶醉，亦令人覺得敬畏；而在我難過的時候，一個人靜靜地在空曠處仰望著你，用盡力氣、歇斯底里地釋放我的情緒，雖然你不會回覆我的話語，也不會給我任何意見，但你卻是我心理最真實的那位聽眾，總是默默的聽著我發洩，並且用你的美來安慰我的心靈，讓我得到多一些的舒適，而不管你是蔚藍、橘紅還是灰黑的狀態，都帶給我不同的安定感。

在隨著人類科技的日新月異下，我們一直將你無聲地抗議裝作視而不見，手機的誘惑令我們時常忘了抬起頭來，科技廢棄瀰漫在我們之間溝通的道路上，使我在早晨無法盡情地徜徉在你的懷抱裡，不過即使如此，你依然天天戴上不同的雲朵來裝飾自己、染上不同的色彩來裝扮自己，並在我身邊陪伴著我，讓我在難

過的時候，隨時抬起頭來就能得到一些慰藉、讓眼淚少流幾滴；生活緊繃的時候，讓我默默地欣賞著你的美就能放鬆一些，甚至轉變成愉快，如果可以的話，我也想踏入你的世界多多地了解你，那裡，肯定是一幅無邊無際的畫。

最後，我想說：「謝謝你，辛苦你了！」，希望你一直能在我身邊陪伴著我經歷任何情緒。

## §評語§

### **陳麗娜老師**

行文流暢，在天空的俯視下，敘述人生命的悲喜。

### **林文華老師**

以擬人化的方式書寫天空，將自己的喜怒哀樂與天空結合，別有一番味道，文詞流利自然，內容發人深省。

### **劉榮傑老師**

文筆通暢，構思完整，對自己貼身的環境投入情感，當作一種寄託。展現了作者思想的成熟度。

### **孫吉志老師**

語調舒緩，刻意經營，稍嫌冗長。

### **孫中峰老師**

以有情的眼光觀照自然，頗富美感與哲理意趣。第3段敘述若能精簡化更佳。

### **楊錦富老師**

由天空的廣，拉回到眼前的近，是由寬而窄的想法。把天空當成朋友，呢喃訴說，像極了自然與人文的結合，很有韻致。

## 【來自老街的酒釀湯圓】 陳昱云

我，是個土生土長的內埔孩子，曾經內埔的大街小巷都有我們的腳踏車足跡。不論是哪一條稀奇古怪的鄉間小道，我們兄弟姊妹都曾經去過。記得上國中前的每年寒暑假中，最期待的便是堂兄弟姊妹回來大家一起一人一台腳踏車，浩浩蕩蕩地胡亂著竄在內埔的街道裡，因為家裡鄰近內埔老街，老街裡車子很少，多住著老人，安安靜靜。我們幾個孩子的喧鬧聲劃破了這寂靜，我們「咻咻咻」的如同風一般的在老街的小巷內穿梭，彼此嘻笑玩鬧多快樂啊。就在這時候一切的緣分都是從這裡開始的，開始了我們之間不說也懂得默契。

那是個鄰近過年的寒假，回家鄉的人們變多了，我們一如往常在巷子裡衝上衝下，感受著過年的氛圍。恰巧我們這些冒冒失失的小鬼頭不偏不移的撞上了一位長者，她非常單純的站在自家門口或許吹風或許看看我們這群孩子們在吵些甚麼。我們一個個接連撞上去如同連環車禍般，不過奇妙的是長者好好的呢！倒是我們摔得亂七八糟，她則是笑盈盈地看著我們，那時候的我們絲毫不覺的尷尬，大聲的跟她說聲：「奶奶新年快樂！」她看著我們說了聲新年快樂後，用著日文說了一次新年快樂。我們速度的從地上爬起來看著奶奶問是不是日本人，她笑著回答當然不是了，順便問著我們是哪家的孩子，我們除了回答也不知不覺地跟著奶奶一起回到了他們家。他們家絕對稱不上是最有特色的建築，畢竟老街裡的大部分房子都相當的古色古香，稱不上特別。奶奶帶我們到了一家店，我們自動的走進去，我們幾個小鬼完全一副沒見過壞人的樣子，竟然就這樣進去了，想起來實在頗為大膽。

門口掛著三顆大大的燈籠上頭寫著「源順堂」，之前經過這裡只覺得這三顆燈籠異常得醒目卻也沒特別注意上頭寫些甚麼。一進去便能看到幾張竹製的桌子和相同數量的椅子，那時的擺設十分普通甚至稱得上簡陋，是近幾年政府大力推廣在地人文特色，才有了如今的鮮明特色。我們幾個孩子做成一桌，奶奶便說要請我們吃湯圓，幾個天真的孩子開心地應允了。片刻後奶奶從後邊的廚房端出了托盤，上頭放著一碗碗熱騰騰的湯圓，端到我們面前時，我永遠忘不了腦海裡第一個想法是，「天哪！這是甚麼東西，為甚麼看不到湯圓，而且黑黑的又是怎麼回事？」幾個孩子滿肚子的疑問，但還是動手開始食用這湯圓，喝下第一口覺得味道實在難聞，酸酸的像是東西壞掉了一樣，喝下去卻都甜甜的。奶奶說了這叫「酒釀湯圓」對女生可好了，一個月喝一碗身體多暖呀！幾個孩子心裡可不這麼覺得只想基於禮貌地趕緊灌完，但殊不知奇妙的地方來了，第二口喝下去味道變的很不同，或許是習慣了也不一定，總之吃完後味道不似第一次的濃烈，卻散發著淡淡的酒香，裡頭添加的小米多了幾分口感，果然吃完後身體暖了許多。

回家後告訴媽媽，她表示不喜歡那味道，但我卻很喜歡，我認為一定要去嘗試一下那味道。尤其走進老街，走進那家店，老闆很好客，她能跟你說許多故事。她能帶你介紹所有在那棟房子裡發生過的所有點點滴滴，誰能相信小小窄窄的店面進去後卻有寬廣的空地，其中一處裡你腳下或許還是踩著防空洞也說不定。這

個地方我時常造訪，一個人去時其實沒有多大的感覺，但幾個兄弟姊妹一起去時卻能感受到大家的成長，那間店像是見證了我們的成長，大家回來一定會去，就算不吃東西也會去聊聊天，那是種習慣了，我想。很慶幸小時候的自己傻傻的，讓自己有個彷彿進入時光隧道的地方能夠回憶，那間店陪許多人走過人生無數的歲月，如今也陪我們幾個兄弟姊妹走了不少的春夏秋冬。

我，是土生土長的內埔孩子，我的成長裡見證了內埔一日日的繁榮，但那條巷子那份寧靜始終沒有被任何的日新月異給帶走，保留了最初的樣子，回到那裡如同乘著時光機，回到那踩著腳踏車在大街小巷裡恣意的喧鬧，讓鬧聲劃破那寧靜，也不覺得吵，因為我們單純，如同那巷子般的單純而美好。

## §評語§

### **陳麗娜老師**

措辭平順，細數老街的人情風景。

### **林文華老師**

生動活潑地記錄故鄉的美食，是童年生活的美好記憶，流露濃厚地方人情味，感情自然真誠，惟部分字詞需再修正。

### **劉榮傑老師**

親切地傳達鄉土之情，選材佳；然標點尚待調整，使文章更為通暢。

### **孫吉志老師**

鋪敘平白，主題描寫太少且不深細。

### **孫中峰老師**

老街的美食縮合了鄉情與童年記憶，呈現歲月的縱深與人生的情味，渾然一體。

### **楊錦富老師**

有琦君的味道。家鄉的滋味，是甜蜜的滋味，文直抒而作，似展現一幅鮮活的美圖。

## 【童年的滋味】 李婉菱

童年總會有那麼一段時間，有點心不甘情不願的，牽著父親母親的手，一起來到了菜市場。

血腥味、熟食香，混雜著香水味、汗臭味擠在氣溫炎熱的環境裡，偶爾被推也曾經被撞，小小的身軀像進到洗衣機裡面一樣，被人潮轉得暈頭轉向，以至於每次去市場的記憶，都不是十分美好。

直到有一次，父親牽著我，帶著母親來到了市場我不曾注意過的一角，從那個角落的攤子飄散出炸物的香味，勾起了人的食慾，然後父親捧著一片熱騰騰的東西遞到我面前，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這傳說中客家人的童年零嘴——曾經差點失傳的『蝦公版』。

『蝦公版』在我小時候的最初，是由幾位阿婆親自調和麵糊，加上豆芽菜以及韭菜、九層塔，克難的坐在板凳上，放下油鍋油炸成片的炸物，有加蝦子的一片二十元，沒加的十五元，一口咬下又香又酥又脆，淋上特製的醋酸蒜醬，完美融合了蝦殼被油炸逼出的香味，又帶出蝦肉的鮮甜，九層塔加上韭菜跟豆芽菜調和的麵糊單炸起來吃也十分有味道，諸多美味的元素混雜在一起，一直延伸到現在有了乾淨整潔的攤位，成了我在內埔市場最初也最美好的記憶。

『蝦公版』已經傳承將近七十餘年，我們家喜歡在炎炎夏日，買個幾片蝦公版，配上附近店家一杯十五元的綠豆湯，渡過一年又一年成長歲月。偶然間的一次，我曾經問起父親蝦公版的來歷，才發現原來也是他的阿太（客語的曾祖母）帶他知曉這份傳承許久的滋味的。

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小孩子們沒什麼娛樂，成天在鄉野間搞怪作亂，而父親作為孫子輩中跟阿太最親近的人，則是常常在玩樂的空暇間陪伴著阿太，而那時候最大的娛樂大概就是電影院了，久久一次走到鎮上觀看電影後的夕陽下，阿太總會買幾塊熱騰騰的蝦公版獎勵給陪伴她老人家一整天的父親。

蝦公版的來歷其實已經不可考，我也曾經找尋過它的緣由，但依然苦無結果，只知道那小小一片不算大的版，在我的記憶中代表了諸多美好；在父親的童年回憶中亦是，因為都是由記憶中最重要的人，牽著孩童時期的我們去接觸的。

其實長大後的我已經沒有那麼愛吃蝦公版了，那時候覺得是奢侈的幸福明明現在已經觸手可及，但是身邊卻沒有了當初給予我這份美好記憶的人，長大後或許已經連這份最簡單的幸福滋味都已經忘卻得一乾二淨了，只有在那偶然間才想到要買幾片蝦公版跟綠豆湯來回憶曾經的時光，但儘管如此，蝦公版仍然是內埔客家人成長的歲月中，最不可缺席的一份傳統食物。

§評語§

**陳麗娜老師**

行文平順。

**林文華老師**

生動自然地紀錄故鄉美食，美食與人情結合，見證童年與父親的情感交流，內容溫馨感人。

**劉榮傑老師**

寫童年，展現鄉土情，具有特色。層次如再強化，改善標點，則更完善。結語堪稱得體。

**孫吉志老師**

回憶在餐飲文章中最為重要，描寫卻不夠深細。

**孫中峰老師**

以食物滋味為引線，回憶過往時光，記憶與感慨交陳，可堪玩味。

**楊錦富老師**

以寫實筆法追憶童年，時雖異，童年之景依舊，景是景，物是物，能引發後輩許多的遐思。

## 【我最懷念的地方】 陳佳好

每個人的心目中都有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地方，我也不例外，在童年的生活中，我去過的地方數不勝數，但最令我懷念的地方是我的家鄉——阿里山。那是一個充滿愛、快樂、歡笑和神秘的人間秘境。

那裡有我小時候許許多多的回憶，現在我住的地方，已經很少能見到高山，每次天氣很好的時候，我就會想起家鄉的山。那裡的空氣總是沁入心脾，在溫暖和煦的陽光下，伴隨着淡淡的微風，一個人慢悠閒地在林間里散步，別具一番風情。一眼望去枝繁葉茂，滿山的松樹，永遠讓人感覺春意盎然，春天百花齊放，姹紫嫣紅，滿山的杜鵑花，永遠讓人覺得心曠神怡。萬物更新，讓人有一股一年之計在於春的動力，增獲了勇氣與希望；夏天天氣炎熱，而樹林卻讓人感覺清爽，拋開所有的煩悶與急躁，保持一份寧靜的心；秋天萬木枯黃，唯有山上的松樹卻四季常青，讓我不會有秋天悲涼的感覺，而更加的樂觀；冬天白雪皚皚，一層層薄薄的白雪像巨大鬆軟的羊毛毯子，為大地蓋上，樹枝披上了一層美麗的銀裝，分外妖嬈，彷彿來到了童話般的冰雪世界，冬天的美也是淋漓盡致呀！

近年來，環境污染日益加劇，人們大規模的開發土地、大量的種植檳榔樹嚴重危害水土保持，每逢豪雨過後所引發的土石流，還有觀光發展，工廠不斷的大量排放廢氣因而產生霾害，使無數悲劇發生，所帶來的影響造成環境髒亂，交通擁擠、物價與地價上漲、文化改變、資源破壞等等。我們生活在鋼筋水泥的森林裡，幾乎對於生機勃勃的林木遠離了。現在的交通工具、建築物或複雜的機械都給空氣帶來極大的污染，它們雖然都給我們帶來方便，但它們也會污染空氣對人體有害。然而因為這種種的原因，帶給自己些許的隱憂，最熟悉、最美的地方，似乎有朝一日，將面臨在記憶中消失殆盡的困境。

回想起昔日的朝朝暮暮，看著現在經歷著的點點滴滴，不禁慨嘆時間的飛逝。懷念著以前的那些美好，我覺得現在的生活猶如身旁刮著一陣旋風，帶來的沒有那樣輕微柔和的感覺，只是更多混濁的沙土，有時竟會迷離了雙眼。真希望我們人類能快點覺悟，把那個我記憶中的地方還給大自然，那裡的寶藏是給有心觀賞的人欣賞，是天神送給大家的禮物，雖然這些寶藏因為人為因素短時間內還無法恢復原來的樣貌，但它將永遠烙印在我心中。若那一刻的我是文人，我將用最精美的篇幅去讚美它，若那一刻的我是作曲家，我將用最優美的曲調去創作它；若那一刻的我是畫家，我將用最絢麗的色彩去繪畫它；若那一刻的我是攝影家，我將用最獨特的鏡頭去紀錄它；若那一刻的我是作家，我將用最生動的形容去描寫它。這一切的一切，只是為了它，我最懷念的一個地方我的家鄉——阿里山。

## §評語§

### **陳麗娜老師**

用詞妥切，詞意暢達。

### **林文華老師**

文辭清新，造語自然，阿里山的美令人嚮往。

### **劉榮傑老師**

文筆流暢，以審美態度捕捉家鄉的事物，並與今日對照，層次分明，感慨且深。

### **孫吉志老師**

刻意描摹，情韻卻少。

### **孫中峰老師**

寫景文字佳，文章結合懷鄉之情，對比於現實環境受污染之狀況，拓深了主題內涵。

### **楊錦富老師**

文詞優美，寫山景，寫現況，不刻意批評，卻在若有若無間讓讀者感受現代文明的暗濁，今昔相比，雖今不如昔，但愛山愛故土的情懷依然不變。在構思上，很能表現創作者獨具的風格。

## 【人生的滋味—鹹蛋苦瓜】 林旻妍

我自小便是個挑食的孩子，雖不厭惡青菜，卻對苦瓜與青江菜大陸妹和洋蔥等都不喜歡。為了我的惡習，奶奶可說是苦心良苦，每日每日的變化菜色，就只為征服我那刁鑽的舌頭。無論你的喜好為何，餐桌上所見都讓你忍不住橫掃入腹。

其中，一道鹹蛋苦瓜，道盡了我童年的辛酸，身為奶奶的最愛卻是我致命的剋星，尚未入口，那苦澀的滋味彷彿已在我的鼻腔與喉道中蔓延，當真咀嚼入腹時，那鹹味令我產生方才飲用了大量海水的錯覺，澀得我口乾舌燥，那苦更是使我忍不住落下淚來，身旁的大人們卻都一副品嚐珍奇美饌、津津有味的模樣，敢泣不敢言的我，只能硬是把那久久不散的味兒往肚裡吞。

奶奶在家中的身分地位，宛如太上皇之崇高不容忤逆，但俗話說，英雄難過美人關，我們家則是「祖母難過孫兒關」，看似嚴厲的奶奶，終究是最疼孫子的。吃完飯後，嘴裡含著沖淡苦味的糖，糖當然是奶奶給的，一邊膩著奶奶撒嬌，一邊任性的問著：「為什麼苦瓜那麼苦我們還要吃它？」更別說那搭配著的鹹蛋簡直折人舌頭。爸爸在一旁念著，有東西吃就該感恩了，哪來那麼多為什麼。奶奶則笑著回答說：「苦瓜的苦啊！稱不上是苦。人生中的苦啊澀啊才真叫人鼻眼發酸。」年幼的我必然不懂此話的意涵，只顧著抓一大把糖塞入不知足的嘴，可我仍舊從奶奶笑得皺起的眼尾間，發現一絲絲我不曾體會過的情緒，名曰惆悵。

年紀稍長後我才明白，苦瓜雖苦，但在幾番細細咀嚼之後，就會有淡淡的甘甜芬芳身深入喉，彷彿描繪著奶奶的一生。奶奶小時候家境貧困，無法入學，背著弟妹「汗滴禾下土」的工作時，那疲累、那辛勞、那不甘，用世上任何苦味都難以比擬。辛苦了人生大半輩子，如今終能享受含貽弄孫的天倫之樂，可謂苦盡甘來了。

雖我仍不樂食於那苦瓜，可我了解到其中包含奶奶對人生深深的體悟，知曉應對生命所擁有的一切保持感恩之心的意涵，一道鹹蛋苦瓜，發人深省。

## §評語§

**陳麗娜老師**

行文平順。

**林文華老師**

文辭流利，賦予食物新的人生體悟，頗有意味。

**劉榮傑老師**

以一道菜引發人生哲理，頗具內涵，然文筆略顯生澀。尚有進展空間。

**孫吉志老師**

苦瓜與人生滋味結合得甚好，有深味。

**孫中峰老師**

在食物的品嚐中領略人生滋味，設喻巧妙，品味深細。

**楊錦富老師**

由苦瓜聯結奶奶，親情兼實物，祖孫情誼盡在不言中。

## 【影藏】 蔡旻成

攝影，有人覺得是紀錄生活點滴，有人覺得可以更認識自己，而對我而言是在描寫照片背後不用言語就能表達的深層意義，同樣的一個人在不同的場景，都會有不一樣的心情表現，相機能夠拍下此時此刻最佳的心情寫照，同樣的時間不可能回朔，同樣的場景不會為你重來一次，但幾年過後回頭再看到這些曾拍過的照片，就能回想起當時的心情。攝影很好玩，永遠會帶給你不同的視野跟樂趣，我想這才是我熱愛攝影更深層的原因吧！

小時候的我總是喜歡讓父親幫我拍照，但卻從沒有我跟他的任何一張合照，隨著年紀增長，也越來越少會讓家人幫我拍照，但某次幫他在房間拿東西時偶然發現，抽屜還留著我小時候跟家人的照片，照片裡的我笑得燦爛看似無憂無慮，與現在照片裡的我比起來感覺快樂多了，長大後的我總想著要怎麼一邊工作一邊讀書，怎麼從忙碌的生活步調裡找出時間與朋友相聚，或者是挪出時間讓自己出個遠門走走，卻從沒想過要用一些時間與我爸靜下來聊聊天，可能是我的個性跟我父親很不相似，我喜歡安靜他喜歡熱鬧，我想要的跟他期望我能夠往注意見都不同，國小中學的時候他希望我每天下課回來就去補習，他希望我能多讀一點書，別跟同齡的其他朋友一樣放學回來就往外跑，整天只知道玩，而我因為他的期望所以只能照著他的意思去讀書補習，上高中之後可能覺得課業輕鬆了，也沒再補習了，開始像掙脫牢籠似的放學一有空閒就想出門亂跑，玩得三更半夜才回家，但是我父親連一句責備的話都沒有，只是偶爾叮嚀希望我早點回家，深夜問題很多，現在回頭看高中生活的那段日子，才知道原來父親是有在在乎我的，我以為在父親的眼裡家人只是一閃即逝的風景，以為在父親的相機裡，家人的影像是一片空白，原來父親的關心，如同相機裡的底片，不輕易曝光，卻藏著對我們的愛。

人每一日即使沒有相機在手，眼睛每一刻的閉合已經不停地擷取影像，紀錄的不是菲林也不是感光元件，而是腦海，可是記憶會隨著時間流逝而不斷的忘記，隨著我每次快門的開啟，時間被凝固下來，最為此時此刻的記錄是不可重複的，也就成了永遠的回憶，記錄自己的人生紀錄，記錄眼前沒見過或者常見的風景，為別人，為自己，為身邊的事物留下一點一點的回憶。

## §評語§

### **陳麗娜老師**

平鋪直敘攝影之旅。

### **林文華老師**

眼睛也是一種攝影，將攝影轉化為記憶，譬喻巧妙。

### **劉榮傑老師**

藉攝影將哲理投入、延伸，文通順，且具深度。

### **孫吉志老師**

平淡中見父親真情。

### **孫中峰老師**

在攝影中看人生，思致雋永。可見體悟深切，事事皆有至理。

### **楊錦富老師**

用照像方式記下過去種種，寫來平順自然，如能舉幾張生活美照作一評價，將更能於具體中映現文采。

## 【雨，幻影】 黃瑜修

陰霾的天空  
垂下朦朧的幕簾  
那裡，忙碌的人們  
是依照著自己的步伐  
還是盲從社會的腳步？

傘，映射出天空的黑與灰  
迷濛，籠罩著人們  
昏暗，壓迫著我們  
明明從前，是多麼享受  
這截然不同的景色  
這鋪天蓋地的宣洩

當，輕盈而潔白的妳  
如同上天掉落的羽翼，落入人間  
妳，翩翩起舞  
向著屬於妳的天空，自在翱翔  
如同調皮但純真的孩子  
不時出現在我面前  
是從何時開始？  
我不再一味地向前  
只想  
這樣望著妳  
聽清楚，妳想傳達給我的話語

雨，細雨裡  
撐著傘，追尋在迷霧中的妳  
我尋問自己  
妳，是否只是雨中的幻影  
我，看不見真正的妳  
心裡，雨裡，逐漸浮現在腦海中的妳

雨，大雨裡  
沒了傘，但仍找尋在黑夜中的妳  
狂風，將妳我之間最後的屏障一掃而去  
我告訴自己

或許，到頭來妳只是幻影  
停下腳步  
我，淋著雨  
感受著雨天的柔情  
闔上雙眼  
妳，孩子般的妳  
笑著，出現在這裡

如今已成為了成年人的我  
彷彿又回到了童年的自己  
赤著腳，踏水而歌  
望著妳，不帶一絲畏懼  
這時，我才理解  
至今失去的，不只是妳  
仰望陰天  
享受著雨  
感受著妳  
我，又重新做回了自己

當雨再度落下之時  
時間，經過了多久？  
那時，獨自一人的我  
再次，看見窗外下不停的雨  
是否會想起  
當初的妳和我  
是那樣的熟悉  
卻又是那樣  
遙不可及  
太陽微微露出的曙光  
照亮了枝葉上的水滴  
雨裡的幻影  
已然 散去

## §評語§

### 陳麗娜老師

措辭平順，描述戀情過程，似真似幻，終成空。

### 林文華老師

文辭流暢，譬喻精當，將雨以及童年的自己結合，妳—雨—我，三者之間產生特殊的連結，形成一種若即若離，又悵然迷惘的特殊美感。

### 劉榮傑老師

藉雨抒情，具層次，亦見情感之轉折；然文字尚有鍛鍊之空間。

### 孫吉志老師

語言不夠具象，描寫空泛。

### 孫中峰老師

情景交融，有蘊藉朦朧之致。

### 楊錦富老師

詩境明確，韻意十足。

## 【加冠】 黃郁雅

灼熱的目光  
殷切的企盼  
無畏的眼神  
而台上的光溫柔拖住黃冠  
顯得益發鮮淨無垢  
美如畫  
遙想那 無數個黑夜的寂寥  
十點 十二點 啊 三更了 遙想那  
無數個專有名詞的怨懟 Nephrolith Dysmenorrhea Schizophrenia  
直至它將過往織成了王冠  
直至你將它視為名字的一部份  
直至純白的臂章加身  
小王子的星球綻放著回憶：「星星真美，因為有一朵看不見的花。」  
直至有一天 我為它感到光榮 水珠浸透髮絲  
是我的汗水先了悟 了悟我打從心底為加冠感到驕傲  
燃燒自我 照亮別人 我為加冠下了我的定義 謹以至誠於上帝及會眾面前宣  
誓……

## §評語§

### **陳麗娜老師**

語意平順。

### **林文華老師**

文辭流利，內容真誠有情，清楚呈現護理專業學習的辛苦歷程，也有苦盡甘來的驕傲與成長。

### **劉榮傑老師**

結構完整，時空之處理堪稱貼切，充分展現主題；然詩的語言純度尚待提高，減少說理。

### **孫吉志老師**

有志於護理，情感起伏掌握甚佳。

### **孫中峰老師**

反映學習生活與心境，情思深摯，富於詩歌韻味。

### **楊錦富老師**

用詞取意，可再精簡。

【菸枝非福】 林思岑

眼看白骨無情被燃起  
縷縷焚香祭奠誰家亡靈  
火光明滅晃出從前  
呼吸好奇戀著煙草失眠  
淺嚐苦澀貪求沉淪的滋味  
曖昧盜走承諾的瞬間  
違心之言不斷上演  
怎料  
思緒反鎖在深淵  
熟悉的味道  
蔓延  
當初的悸動  
轉眼  
被丟在腳邊  
錯過的背叛還想挽回  
癮藏在身上的愛  
燃燼灰飛  
煙滅

## §評語§

### **陳麗娜老師**

擬人生動，起承轉合表現癮君子的心理狀態。

### **林文華老師**

運用雙關與譬喻手法，精巧地呈現菸癮難擋的情況，以及沉淪的代價，頗有諧趣，又有警世意味。

### **劉榮傑老師**

富想像力，句式的安排增加節奏感，隨著時間的推展而呈現主題，具創意。

### **孫吉志老師**

寫初吸菸的好奇、中沈溺、後拋擲，配合白骨、亡靈的新穎意象，頗能切合題意。

### **孫中峰老師**

意象營造獨出心裁。

### **楊錦富老師**

以物映情，聯想力高。

## 【幸福未知數】 黃敏嘉

已知數與未知數的交織  
是燦爛笑容或是深鎖眉頭  
未知數有著無限可能

在熱鬧的街景  
藏著無數落寞身影  
卑微的身軀  
渴求的神情  
傾訴著無奈的過去  
以及不完善的社會福利  
這悲哀的已知數  
像是發酸的果子  
狠狠地掉入我心中

一陣心酸開始蔓延  
爬向我的眉頭  
鑽入大腦，進入腦迴  
搜尋著未知數  
穿過冷漠無情  
如無底黑洞的零  
越過原封不動  
使已知無所變化的一  
選擇諧音相似愛  
給人關愛的二

渴求的神情  
乘上那渺小的二  
方程式得出了美好的數字  
不是堆積如山的金幣  
只是如螢火微光的關心  
微光暖暖注入  
使他有力量微笑  
有勇氣向前行

解出美好方程式  
就在方寸之間  
成為他人幸福的未知數

## §評語§

### **陳麗娜老師**

用詞妥切，表達出面對生命挫敗的希望追求。

### **林文華老師**

設想有創意，幸福是已知數與未知數的交織，如何解出美好方程式，就在方寸之間，在於我們是否關愛他人。

### **劉榮傑老師**

反映社會現況及對未來之悲觀，企求社會的關懷溢於言表；文字平易，但能周延表現主題。

### **孫吉志老師**

前半有感於當前社會困境，思索解決的幸福之道，節奏井然；後半出，則略無餘韻。

### **孫中峰老師**

寓意巧妙。

### **楊錦富老師**

用語委婉，頗具意象。

## 【十八歲】 施芊瑜

月悄悄的來  
推開了十八歲的大門  
蛋糕配啤酒  
夜唱後夜遊  
網站的篩選系統  
我可大方的按下已滿十八歲  
月靜靜的照  
照亮了十八歲的大門  
駕照、機車、信用卡  
夜寐不忘打量何時給弄到手

日子一天一天得過  
關起了十八歲的大門  
畢業典禮的開幕  
是年輕華麗的謝幕  
學校不再是一個避風港  
少女該學習獨立  
不再有人提醒功課進度  
不再有人呵護備至  
少女忽然懂了  
她已滿十八歲

月又悄悄得來  
推開了十九歲的大門  
啤酒不如飲料好喝  
夜唱挺累身子  
月仍舊靜靜的照  
月光下的少年開始煩惱  
明早房租要繳機車要油  
信用卡的利息該如何支付  
少女終於明白  
駕照不過臨檢必要證件  
十八歲  
只是長大的開始

## §評語§

### **陳麗娜老師**

用語平淺中直抒心情的轉換與了悟。

### **林文華老師**

十八歲，有成長的喜悅，可以享受權利，相對也開始有盡義務、擔負責任的煩惱，生動地呈現成年的喜與憂。

### **劉榮傑老師**

依時序抒發成長歷程，具創意且符合實際生活；然詩意仍嫌不足。

### **孫吉志老師**

從小處擷取 18 歲前後的滿心期待與實際生活對比，點出長大，取材、佈局適當。

### **孫中峰老師**

反映青春成長歷程，藝術概括力甚佳。

### **楊錦富老師**

悠然寫來，頗見圓熟。

【奇想】 李婉菱

是一種奇想  
穿越城市的時空  
呼吸曾經有妳的氧氣

是一種奇想  
閱讀城市的風景  
走過當時有妳存在的陌生街道

是一種奇想  
聆聽城市的喧囂  
重返有妳的綠林  
圖書館旁的那片綠林

是一種奇想  
橫越城市的軌跡  
固執地追尋妳留下的足跡  
無論是南應大  
亦或是安平老街

是一種惘然  
牽制內心的情緒  
快崩潰卻堅守有妳在的城堡  
妳說，讓我留在你的身邊  
妳說，要參與我的成長

是一種悵然  
淹沒記憶的閘門  
溺斃卻不願意拋卻曾被施予的溫暖  
晨起的擁抱  
睡前的輕哄  
微暗的燈光下  
妳輕聲述說故事

書還翻到一半  
而妳人已不在

## §評語§

### **陳麗娜老師**

末語言猶未盡。

### **林文華老師**

回憶過往的愛情，寄託個人的奇想思念，文辭暢達，但表達過於直白，缺少婉轉間接之詩意。

### **劉榮傑老師**

以幻想方式來表達對愛情的憧憬，具節奏感，隨著幻想的破滅而悵然、惘然，情感貫穿全詩。後二句似多此一舉。

### **孫吉志老師**

從城市的追尋縮小到床邊故事、未盡的書本，由大而細緻，滿懷對母親的繫念，情深意摯，佈局亦佳。

### **孫中峰老師**

詩歌結構板滯。

### **楊錦富老師**

典雅順句，舒暢明麗。